

漢語聲紐變轉
之定律

學林第十輯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 學林第十輯 ——

目錄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傅東華 (一)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要..... 蘇乾英 (九)

法蘭西的演義詩..... 李健吾 (二三)

上海金石錄..... 澤人 (三五)

學林
李健吾
澤人
謹贈

196
C539
24



A415674

東方哲學之體系

學林第五輯

- 東方哲學之體系..... 蔣維喬
- 近百年來中國新教育之發展..... 杜佐周
- 民國以來之中國公路建設..... 王勤培
- 貨幣商品說論評..... 劉聚敖
- 象牙雕刻考略..... 澤人
- 實踐詩論..... 郭紹虞
- 外西域之古民族..... 岱 華
- 夏代階帝考..... 何天行
- 典略魏略考..... 徐益善
- 今文尚書論..... 金兆梓
- 魏晉「科斗文」原於籀書考..... 呂思勉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

學林第六輯

-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 馬敘倫
- 合作之天演..... 伏 經
- 春秋以前之日食紀錄..... 陳運燮
- 從詩經上考見中國之家庭..... 胡璞安
- 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蹟考..... 陳乃乾
- 近百年來中國新教育之發展(續)..... 杜佐周
- 民國以來之中國公路建設(續)..... 王勤培
- 辛亥革命畫徵..... 張於英

人類的前途

學林第七輯

- 人類的前途..... 曹惠霖
- 蘇香業與文學..... 劉 威
- 世界戰爭與世界經濟之趨勢..... 夏炎樞
- 土壤力學聚雲..... 陳克誠
- 四聲鈞沈..... 坎 齋
- 中國陶器總說..... 澤 人
- 近百年來中國新教育之發展(續完)..... 杜佐周
-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續)..... 馬敘倫

中國之化學工業

學林第八輯

- 近三十年來中國之化學工業..... 程謙章
- 中國傳統文學的過去與將來..... 朱東潤
- 全體性之哲學與教育..... 傅統先
- 整理白菜屬植物名彙議..... 黃紹禧
- 袁簡齋與章實齋之思想與其文論..... 郭紹虞
- 中國化學史與化學出版物..... 郭紹虞
- 中國文字之原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續完)..... 馬敘倫
- 民國以來之中國公路建設(續完)..... 王勤培
- 石刻圖象拓本彙話..... 澤 人

每輯國幣一元二角

總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特價新書

書名	著者人 (單位元)	特價	截止期
綜合新聞學	二任白著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社會的組織 (世界文化)	胡貽穀著	二·五二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英國公務員之訓練	華羅文著	二·七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臨川音樂 (歷史新書刊)	羅常培著	九·〇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工程數學 (大學)	尹伯平著	七·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釀造學分論 (天學)	二陳炳燾著	一〇·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青年性知識	任一鈞編	二·二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扶箕迷信底研究	郭地山著	二·二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教師之友	草柳泉著	一·八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政府會計 (立信會計叢書)	潘序倫著	七·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私人明雜劇 (二十二幕)	王九君校	九〇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絲蒂娜 (世界文學名著)	自註者	二·九四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達爾文日記 (漢譯)	黃素封著	九〇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四庫全書考證 (本叢書)	王大岳等	一〇·二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國外匯兌 (銀行學叢書)	陳成耀著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學教師專冊	汪案正編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通商英文文法及作文	何善傑著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科學典範 (漢譯)	陳炳燾著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化學發見史 (自註)	黃素封著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化學學校 (漢譯)	三羅九吉著	五·四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實用配伍禁忌	金理文著	六·七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生理學實驗 (大學)	吳憲著	七·八八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種族與歷史 (世界文化叢書)	二道希白著	一〇·三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耶穌傳 (漢譯)	曹白章著	二·七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印度古佛國遊記	李俊承著	九·〇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軍制史 (上册)	黃堅叔著	三·三八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貨幣與銀行	楊瑞六著	五·六三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比較法律哲學 (三册)	徐自齊著	六·七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袖珍德華小字典	魏華編	五·六三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現代數學習題詳解	魏元基編	五·六三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高級有機化學	魏元基編	五·六三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長生論	譚勤餘著	六·七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歐洲社會經濟史	余小宋著	二·七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音韻學研究	宋衡之著	六·七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政府會計	趙元任著	四·五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中國植物考源	吳夢麟著	六·七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農藝植物考源	俞德浚著	三·一五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歐洲政治社會史 (下)	曹紹濂著	一·八〇	止截底月一年一十三

每週新書照常出版 敬請讀者惠臨選購

版出近最館書印務商

中國語音學新著

中國音韻學研究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專刊)
(委員會翻譯委員會特刊)

Bernhard Karlgren *Revue sinica*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羅常培 趙元任 李方桂譯
布面精裝一厚册 定價二十元

臨川音系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羅常培著 一册 定價五元

龍州土語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李方桂著 一册 定價五元

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

H. H. Dairton Tribes of Yunnan

張君勳譯 一册 定價一元

原書是研究中國音韻的一部偉大的著作。內容共分四卷：第一卷是中國各種韻圖及反切來考定隋唐古音的系統，並且選擇了三千多字列表成聲母表及韻母表來代表這個系統，作為調查方言的根據。第二卷是插實現代中國各方音的首值，請音韻學家根據音韻學上極重要的參考書，第三卷是關於古音的擬測及其演變。他所擬定的首值大體上為中外學者所承認。第四卷是方言字彙，包含他自己所調查及所引用的方言上的材料(共有二十六種方言)，依韵排列，每一韻字在各方言中的演變，可一目了然。讀者知道李三位先生都是著名的語言學者，他們對韻母表，不僅造成了極其流暢極其切實的漢文，並且改正了原書的錯誤，加入新的材料，改用國際音標注音，甚至重編了其中的一部份，前後經營，達五年之久，實為我國近年一個極有價值的譯書工作。

這本書刊是根據三部份材料綜合而成的。(一)二十二年七月著者在青島所記述國恩先生的音韻，(二)二十三年十一月著者在北平所記黃煥燾先生的音韻，(三)二十四年五月趙元任先生在江西興國此方言所記的音韻。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為敘論，說明臨川在地理上的位置及研究臨川方言的意義。第二章為臨川音韻的音韻有精詳的分析，計有十九個聲母，七十三個韻母，七個聲調。第三章研究臨川方言的連性及交音音和自發音的區別。第四章詳述臨川音和贛音及北平音加以比較。第五章為臨川特殊韻案。第六章為韻首舉例。末附各處比較圖表，足供研究臨川方言及客家語者之參考。

此書共分三部：(一)緒論，詳解龍州土語的音韻及漢語書字的音韻系統；(二)用龍州土語記敘的十二段故事和幾首民歌，並一附漢英對照文，此為龍州土語之主要材料；(三)字彙。此書之主要目的在供給研究龍州土語的材料，其中有幾段故事和關於風俗的紀錄，還可供留心民間故事及民俗學者之參考。

譯者曾親游滇境，見其地人民種族之殊異，語言風俗之叢雜，殊有加以探討之必要，因取友人台維斯所著「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一書，據其書中所述各夷族，名曰「雲南各夷族及其語言研究」內各包含六節，首為緒論，略述雲南各部落與語言之分枝實由於地勢遷移所致，次敘雲南西四部四部各部落及其各種語言，如蒙古族、漢族、中國族、藏緬族等，均述及在次為各部落各異之關係，雲南內西四部四部語言之地理分佈，語言與民族關係，並指出西四部與雲南其他各部之關係，而作進一步之探討。首首有周鍾嶽、胡石青二先生及譯者序言，於雲南各族之多論述，若只補充台氏之說；又聞友人頗相多識，及譯者觀察深感遠勝於編譯。

售發成加法辦議公業同照書各列上

蘇年平人最以時定此以行多舉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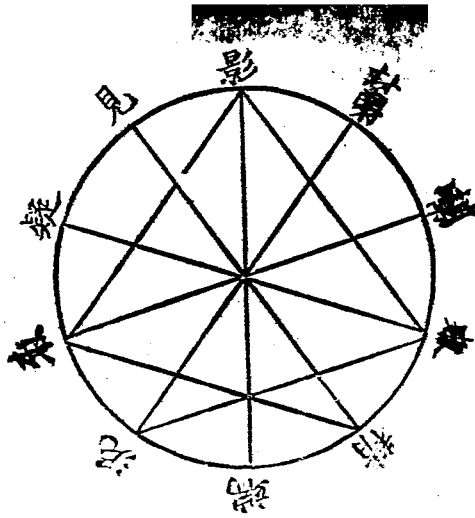
精功園信後以爲了行爲較美

莎士比亞評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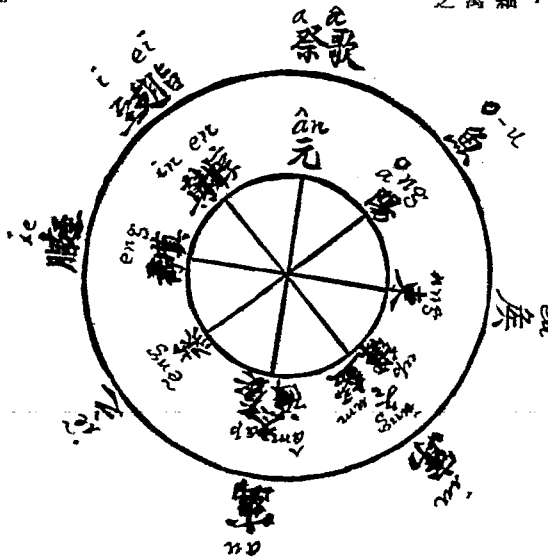
皆知，
詳細，
十餘萬
必備之

論英文自傳

實售一·五〇



平的人
時期
的生活
愛斯與安



第十三章
靜的沉思時期
莎士比亞的寫作與對開本

合作先與傅立渠
當代國際人物
實售一·八〇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傅東華

一 引言

余之嘗試發見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自研究說文諸聲字入手。余先據大徐本所載音切（大徐謂即孫愐唐韻音切）按統文田說文聲系體例，將全部諸聲字依聲系列，逐一爲之注音，然後觀察派聲字與諸聲字之間聲紐上有無變異，有變異者則尋究其變轉之軌跡而歸納之。此種工作所得之結果，即今所發表之一說文諸聲轉紐圖及一說文諸聲轉紐譜。圖者，說文諸聲定律之所寓，譜則此定律所根據之全案也。既得此圖，復取訓詁方言有關聲紐變轉之若干資料與之參驗而皆準，因悟說文諸聲之定律實即全部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蓋自理論言之，說文諸聲字之全部，即漢語聲音變轉迄於許君時代之總反映也。（說詳下。）此一期間至少包括一千八百餘年之久（姑從可目驗之殷虛文字算起）再由許君時代算至現代，亦已一千八百餘年。今由前一千八百餘年聲變記錄中發見之規則，驗以後一千八百餘年之演變而仍皆不爽，則謂此等聲變規則即是全部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當不得謂之僥倖矣。余今所發表者不過一圖一譜之說明，以及若干旁證資料之報告，而竟以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名篇者，職是故也。

二 余之新觀點

余作說文諸聲轉紐圖，全據聲紐立例，不涉韻部交通，此即余與清代音韻學者之主要分歧點，不得不先加說明者也。

◎王國維嘗言：「往讀音聲，頗怪自來諸古音者，詳於聲韻而忽於變聲。大三十六字母，乃唐宋間之字母，不足以律古音，蓋二百六部乃隋唐之韻，不可以律古韻。乃近世音韻者數十家，而言古字母者，除羅定錢氏論古無聲唇舌上二音及廣韻錢氏考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因思由錢氏韻文上溯魏徐李軌、呂忱、孫炎以求漢音韻之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吾人皆知有清三百年來所謂古音之學，實皆不過古韻之學耳。說者以爲彼之舍聲而專講韻，乃材料之限制使然，蓋古韻研究可以先釐有韻之文作資料，古聲研究則幾於一無可憑藉故也。然試一案其實，知此說亦不盡然，蓋彼十部十七部十八部二十一部古韻區分之某據，非即隋唐二百六部之韻書乎？然此等韻書不特有韻部四聲，並添字注明音切，奚爲不可據以探討古聲紐？而竟無人致力於此者，必其於聲音文字之原理猶有所未盡了然故也。試一論之。

凡段借轉注諸聲，方其始也，必二字之聲紐與韻部皆大體相同，此文字學上萬無可易之原則也。故如借「蓋」爲「億」者，不特韻部相同，且亦聲紐一致也。「蓋」從「艸」得聲，「艸」音許其切，知「蓋」古音與「億」同。借「陳」爲「田」者，不特真先古同部，且亦「陳」「田」本同音也。（今福州音猶如是。）「老」「考」之爲轉注者，「老」「考」皆以「老」爲義，「考」則省「老」而以「丂」爲聲也。「江」「河」之爲諸聲者，古「江」音同「工」，始但借「工」以爲「江」，而後注「水」於「工」以爲「江」，專字，古「可」音同「河」，始但借「可」以爲「河」，而後注「水」於「可」以爲「河」，專字也。是知諸聲者，先有段借而後注形旁以成者也；轉注者，先有義標而後注聲標以成者也。諸聲起於段借，轉注亦即諸聲，其間皆以聲音爲樞紐，而此聲音者，必合聲紐與韻部二者而後成。及其變也，則或聲變而韻不變，或韻變而聲依然，或聲韻二者俱變。故欲探明轉注段借之真相，必先使聲韻二者皆復其本原，然後可免穿鑿附會之曲說。故釋名云「天者顛也」者，「顛」之古音本如「天」，說文云「夏者假也」者，「夏」之古音本如「假」，皆非特聲韻爲訓而已也。此理，清代學者猶多未了，然故段玉裁作六書音韻表，但言古諸聲轉注段借必同部，不言其亦必同聲，其意若謂但須同部即可相轉注段借（此意說文注中隨處可見，例見後），而不知語音學上決無是理也。故凡遇異部相通段之例（如「務」與「悔」，「塵」與「城」，「滅」與「漁」，「答」與「對」之等），若以雙聲通段之理解釋之，即可毫無困難者，彼即不得不削爲十七部合韻之說以彌其闕，而自合韻之說與一切古音之學悉成浪費矣。

大抵轉注段借之義所以不明，皆由諸聲之理仍有未諳。夫所謂諸聲者，本當聲與韻無不諧，其有以今音讀之而與所從之聲不諧者，必由

字母，更溯諸漢人讀爲韻若之字與經典異文，以求兩漢之字母，更溯諸經傳之轉注，假借，與篆文，古文之形聲。以爲如此，則三代之字母雖不可確知，庶可作而擬議也。然後漢古字之同聲同義者以爲一書，古音之學，至此乃始完具。又言：「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法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雙聲。段玉裁者自定古韻部目，然其音始訓學，亦往往舍其所對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古韻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與其謂古韻明而後法訓明，毋寧謂雙聲明而後法訓明歟。」（並見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按王氏此段極精，余其啓發不少。惟余遺韻二百六部非古韻，而古韻不能出二百六部之範圍，三十六母非古韻，而古韻不能出三十六母之範圍，故研究古聲紐者，仍可以三十六母爲基礎，此余與王氏所見最異處。至王氏所擬方法，自可全部採用，惟得余之轉注圖作參考，則應用王氏方法時即可便捷多矣。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之聲變所致，或派聲字之聲已變而後，產生諧聲字，或諧聲字既產生而後變聲，皆有可能也。清代一般學者不明此理，皆解「諧」爲「叶」，解「聲」爲「韻」，遂置聲紐之方面完全不顧。故段氏曰：「諧聲者，必同部也，三百篇及周秦之文備矣。」（古十七部諧聲表。）又曰：「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同聲必同部。」（古諧聲說。）即皆以叶韻爲諧聲之說也。其注說文，如「體」諧「壹」聲，「壹」來紐，「體」則轉入透紐，非雙聲，乃於「體」字音切之下但著「十五部」三字，此外別無解說，意謂「體」「壹」同在十五部當然諧聲（叶韻）可不同其聲聲否也。錢大昕在清代小學家中爲唯一對聲紐有貢獻者，然亦以爲諧聲可有疊韻而不必雙聲之一例，故其論二徐私改諧聲字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形聲相從者十有其九，或取同部之聲，今人所云疊韻也，或取相近之聲，今人所云雙聲也。二徐校刊說文，既不審古音之異於今音，而於相近之聲全然不曉，故於從某某聲之語往往妄有刊落……「牘」从「月」「出」聲，按「出」有去入兩音，「牘」亦有音忽芳尾兩切，則「牘」爲「出」聲何疑？小徐乃云「本無聲字，有者誤也」，而大徐亦遂去之，此何說乎？」（十籀齋養新錄四。）今案「出」在穿紐，「牘」在滂紐，二徐之疑「出」非聲，以二紐相去甚遠故，錢氏乃據「出」「牘」皆有去入兩音之理以解之，是亦信諧聲不必雙聲矣。自是厥後，如苗夔之作說文聲訂，宋保之作諧聲補逸，凡治說文聲學者，莫不以同部諧聲爲無待證明之自理，至章炳麟據其成均圖以作文始，竟謂古韻之學可以解決語源問題矣。至其結果，則成均圖於旁轉對轉之外，仍不得不添設「交紐」「隔越」二轉以濟其窮，自此二轉之例開，而古字無不可通轉之音，古訓無不可通假之義，與段氏之十七部合韻說同其失矣。

近人有江陵會廣源者，鑒於前人古韻研究之不能解決問題，思欲從聲紐方面別尋蹊徑，乃據戴震轉語二十章敘作釋補以釋其說。（戴東原轉語釋補四卷二册，民國十八年海軍編譯局排印本。）戴氏原敘有云：「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比之而通。」（文集卷四。）曾氏以爲轉語二十章即聲類表，遂據聲類表釋此數語，以爲「同位」即發音部位相同（如見溪羣端透定皆同位），「位同」即音之清濁相同（如見端知照精幫皆清音，爲位同），因謂轉注段借、方言一切聲音方面之通轉，除雙聲疊韻二例外，尙有此二條新路可資探討，凡雙聲疊韻二例不能解釋者，皆可據此「同位」「位同」之理解決之。今曾氏之書不甚行，然其說頗有人變相採用，如言某字與某字同爲送氣濁塞音，或同爲不送氣清擦音，故其義可相通之類是也。此例在語音學上是否可成立，姑且不論，即據實驗而言，說文諸聲字中爲雙聲疊韻之例所不能解釋而亦非此「同位」「位同」之說所能解釋者，依然往往而有。如「牡」「土」聲，「土」透紐，「牡」明紐，非雙聲也；「牡」在段氏古音第三部，「土」在第五部，非疊韻也；透紐爲送氣次清舌尖中塞音，明紐爲不送氣次濁雙唇鼻音，戴表透列第二

位，明列第三位，自與「位同」之例皆不合。又如「彭」「三」一聲，（此據原說解，說文聲系以為「三」非聲，是也，「三」蓋紐，「彭」並紐非雙聲也，「彭」在段氏古音第十部，「三」在第七部，非疊韻也，審紐為送氣全清舌面前擦音，並紐為送氣全濁雙唇塞音，戴表壽列第四位，並列第二位，自亦非「同位」「位同」。如此之例，不知曾氏及其他主是說者將如何加以解釋。

最近復有一新說，係由高本漢一派審治中國語音學之西洋學者所輸入，而國內音韻學者亦頗有人尊信之，即所謂「古有複輔音說」是也。昔章炳麟嘗作古一字重音說（見國故論衡），但疑古代單一字形容或具有複音，初未斷言此等複音是否為輔音。至高本漢一派之複輔音說，自非本之章氏，特以複輔音之現象在印歐語至為平常，復以中國諸聲字中有若干難題為彼所不能解決，乃不得不創為此說以求解耳。余為不信中國古有複輔音說之一人（並章氏之假說在內），惟本文不暇詳辯，容俟他日作專篇論之。今茲所可斷言者，即諸聲字中有若干問題仍非複輔音說所能解決是也。例如「各」之今音古洛切，屬見紐（k）。「路」從「各」得聲，乃轉為洛故切而入來紐（l）。高氏不得其解，乃謂「路」之古音當有複輔音，而譯之為 g, g, g 。其意以為「路」既從「各」得聲，必保存「各」之聲紐。「各」之聲紐今為清音之k，其初則當為濁音之g，蓋據印歐語言之通例，凡清紐必皆由濁紐變來，則漢語當不在例外。又以「路」之今音之l，決不能憑空而來，必其古音除g紐外兼有一l紐而後可。如是解釋，則由「各」之古音轉為「路」之今音，始得開出一整齊合理之變式，即 g, g, g, l 是也。然而困難猶在，蓋從「各」得聲之字又有「路」，今音五陌切，在疑紐（j），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為 g, g, g 乎？又有「駱」，今音莫白切，在明紐（m），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為 g, g, g 乎？又有「駱」，今音丁各切，在端紐（t），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為 g, g, g 乎？又有「駱」，今音胡格切，在匣紐（y），不知其古音之聲紐亦當為 g, g, g 乎？此諸問題，吾人除向高氏面詢外，目前皆無可置答，以高氏字典中除「路」字外止收一「駱」字，而譯為「駱」字之譯體，其餘三字則皆未之收故也。而高氏所以不收此三字，殆以此三字之複輔音 g, g, g, g, g, g, g 皆為印歐語所不習見，而又別無他法以解決困難。至於「駱」乃熟字，不得不收，而 g, g 之複輔音亦為印歐語所罕見，故不與「路」字視同一例歟？又如「食」從「今」得聲，而印歐語罕見 g, g 之複輔音，故高氏不得不認為會意字，謂從「今」從「貝」，「貝」者錢也，「今」者在面前也，錢在面前而貪心起矣。（Presence of money）分析字典頁二三四。「疑」從「疑」得聲，而印歐語未嘗有 g, g 之複輔音，故高氏亦不得不認為會意字，謂從「疑」從「疒」，即疑心不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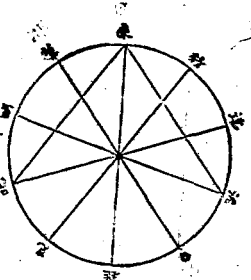
①高氏前在學術字彙所擬測之上古聲紐音未完全，及其近作 *Grimm's Series* (1940) 中，則三千餘漢字皆有上古音值之完全擬測，其所引例，皆據其近作。惟如中國內見者恐較少，特表出之。

病也。"Stickness of uncertainty" 同書頁八六。若此類者，其與「波爲水之皮」之字說，何以異？余故曰：復補音說不能解決諸聲問題也。

昔江永嘗言：「聲音之理，須攬其全，一處有關，即全體有病。」（古韻標準例言。）以上列舉諸說，或則失之偏枯，或則流於穿鑿，皆由未經說文諸聲字爲之實驗故也。蓋諸聲字與派聲字所以異音，必皆由時間或空間所造成之音變而起，今許書所收八千餘字，既已略備先漢之古文，卽是三代、秦、漢時期全部音變之總反映，故許書諸聲字之全部，實卽治古音者一種極準確之試金石也。凡關轉注、段借之一切假說，必經此諸聲字全部之試驗而皆準者，方得成立，否則不得成立。余既悟得此理，遂從事於諸聲變轉法則之發見。然許君時代之讀音已不可知，可知者惟大徐本所據之孫愐唐韻音切耳，故又不得不再退一步，以此八千餘字之唐音爲基礎，先求得各字音間變轉之軌跡。此軌跡既明，吾人卽已可見漢語音變之一橫斷面，然後溯而上之，則可據此以擬測古音，沿而下之，則可據此以解釋方語，而全部漢語音變之歷程皆可得而知矣。若再推而廣之，或竟可以應用於印支語系之其他語言，是則東方比較語音學之基礎亦可由此而奠定。惟余鑒於清代三百年來古韻研究之無甚成績，故決計反其道而行，完全撇開韻部而專究聲紐。此卽余所創獲之新觀點與新方法也。以下先將一圖一譜加以說明，然後提供訓點方言之若干資料以爲圖譜之補充證據。

三 圖說與譜例

圖分三十六聲紐爲十攝，①首既終明，由內及外，悉按發音部位排列之。其各攝所括之聲紐如下：



- (1) 曉攝：曉、匣、影、喻。
- (2) 見攝：見、溪、羣。
- (3) 疑攝：疑。
- (4) 日攝：日。
- (5) 泥攝：泥、娘。
- (6) 端攝：端、透、定、知、徹、澄。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①等韻家惟韻分攝，紐不攝攝，余謂「攝」名似不得爲韻部所專，故分韻爲攝。

(7) 精攝：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

(8) 來攝：來。

(9) 幫攝：幫、非、滂、敷、並、奉。

(10) 明攝：明、微。

按圖而尋聲紐之變轉，其轉法有五：

(1) 旁轉：分左右，如自曉至見爲左旁轉，自曉至明爲右旁轉。

(2) 次旁轉：亦分左右，如自曉至疑爲左次旁轉，自曉至幫爲右次旁轉。

(3) 對轉：如自曉至端，或自端至曉。

(4) 次對轉：分左右，如自曉至精爲左次對轉，自曉至泥爲右次對轉。

(5) 直轉：惟來曉、來泥二直線。

凡可按此五路轉而達者，其聲可互通，五路以外即不通。故除來曉泥三攝外，各攝皆有其他之七攝可通，二攝不通，而此不通之二攝，必與本攝左右相隔二攝，故可謂「隔二不通」。例如見攝，可通者爲疑曉日明精來端七攝，不通者爲泥幫二攝。

凡所謂通，即一攝中之各紐與他攝中之各紐皆可互通，所謂不通，即一攝中之各紐與他攝中之各紐無一可通。至於同攝各紐間之互通，可無待說。

若將此圖化爲定律之形式，即可得如下之條文：

(1) 凡在曉攝之各紐，與見明疑幫端精泥來八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日攝不通。

(2) 凡在見攝之各紐，與疑曉日明精來端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泥幫二攝之各紐不通。

(3) 凡在疑攝之一紐，與日見泥曉來幫精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端明二攝之各紐不通。

(4) 凡在日攝之一紐，以其曉出，其初或本在疑攝，或本在泥攝，或本在精攝，當各歸其本攝以定例。

論非幫本攝攝在括弧內者，以此四類之聲類切字與與幫端明通而不分，知錢氏所謂古無輕唇音，當時顯然。

- (5) 凡在泥攝之各紐，與端日精疑明曉幫來八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見攝之各紐不通。
- (6) 凡在端攝之各紐，與精泥來日曉見明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幫疑二攝之各紐不通。
- (7) 凡在精攝之各紐，與來端幫泥見疑曉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明日二攝之各紐不通。
- (8) 凡在來攝之一紐，與其他九攝之各紐無不可通。
- (9) 凡在幫攝之各紐，與明來曉精日泥疑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見端二攝之各紐不通。
- (10) 凡在明攝之各紐，與曉幫見來泥端日七攝之各紐皆可互通，惟與疑精二攝之各紐不通。
- 如是，則不相通之紐凡八偶：

見幫（幫見） 見泥（泥見） 疑明（明疑） 疑端（端疑）

日曉（曉日） 日精（精日） 端幫（幫端） 精明（明精）

蓋必有所不通，然後其通者有效，非然者，圖既無殊虛設，律亦等於具文矣。雖然，音本由於天籟，圖則出於人工，天籟固自有法則，未必如人工製圖之劃一整齊，故在可通之各路中，例有多寡之不同，卽路有生熟之分等，大抵路熟則音理亦易明，路生則音理亦難解，至若孤例僅見（如幫泥、泥幫二轉，疑幫幫疑二轉，並止一例），理又難明，若是者皆當闕疑。（詳下節音理論。）

圖意既明，請言譜例：

一、此譜大體做姚文田說文聲系而作，惟姚氏亦信疊韻諸聲說者，所見與余間有出入，皆爲復許書之原。

一、譜中各派聲字先注音切，次注攝紐，其下間以V號，卽聯列同攝諸聲之字，皆不注音切，但以「同攝」二字別之。然後依次敘列異攝諸聲字，逐一注明音切及轉法，其順序先旁轉，次次旁轉，次對轉，次次對轉，次直轉，其可分左右者，先左後右。

一、凡諸聲字出攝而不合律者，皆於小注中說明其故。

一、隋唐時已有日紐，而諸聲字皆產生於未有日紐之前，今既據唐音定律，故凡由日攝派聲之字，皆當各歸其本紐（大體不外泥娘）方能合律。說詳下日攝音理。

四 音理

依圖而定律，苟不加以音理之說明，則音韻學等於符錄矣。請言音理。

(一) 曉攝四紐，舊並稱喉音，曉匣與影喻特送氣不送氣之別，曉影與匣喻亦不過清濁之分，故可併為一攝。實則此四紐之發音部位甚難確定，蓋影喻具有元音性，其部位隨韻母而不同，曉匣亦隨等呼而頗有出入，故江有詒謂此四紐「粗音（即一二等）在舌根之上，細音（即三四等）在舌根之下」（等韻叢說），而神珙反紐圖中亦與舌根諸紐互混也。高本漢定影紐之隋，唐時音值為喉部塞音（國際音標），殆不可信，蓋如「阿」「烏」等字，昔人皆謂之「元音」，正為其由喉直出，不受任何阻塞也。喻紐則高氏定之為喪失聲母之起首元音，余謂起首元音是也，但不必皆以喪失聲母論，蓋漢語無論古今，並可有無聲母之字。高氏因必執此喪失聲母一條件，故其擬測古音時，於隋、唐音喻紐之字，一律為之添置一聲母，如擬測「友」之古音為 $u\text{-}h\text{-}u$ ，殆不可以遽信矣。總之，影喻二紐其實非聲紐，遂謂之起首元音可也。曉匣二紐之隋、唐時音值，高氏定為 X 與 Y ，亦未必然。蓋今方言中本有喉部之 h 與 $ɦ$ ，安知隋、唐音系之曉匣必非此二紐乎？余謂曉匣既相傳謂之喉音，其音值自當以 h 為正，至於本攝全攝之主音，則可以 h 為代表。

(a) 曉左旁轉入見，例如「即」 \vee 「窟」，「台」 \vee 「袞」，其理甚易明，蓋喉與舌根相去分毫之間耳，等韻家言尚且有喉牙（牙即舌根）不分之例，則此二攝之互轉，本極尋常現象也。

(b) 曉右旁轉入明，例如「黑」 \vee 「墨」，「覺」 \vee 「覺」，其理不易解，蓋以部位而論，曉在極內，明在極外，正所謂風馬牛不相及，其聲何能互轉？此當經過迂迴之徑路而後達者，蓋以今方言考之，曉攝之送氣音曉匣與封攝之送氣音滂（敷）並（奉）具有親屬性，湖南長沙人讀「湖」如「扶」，上海浦東人讀「風」如「烘」，即其顯例也。曉匣既可轉入滂（敷）並（奉），即不難再轉而入明（微），其變式當為 $h\vee p(\text{f}) > m(\text{m})$ 。

(c) 曉左次旁轉入疑，例如「化」 \vee 「訛」，「為」 \vee 「禱」，其理亦易解，蓋疑與見同部位，曉既可入見，即可入疑矣。

(d) 曉右次旁轉入幫，例如「弋」 \vee 「必」，「聿」 \vee 「筆」，其理已具（b）節。

⑥ 為擬說明與他攝通轉起見，各攝皆定一主音以為代表。

(e) 曉對轉入端。例如「由」 \vee 「笛」，「百」 \vee 「蹈」，此亦當由紆遇之徑路而達，蓋曉之三四等音易轉入精端之審，然後由審入同類之照，由照旁轉入端攝之知，再由知而入端也。其變式爲 $h > c (gh) > k > t > l$ 。

(f) 曉左次對轉入精，例如「戶」 \vee 「所」，「矣」 \vee 「俟」，其理已具上節，其變式爲 $h > n (gn) > p > t > r$ 。

(g) 曉右次對轉入泥，例如「巨」 \vee 「能」，「委」 \vee 「餞」，其理不難解，蓋泥與端同部位，曉既可入端，即可入泥矣。

(h) 曉直轉入來，例如「荔」 \vee 「荔」，「頤」 \vee 「蔴」，轉紐圖中此爲二特設線之一，蓋曉來二攝確有互通之事實，(說文諧聲字中凡二十六見，訓詁中亦有其例，如「儻」或作「釐」) 不得不特設此一線也。其理亦不難明，蓋曉之入精，本由直達，再轉即可入來矣。其變式爲：
 $h > c (gh) > n > t > l$ 。

(ii) 見攝三紐，舊稱牙音，今稱舌根寒音。見全清，溪次清，一不送氣，一送氣，高氏定其音值爲 k, k' ，是也。惟羣紐相沿認爲溪之濁，高氏因亦定爲 g ，其實不盡然。章炳麟曰：「自來言字母者，皆以羣爲溪之濁，定爲透之濁，而見端無濁音。返觀梵文五字爲行，二清二濁，一爲收聲，而中土獨爲一清一濁一收，何以不相比類？蓋羣定等字，揚氣呼之爲溪透之濁，抑氣呼之爲見端之濁，今北音多揚，南音多抑，又北音平去亦有抑揚之異，如呼「羣」皆揚如溪之濁，呼「郡」則抑氣如見矣，呼「亭」皆揚如透之濁，呼「定」則抑氣如端矣。同此一母而平去異貫，則知羣日作字母者本以羣承見溪，定承端透，非謂羣專爲溪之濁，定專爲透之濁。」(國故論衡上音理論) 今按章說是也。然則羣之音值可兼 g 而有之。本攝主音以 k 爲代表。

(a) 見左旁轉入疑。例如「干」 \vee 「軒」，「今」 \vee 「吟」，其理無待解，蓋見加鼻音即成疑矣。其式爲 $k > g > n (gn) (n)$ 。

(b) 見右旁轉入曉，例如「角」 \vee 「斛」，「干」 \vee 「軒」，理同 (i) (a)。

(c) 見左次旁轉入日，例如「九」 \vee 「去」，惟此爲孤例，又極可疑。「去」即「蹂」字，象形非形聲，蓋日紐爲曉出之音，不可以常例論也。凡與日攝通轉者並仿此。

(d) 見右次旁轉入明，例如「夫」 \vee 「袂」，「各」 \vee 「貉」，其理不易解，蓋事實上當然經曉而後入，然曉之入明，須經幫紆遇之路，然則見幫亦起關涉矣，此決無之理也。當闕疑。

(e) 見對轉入精，例如「今」 \vee 「岑」，「其」 \vee 「斯」，其理易解，蓋精攝中之照類，與見類之三四等音極近，見既可入照，即可轉入其他

各紐矣。其變式爲：k > l > n > g > s

(f) 見左次對轉入來，例如「兼」V「鎌」，「京」V「涼」其例甚多，理尚不難解，蓋先經精攝之照牀而入禪，然後入來也。其變式爲：k > l > n > z > t > l

(g) 見右次對轉入端，例如「貴」V「隕」，「庚」V「唐」其理易解，蓋精之照類與端之知類極近，見既經照而入知，即可入端矣。其變式爲：k > l > n > t > p

(III) 擬攝止擬一紐，亦舌根音，高氏定其音值爲 η ，是也。圖中與見溪羣分立者，以見溪羣皆塞音，惟疑爲收鼻，其變轉之徑路不同故也。本攝主音以 η 爲代表。

(a) 擬左旁轉入日，例如「堯」V「繞」，「兒」V「兒」(「兒」本音「倪」) 五稽切，今音變爲汝移切，入日，其理不難明，蓋疑之三四等音甚易轉入泥，兩音往往還轉入，北音多捲舌，則以日間之耳。詳見下日攝總論。

(b) 擬右旁轉入見，例如「玉」V「璣」，「堯」V「澆」，理同(II)(a)。

(c) 擬右次旁轉入泥，例如「堯」V「撓」，「兒」(本音「倪」) V「說」其理易明，即 η V η 是也。

(d) 擬右次旁轉入曉，例如「義」V「義」，「樂」V「藥」其理易解，蓋疑與見同部位，見可入曉，斯疑亦可入曉矣。參看(I)(a)及(II)(b)。

(e) 擬對轉入來，例如「樂」V「瓌」，「救」V「繁」其理不易解，蓋其初本轉入日，而日來音近，故又轉入來也。

(f) 擬左次對轉入幫，止有「荏」V「苗」一例，理亦難通，當闕疑。

(g) 擬左次對轉入精，例如「崖」V「階」，「吾」V「簪」其理易解，蓋疑與見攝之羣音近，當先轉入羣，然後對轉經牀而入精之各紐也。其變式爲 η > s > z > t > p > s

(IV) 日攝止日一紐，舊稱舌齒音，高氏定其階，唐音值爲 η ，非也。考此紐晚出，其時當在六朝、隋唐間，其本音則或在泥攝，或在精攝，或在疑攝，要皆經過泥攝一階段。如「从」女，本與「女」同在泥攝，白虎通「女者，如也」，即以同聲爲訓，然釋名有云「書者，如也」，則漢時「如」當有「書」音，書入精之審矣。又如「而」與「須」同字，本音當在精之心，然「耐」從「而」得聲而讀如「能」，知「而」亦嘗在泥攝矣。

(參看章氏古日娘歸泥說。) 遠日紐既出，諸字乃漸次由泥攝轉入新聲，如「粧」字，元應璩師地論音作女心切，猶是舊音，玉篇有如深、女林二切，乃彙存新舊，唐韻止有如林切，則舍舊存新矣。此後自集韻迄洪武正韻並止存如林一切，不復有其他變化，從知此字由古變今，止有二聲，其一在古之泥，其一在今之日，初未嘗有第三聲也。高氏因不明由泥轉日之理，乃定日之上古音值爲 η ，中古音值爲 z ，近代音值爲 z ，以便開成 η 。V η 之變式，殊不知 η 之發音甚難，現代方言中亦無其例，何以證明日之中古音值必如此？且高氏定日紐之現代音值(指今之北平音)爲 z ，亦尚有問題，蓋在高氏體系中，審紐有 s 、 z 二值，一爲一二等，一爲三四等，禪則止有 z 一值，以禪無一二等故也。但假如禪亦有一二等，其值自當爲 z 。今高氏以 z 爲日，非謂日即禪之一二等乎？殆無是理也。余謂日紐自產生以來，其音值即爲 z ，迄今未嘗有變化。試一細聆皮黃劇，凡呼「日」字而咬字準者，其 z 之音顯然可辨。又「如」「人」「汝」「仍」諸切字，以準確之北平音讀之，必皆以 R 爲主，不過略帶 z 之成分耳。至於「而」「兒」「耳」諸字，則皆但存 R 而失 z 。高氏既定今日爲 z ，而又不能否認「兒」「而」「耳」中之 R ，乃謂 R 爲「完全別出之新音」，專有是理哉？(以上高氏說見趙羅李合譯中國音韻學研究頁三三四——三四五) 今考 R 之發音部位，語音學上雖定爲齒齦，實則必須捲舌至硬顎之中而後成，視 ng 爲出，視 n 爲進，而與 η 同位也。 z 雖在齒齦，然因消納於 R 之內，故不致影響其部位。是以日之部位實介乎疑泥之間。(此點高氏亦謂然。) 又凡泥紐之轉日，必經過娘之階段。(此點章氏未細審，乃云古日娘皆歸泥，實則當云古日歸娘泥也。) 今知娘日部位上既無分別，則其相通轉之理即不難解，蓋不過一黏一脫之分耳。北音多爽脫，故轉入日之新聲，南音多膩黏，故或保存娘之舊聲。(如「日」「入」) 或沿襲更古之禪聲(如「如」「雷」) 是以日紐本不通精，而方音乃不乏轉精之例也。

日紐既是由泥娘變來(唯一兒) 字本在疑紐(例外) 而其產生也，又在六朝隋唐之間，許君著書之後，故諸聲字中由日紐派聲之字，皆當各歸本攝以明其變轉之跡。惟轉紐圖所據爲隋唐音切，是以必有此攝而後備也。本攝無各論，其主音爲 R 。

(V) 泥攝二紐，舊稱泥爲舌頭，娘爲舌上，是也。高氏定泥之音值爲 η ，娘之音值爲 n ，並認爲舌尖中音，非也。可當改爲 η 。泥娘合爲一攝者，猶端透定與知徹澄合爲一攝也。疑大昕審謂古無舌上音，是即知徹澄娘可併入端透定泥之理。然古無舌上音之「無」字，不得與古無輕唇音之「無」字視同一律。蓋所謂古無輕唇音者，乃包括隋唐時代而言，以隋唐韻書之切字不別輕唇與重唇故也。至於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娘二系，則隋唐韻書之切字蓋然不混，不得因隋唐以前有若干舌上之字讀爲舌頭，而遽斷言古無舌上音也。今圖中彙存泥娘，而定其攝主音爲 n 。

(a) 泥左旁轉入端，例如「難」V「灘」，「念」V「唸」，其理甚易明，以泥端本同系列，不過鼻音塞音之別耳。

(b) 泥右旁轉入日，例如「乃」 \vee 「仍」，「女」 \vee 「汝」，其理已詳上日攝諸論。
 (c) 泥左次旁轉入精，例如「聶」 \vee 「攝」，「念」 \vee 「稔」，其理不難解，蓋經端之知而入精之照，然後轉入其他各紐也。其變式為 $f > ts > s (sh) > s$ 。

(d) 泥左次旁轉入疑，例闕。但由疑入泥之例不闕（見 III）（e），故此轉仍可成立，且其理亦不難明，即 $ɲ > n$ 是也。

(e) 泥對轉入明，例如「尼」 \vee 「羗」，「耳」 \vee 「古音在泥」 \vee 「弭」，理似難明而實易，蓋古代韻尾輔音之 m ，後世大部分變為 n ，即知此二紐有互轉之可能矣。

(f) 泥左次對轉入曉，例如「乃」 \vee 「孕」，「肉」 \vee 「古音在娘」 \vee 「育」，其理易明，蓋泥端同列，端既可入曉，故泥亦可入曉。

(g) 泥右次對轉入幫，止有「任」 \vee 「古音在泥」 \vee 「凭」一例（從姚文田說），其由幫入泥亦止有「匕」 \vee 「尼」一例，音理上亦不易解，當闕疑。

(h) 泥直轉入來，為圖中特設線之二，諸聲字中止有「尼」 \vee 「穢」，「奈」 \vee 「隸」二例，然現代方言中此二紐互易之例觸處皆是。其理，則以泥來同屬舌尖中音，若謂泥來不可通，則同列之紐亦不通矣，決無是理也。

(VI) 端攝六紐，端透定舊稱舌頭音，知徹澄舊稱舌上音，部位雖不盡同，關係則至親密，故錢氏竟謂古音止有端透定一列。高氏稱端列三紐為齒音，定其音值為 t, t', d' ，知列三紐為顎音，定其音值為 t, t', d ，除定澄二紐當如羣紐之兼送氣不送氣二值外，餘皆不誤。惟高氏以端透定與精清從心邪合為一組而通稱齒音，知徹澄與照穿牀審禪合為一組而通稱顎音（見分析字典聲論及中國音韻學研究第十三兩章），則名義上轉不明晰，且轉紐譜中有不少資料可證其非。故今仍依舊說，合端透定與知徹澄為一攝，而定 t 為全攝主音之代表。

(a) 端左旁轉入精，例如「端」 \vee 「端」，「土」 \vee 「社」，其理易明，蓋或由端透轉精，則變式為 $t > ts$ ；或先由知轉照，亦與其他各紐皆相通，變式為 $t > f > ts > s (sh) > s > ts$ 。

(b) 端右旁轉入泥，例如「單」 \vee 「煙」，「丑」 \vee 「狙」，與泥轉端同理，見 (v) (a)。

(c) 端左次旁轉入來，例如「童」 \vee 「龍」，（此例可疑），「求」 \vee 「球」，其理易明，以端透同為舌尖中音，與同列相轉無異。
 (d) 端右次旁轉入日，例如「丑」 \vee 「丑」，「取」 \vee 「取」，理亦易解，蓋經泥而入也。

(e) 端對轉入曉，例如「罕」V「裏」，「多」V「移」，與曉入端同理，見(I)(e)。

(f) 端左次對轉入見，例如「壬」V「至」，「自」V「歸」，與見入端同理，見(II)(g)。

φ (g) 端右次對轉入明，例如「昔」V「莫」，「土」V「牡」，其理不易解，殆先右旁轉入泥，而後對轉入明也。

(VII) 精攝十紐，精清從心邪審禪齒頭音，照穿牀審禪舊稱正齒音，是也。高氏稱精列五紐爲齒音，定其音值爲 ts, ts', dz, S, Z, 除從紐當兼 uz dz' 二值已如前論外，餘不誤。照列五紐則依一二與三四兩等而分爲二種，一二等者稱齒上音，定其音值爲 tʃ, dz', 三四等者稱顎音，定其音值爲 tʃ, dz', s, z。禪之一二等附者，以禪僅有三四等故也。φ 內除牀紐當兼 dz, dz' 二值已如前論外，餘皆不誤。惟自來論古聲紐者並以照列併入精列，高氏乃併精於端，合照於知，轉使名義淆混，斷不可從，且以轉紐證之亦殊不合。今仍從舊說，而定本攝之主音爲 s。

(a) 精左旁轉入來，例如「子」V「李」，「食」V「飲」，其變轉之媒介爲禪，禪聲近來，遂轉入來矣。

(b) 精右旁轉入端，例如「者」V「都」，「迨」V「逮」，與端入精同理，見(VI)(a)。

(c) 精左次旁轉入幫，止「折」V「蒸」一例，惟由幫入精之例尙多，至音理則不易解，或以其中審禪二紐與曉匣聲近，故與曉匣轉入滂

(敷) 並(奉) 同理歟？當闕疑。(參看(r)(d)。

(d) 精右次旁轉入泥，例如「示」V「柰」，「裏」V「娘」，與泥入精同理，見(V)(d)。

(e) 精對轉入見，例如「井」V「耕」，「旨」V「者」，與見入精同理，見(II)(e)。

(f) 精左次對轉入疑，例如「自」V「臬」，「薛」V「孽」，與疑入精同理，見(III)(g)。

(g) 精右次對轉入曉，例如「西」V「壘」，「左」V「際」，與曉入精同理，見(I)(f)。

(VIII) 來攝止來一紐，舊名半舌音或舌齒音，高氏稱爲齒音，定其音值爲 l，是也。

(a) 來左旁轉入幫，例如「臬」V「糾」，「緜」V「變」，其理不易解，或係走紆迴之路，先轉入精之審禪而後入幫歟？(參看(VII)(c))

(b) 來右旁轉入精，例如「婁」V「敷」，「共」V「菴」，與精入來同理，見(VII)(a)。

(c) 來左次旁轉入明，例如「差」V「睦」，「理」V「羅」，其理尙不難解，蓋先直轉入泥，然後由泥對轉入明也。

φ 按攝之二審當是 r，惟高氏以爲日紐故攝之二審不得不開，此是一大漏孔，蓋攝事實上雖無三四等，而理論上不得不有也。

- (d) 來右次旁轉入端，例如「薑」V「薑」V「離」V「蟻」與端入來同理，見(VI)(c)。
 - (e) 來對轉入疑，例如「亂」V「亂」V「來」V「欸」，其理不難解，蓋先直轉入泥而後入疑也。(泥疑雖隔一日攝，可以正旁轉論。)
 - (f) 來左次對轉入日，例闕，而日入來之例則有，如「奕」V「奕」V「敷」蓋日本由泥轉來，其例皆成來泥之轉矣。
 - (g) 來右次對轉入見，例如「吞」V「號」V「里」V「怪」與見入來同理，見(II)(f)。
 - (h) 來左直轉入曉，例如「立」V「昱」V「里」V「趨」與曉入來同理，見(I)(h)。
 - (i) 來右直轉入泥，例闕，但現代方言中其例甚多，與泥入來同理，見(V)(h)。
- (IX) 幫攝六紐，幫滂並舊稱重唇音，今稱雙唇音，非幫奉舊稱輕唇音，今稱唇齒音。唐韻切字材料與非列不分，知錢氏古無輕唇音說不可破。今以非幫奉消納於幫滂並，則實存三紐。高氏定幫列三音值為 p, p', b'，非列三音值為 f, f', v'，除並當兼 b 奉當兼 v 已如前論外，餘並不誤本攝之主音以 p 為代表。

- (a) 幫左旁轉入明，例如「必」V「必」V「辰」V「脈」其理易解，以幫明本屬同列，幫轉鼻音即成明矣。
 - (b) 幫右旁轉入來，例如「丙」V「丙」V「扶」V「葦」與來入幫同理，見(VIII)(I)。
 - (c) 幫左次旁轉入曉，止有「陌」V「畫」一例，與曉入幫同理，見(I)(d)。
 - (d) 幫右次旁轉入精，例如「陌」V「夷」V「必」V「悉」與精入幫同理，見(VII)(c)。
 - (e) 幫對轉入日，例闕。
 - (f) 幫左次對轉入泥，止「匕」V「尼」一例，理亦難解，當闕疑。「參看(V)(g)」。I
 - (g) 幫右次對轉入疑，止「公」V「泳」(疑)一例(從姚文田說)，理亦難解，當闕疑。「參看(II)(f)」。I
- (X) 明攝二紐，明舊稱重唇音，今稱雙唇音，微舊稱輕唇音，今稱唇齒音，唐韻切字不別知微可消納於明。高氏定明之音值為 m，微之音值為 m'，是也。今定 m 為全攝主音。
- (a) 明左旁轉入曉，例如「每」V「海」V「勿」V「忽」與曉入明同理，見(I)(b)。
 - (b) 明右旁轉入幫，例如「穹」V「賓」(止)見，與幫入明同理，見(IX)(I)。e

(c) 明左次旁轉入見，例如「文」V「虔」(止一見)與見入明之理同爲不易解，當闕疑。「參看(II)(d)」。L

(d) 明右次旁轉入來，例如「文」V「吝」V「萬」V「蟻」與來入明同理，見VIII(c)。

(e) 明對轉入泥，例闕，惟泥入明有例，且音理可通，見(V)(e)。

(f) 明左次對轉入端，例如「亡」V「長」(止一見)而理不難解，蓋經泥而轉入也。

(g) 明右次對轉入日，例如「牙」V「柔」，「糸」V「桑」，其理不難解，蓋亦經泥而轉入也。

如上，除日攝以晚出聲當別論外，其餘九攝之中，有七路可轉者六攝，有八路可轉者二攝，有九路可轉者一攝，合計可相通轉之路凡六十七條。內中見疑泥來幫明六攝皆與日攝有交通，其實例或充分或不充分，音理或可解或不可解，並無關乎典要，以日攝本不當以常例論也。此外，則實例充分而音理難解者四路，見明，明見，精幫，幫精是也；實例既不充分音理亦難索解者四路，疑幫，幫疑，泥幫，幫泥是也。若是者皆當闕疑，以俟新證據之啓發。

至於變轉性之大小，則隨各攝之部位與等呼而不同。大抵部位愈內者，變轉性愈大，愈外者愈小。故曉見二攝變轉最多，幫明二攝變轉最少；三四等音變轉多，一二等音變轉少，此亦語音學之常理也。

五 證明

音理既明，又須提出充分之證據以證明此等規則之效力是否足以構成定律。以下第一步，先提出本設一種。

謂之本設者，即說文諧聲轉紐譜是也。蓋圖本依譜而成，是譜即圖之證據矣。今譜中所列爲說文全部諧聲字八千餘文，其中不合上述規則者（即按圖不得變轉之聲而竟有此例者），計共五十一文，約佔全數百分之〇·六而弱，且即此極少數不合之例，亦並不足以構成例外，蓋譜中已依據前人之成說或提供作者自獲之新說而逐一解釋之矣。其狀況如下：

↳ 違犯見幫不通律者 一五例 依成說解釋者九，依新說解釋者六；
違犯見泥不通律者 二例 並依新說解釋之。

① 明無爲例外之聲，不易轉入他攝，故雖圖例而理可通，亦不當作例外。

漢 聲 類 編 變 轉 之 定 律

實由精轉在旁轉而入來攝矣。泥來雖可直轉，而元聲說較長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姑舉一例於此，後不一著。

「疑聲」子例切。轉入精之疑。

「察省聲」之六切。精之察。

「蕪聲」蕪實切。精之心。

「玉聲」魚欲切。疑之疑。

「閩聲」加風切。日之日。

「氣聲」去底切。見之疑。

「土聲」祖里切。精之土。

「聲」古木切。見之見。

「中聲」步弓切。轉入精之知。

「少聲」丑列切。端之微。

「岩聲」私列切。轉入精之心。

「高聲」謫離精。攝。擣擣。並丑知切，右次。轉入端之微。

「專聲」專聲。攝。擣擣。並專聲切，右次。轉入端之微。

「蕪聲」蕪聲。攝。擣擣。並蕪聲切，右次。轉入端之微。

「曲聲」曲聲。攝。擣擣。並曲聲切，右次。轉入端之微。

「氣聲」氣聲。攝。擣擣。並氣聲切，右次。轉入端之微。

「土聲」土聲。攝。擣擣。並土聲切，右次。轉入端之微。

「此聲」韓氏切。 轉之清。 紫瑤苳皆鐵皆昔唯皆些皆醜皆柴皆疵歎頤齶戴泚董批字些紫釜同。 查火或切，右次對。 查轉入曉之韻。

「柴省聲」 轉。

二下

「正聲」之聲切。 轉之照。 延征延征聲政竄延錠同。 徒徑切，右旁轉入端之定。 一定聲 錠同。

「五」之聲切。 房法切。 芝駁貶空響發泛疴。 疴。 土蓋切，端之透。 華按響端不通，偏旁之芝兼作五，蓋山形近之類也。 山他透切，故音聲韻若病。 又凡病聲及近病聲之字皆有之義。 我甚近前，他注亦未得其解，蓋山聲之字罕見，故以訛傳訛，至今未正。 今以響端不通之理疑及此字之聲，乃直立切，端之發。 華按響端不通，五亦山之誤也。 屈訓「屮」得義然沐釋亦一快事也。 又查集韻二十二音有駁字亦訓響，下平音則雖千切，益孫慎誤以駁字之音移諸此字乎。 屮屮屮「從後相前也，从尸从出」，乃實憲聲形聲，即从尸從出，出

頭也，亦會憲聲形聲，合而爲屮，屮屮屮，集韻訓「前後相屬也，一曰小步」，小步戰亦由出而生，吳都賦作插擲，李善注「技何相重疊兒」，廣韻訓「重累土也」，蓋皆引屮之義。 廣雅曰「屮，少也」，少亦山形近之誤。 段玉裁謂從之故訓，少是附會。

「是聲」承旨切。 轉之禪。 寢是得寢寢寢是寢寢寢。 寢。 工禮。 寢寢寢寢寢。 並都兮切，以上右。 寢。 他嘔切，以上。 寢。 特計。 寢寢寢寢寢。 並社兮切，以寢俱發切，對轉

「連聲」力延切。 來之來。 連連連連連連。 同。

「後聲」胡口切。 轉之匣。 鑰。 空谷切，左旁。 轉入見之溪。

「御聲」牛據切。 轉之疑。 禦御御。 同。

「建聲」居萬切。 見之見。 建建建建建。 同。

「延聲」五選切。 見之溪。 延。 轉入曉之喉。

「行聲」戶庚切。 曉之匣。 行。 轉入曉之喉。

「衝聲」于歲切。 曉之喉。 衝。 轉入曉之喉。

「牙聲」五加切。 轉之疑。 牙訝(或訝)枒房。 雅烏加切，右次旁。 邪訝。 並以遠切，衰俱曉切，右次對。 枒房。 轉入曉之影。 枒房。 轉入曉之影。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三上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足聲 卽玉切，練之精。促泥提。

【音聲】於力切。△養格意。同。【意聲】△億。同。

【設聲】△列切。同。精之聲。△設。同。

【繼聲】呂翼切。△辨黨樹樂響繼續樂關聲。同。變。詭繼切。左旁。學。生惠切。右旁。合切。變。其運切。以上左次。聲。卽順切。右次對。變。鳥關切。直順。來之來。△變。同。洛官切。左旁。入轉來之來。

【變聲】△變。同。洛官切。左旁。入轉來之來。

【壽省聲】徒合切。端之定。△壽。同。

【蕭(善)聲】善衍切。精之蕭。△膳部僂類繕繕。同。

【音聲】於今切。△暗暗暗審音聲故暗暗。同。涪。去急切。左旁。轉入見之溪。

【章聲】諸良切。精之照。△璋莖郭彰聲璋璋。同。【章省聲】△商。同。【商省聲】△商。同。

【竟聲】居慶切。一敬切。右旁。見之見。△鏡。同。轉入曉之影。

【辛聲】去虔切。語軒切。左旁。見之溪。△言聲。△堵。同。

【姜聲】七接切。精之清。△姜嬰接接。同。

【辛聲】七角切。精之麻。△聲。同。【聲省聲】△聲。同。

【業聲】推仕切。疑之疑。△那。同。

【封(對)聲】都隊切。端之端。△對。同。

【卅聲】居庚切。居沃切。在冢之冢。○冢按此會意字。而大小徐並云卅亦聲。今據見常。見之見。△業。同。不遇聲之理。知亦聲之角。對矣。苗業宋保亦謂非。然其說不足據。

漢韻聲類編轉之定律

〔業聲〕雍沃切，僕僕撲撲撲同。〔僕聲〕同上。撲撲撲撲同。

〔丞聲〕聖陳切，香丞拯〔折橙〕據說文聲，丞以上。〔丞聲〕同上。丞丞〔蒸〕同上。〔蒸省聲〕同上。丞居陳切，對。

〔余聲〕古兩一彼二切，當由曉攝派聲。

〔弄聲〕盧貫切，來之來。〔弄聲〕同上。

〔弄聲〕派迫切，見之軍。〔弄聲〕同上。

〔戒聲〕居拜切，械械械胡戒切，右旁。見之見。〔戒聲〕同上。械械轉入曉之匣。

〔具聲〕其遇切，見之軍。〔具聲〕同上。具俱具具。

〔共聲〕舉用切，見之軍。〔共聲〕同上。供拱拱拱呼東切，右旁。洪戶工。閔下陳切，以上。

〔異聲〕羊吏切，曉之曉。〔異聲〕同上。異異異凡利切，左旁。異丑亦切，入。異香里切，左旁。〔異聲〕同上。異異轉入精之心。

〔早聲〕以精切，曉之曉。〔早聲〕同上。與與與一與聲。〔早聲〕同上。與與與與。

〔與聲〕盧貫切，曉之曉。〔與聲〕同上。與與與與。

〔日聲〕居玉切，見之見。〔日聲〕同上。日日日胡覺切，右旁。〔日聲〕同上。日日日古岳切，左旁。日日日若沃切，入。日日日見之沃。

〔日聲〕同上。日日日胡覺切，右旁。〔日聲〕同上。日日日古岳切，左旁。日日日若沃切，入。日日日見之沃。

〔與聲〕叔冬切，泥之泥。〔與聲〕同上。與與與汝登切，右旁。〔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日之日。

〔與聲〕七風切，精之精。〔與聲〕同上。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曉之匣。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精之心。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曉之匣。

謹鞠同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曉之匣。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精之心。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曉之匣。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精之心。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曉之匣。

〔與聲〕同上。與與與轉入精之心。

「爪」聲側安切。精之照。「笑」聲精之照。「采」聲精之照。「又」聲精之照。「益」聲精之照。「一」聲精之照。「瑤」聲精之照。

「孚」聲芳無切。芳無切。「孚」聲芳無切。「孚」聲芳無切。「保」聲保居學切，以上左。五未切，左次旁。「未」聲五未切，左次旁。「宋」聲五未切，左次旁。「保」聲保居學切，以上左。五未切，左次旁。「義」聲保居學切，以上左。五未切，左次旁。

「爲」聲護支切。護支切。「爲」聲護支切。「爲」聲護支切。「皮」聲符緝切，右次旁。轉入幫之聲。「彼」聲符緝切，右次旁。轉入幫之聲。

被頰髮破腋破波被披披被破精。同。

「類」聲魚祭切。魚祭切。「類」聲魚祭切。「類」聲魚祭切。「類」聲魚祭切。「類」聲魚祭切。

「閩」聲韻賦切。韻賦切。「閩」聲韻賦切。「閩」聲韻賦切。

「又」聲千救切。千救切。「右」聲韻賦切。韻賦切。「有」聲韻賦切。韻賦切。「瓊」聲韻賦切。韻賦切。「瓊」聲韻賦切。韻賦切。

「煩」聲韻賦切。韻賦切。「盃」聲韻賦切。韻賦切。「圍」聲韻賦切。韻賦切。「蘭」聲韻賦切。韻賦切。

「本」聲古美切。古美切。「雄」聲羽弓切，右旁。轉入曉之聲。「宏」聲宏公切，上入曉之聲。「弘」聲胡公切，右旁。轉入曉之聲。

「父」聲扶兩切。扶兩切。「甫」聲韻賦切。韻賦切。「甫」聲韻賦切。韻賦切。「甫」聲韻賦切。韻賦切。

「薄」聲韻賦切。韻賦切。「薄」聲韻賦切。韻賦切。「薄」聲韻賦切。韻賦切。「薄」聲韻賦切。韻賦切。

〔安(更)聲〕蘇后切。▽陵棧鄰痿痿接棧同

〔痿聲〕▽痿同

〔安(夫)聲〕古實切。▽跌朕鳩娶駃駃快決同

扶於決切 缺於悅切 缺於決切

缺於決切 缺於悅切 缺於決切

〔決省聲〕▽缺朕朕缺疾同 笑廟與於決切 缺於決切

旁轉入
曉之影。 〔扶聲〕▽扶於決切 右旁
轉入曉之影。

〔尹聲〕余準切。▽荈伊伊頰同 〔伊省聲〕▽猷同

〔厥省聲〕所朱切。▽刷同

〔及聲〕巨立切。▽菰彼彼級級急汲級同 吸許及見之羣

呼合切，以上右 旁轉入曉之影

〔反聲〕府遂切。▽叛返飯飯飯飯飯飯同 級兼之羣

〔昆聲〕房六切。▽服同 〔服聲〕▽服同

〔岷聲〕士刀切。▽岷同

〔兜聲〕莫物切。▽瓊浸同 顯烏沒切 左旁

明之明。 〔取聲〕七庚切。▽菰繡繡誼誼振振蕙蕙蕙蕙同

〔葦聲〕胡桂切。▽葦葦葦葦葦葦葦葦同 葦並于葦切

〔葦聲〕呼惠切 右次對 葦胡桂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聲〕胡桂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聲〕胡桂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聲〕胡桂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聲〕胡桂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聲〕胡桂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葦並于葦切 入

【鑄】同。入曉之喉。 鑄。以水切，對轉。 鑄。以水切，對轉。 鑄。以水切，對轉。

【卑聲】補移切，常之聲。 接說解從甲。 卑。非是，據說文聲系次於此。

【史聲】疏士切。精之書。 史。力宜切，左旁轉入來之來。

【支聲】章移切。精之照。 支。章移切。 支。章移切。 支。章移切。

【蕭聲】息遙切。精之心。 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素聲】符那切。精之精。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畫聲】胡麥切。曉之匣。 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束聲】徒耐切。端之定。 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束。

【逯聲】徒耐切。端之定。 逯。逯。逯。逯。逯。逯。逯。逯。逯。逯。

【裴聲】徒耐切。端之定。 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裴。

【臣聲】補那切。精之禪。 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堅聲】居況切。見之見。 堅。堅。堅。堅。堅。堅。堅。堅。堅。堅。

【駟聲】居況切。見之見。 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

【殺聲】古歷切。見之見。 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

【殷聲】居又切。見之見。 殷。殷。殷。殷。殷。殷。殷。殷。殷。殷。

漢語聲韻變轉之定律

〔役聲〕聲兼切，曉之喉。〔役省聲〕〔疫殺疫] 攝。

〔凡聲〕市朱切，精之禪。〔安聲〕房無切，左次旁，轉入幫之聲。

〔殺聲〕所入切，精之審。〔殺省聲〕〔殺殺] 攝。

〔寸聲〕念因切，精之清。〔寸省聲〕〔寸寸] 攝。

〔微聲〕丑列切，端之微。〔微省聲〕〔微微] 攝。

〔攸聲〕以周切，曉之喉。〔攸省聲〕〔攸攸] 攝。

〔寇聲〕苦候切，見之溪。〔寇省聲〕〔寇寇] 攝。

〔下聲〕博木切，幫之幫。〔下省聲〕〔下下] 攝。

〔古聲〕舊廉切，精之照。〔古省聲〕〔古古] 攝。

〔粘聲〕教難切，對轉，切入泥。〔粘省聲〕〔粘粘] 攝。

〔卦(兆)聲〕治小切，曉之澄。〔卦省聲〕〔卦卦] 攝。

〔用聲〕余訟切，曉之喻。〔用省聲〕〔用用] 攝。

〔庸聲〕余封切，曉之喻。〔庸省聲〕〔庸庸] 攝。

〔葡聲〕平謫切，幫之並。〔葡省聲〕〔葡葡] 攝。

〔安聲〕同安聲。〔安省聲〕〔安安] 攝。

〔殺聲〕同殺聲。〔殺省聲〕〔殺殺] 攝。

〔寸聲〕同寸聲。〔寸省聲〕〔寸寸] 攝。

〔微聲〕同微聲。〔微省聲〕〔微微] 攝。

〔攸聲〕同攸聲。〔攸省聲〕〔攸攸] 攝。

〔寇聲〕同寇聲。〔寇省聲〕〔寇寇] 攝。

〔下聲〕同下聲。〔下省聲〕〔下下] 攝。

〔古聲〕同古聲。〔古省聲〕〔古古] 攝。

〔粘聲〕同粘聲。〔粘省聲〕〔粘粘] 攝。

〔卦(兆)聲〕同卦聲。〔卦省聲〕〔卦卦] 攝。

〔用聲〕同用聲。〔用省聲〕〔用用] 攝。

〔庸聲〕同庸聲。〔庸省聲〕〔庸庸] 攝。

〔葡聲〕同葡聲。〔葡省聲〕〔葡葡] 攝。

〔安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安省聲〕〔安安] 攝。

〔殺聲〕並公戶切，對轉入見之見。〔殺省聲〕〔殺殺] 攝。

〔寸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寸省聲〕〔寸寸] 攝。

〔微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微省聲〕〔微微] 攝。

〔攸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攸省聲〕〔攸攸] 攝。

〔寇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寇省聲〕〔寇寇] 攝。

〔下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下省聲〕〔下下] 攝。

〔古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古省聲〕〔古古] 攝。

〔粘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粘省聲〕〔粘粘] 攝。

〔卦(兆)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卦省聲〕〔卦卦] 攝。

〔用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用省聲〕〔用用] 攝。

〔庸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庸省聲〕〔庸庸] 攝。

〔葡聲〕並公戶切，對轉入端之定。〔葡省聲〕〔葡葡] 攝。

四下

〔譚(兼)聲〕方同切。濁之非。〔穢〕濁。

〔譚聲〕古候切。見之見。〔遊〕講籌韓構購濶濶購。同。

〔再聲〕作代切。糖之精。〔酒〕。

〔再聲〕處段切。精之穿。〔稱傳〕。

〔幼聲〕伊羅切。曉之影。〔幼〕幼幼幼幼幼。同。

〔幼聲〕於野切。曉之影。〔幽聲〕〔幽〕幽(處或體)。同。〔幽聲〕〔幽聲〕。

〔幾聲〕居依切。見之見。〔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同。〔幾省聲〕〔幾〕。

〔惠聲〕胡桂切。曉之匣。〔種〕種(種)。私銳切。左次對。轉入精之心。

〔惠聲〕珍利切。曉之知。〔嗟〕。

〔玄聲〕胡涓切。曉之匣。〔眩〕眩(眩)。苦堅切。左旁。轉入見之韻。

〔茲聲〕子之切。精之精。〔嗟〕嗟(嗟)。

〔子聲〕余呂切。曉之喻。〔仔〕仔(仔)。並音呂切。左旁。轉入見之聲。〔屏〕屏。並音呂切。左次。對入精之邪。〔扞〕扞。神與切。入精之聲。〔舒〕舒。並音魚切。

〔敷(放)聲〕五字切。疑之疑。〔敷〕敷(敷)。

〔敷聲〕以約切。曉之喻。〔敷〕敷(敷)。

〔敷省聲〕〔敷〕。

「爰聲」羽元切。▽爰爰媿媿類類爰爰媿媿(媿、媿媿類)。

「誦聲」段耶切。▽亂陳媿亂類。▽亂聲」▽亂入聲之類。

「爭聲」關聖切。▽瑋華淨華靜類淨淨瑋瑋類。▽靜聲」▽游類。

「暹聲」於羅切。▽暹聲」▽暹聲類。▽隱省聲」▽隱類。

「奴聲」古竹切。▽離胡八切，以上右。▽容聲」▽容聲類。

「奴(容)聲」以丙切。▽奴聲」▽奴聲類。

「步聲」五割切。▽奴昨千切，右次對入精。▽奴聲」▽奴聲類。

「臥聲」鼻餘切。▽臥聲」▽臥聲類。

「馬聲」古瓦切。▽馬聲」▽馬聲類。

「刑(別)聲」悉列切。▽刑聲」▽刑聲類。

「骨聲」古叙切。▽骨聲」▽骨聲類。

「丙聲」知六切，日之日。▽丙聲」▽丙聲類。

「育省聲」▽充昌終切，左次對。▽育聲」▽育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緝聲」▽緝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過聲」▽過聲類。

「育聲」▽菁清精類。

「充聲」▽統類。

「充聲」▽統類。

「充聲」▽統類。

苦蓋切入
見之誤。
【寄省聲】同。【志同】
【契聲】同。【與酒類類】同。【契】於計切，右旁，類胡計切，入
【契省聲】同。【疾】尺制切，對轉
入情之聲。

聲同。【蕪種同】
【蕪省聲】同。【瘴同】

【美(末)聲】盧對切，來之末。。【美誅類類同】

【角聲】古岳切，見之見。。【角同】胡角切，胡各切，以上右
【解聲】見之見。。【解同】胡各切，以上右
【解省聲】見之見。。【解同】胡各切，以上右

【解聲】佳買戶實一切，當由見無蓋聲。。【解懈同】並胡買切，右旁
【解省聲】精之心。。【解同】

【解聲】佳買戶實一切，當由見無蓋聲。。【解懈同】並胡買切，右旁
【解省聲】精之心。。【解同】

五上

【竹聲】陸玉切，端之知。。【筑管篇竺同】居六切，左次對
【筑聲】同。【筑同】居六切，左次對
【筑省聲】同。【筑同】

【筑聲】陸玉切，端之知。。【筑管篇竺同】居六切，左次對
【筑聲】同。【筑同】居六切，左次對
【筑省聲】同。【筑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互聲】胡誤切，曉之匣。。【互聲同】

「寔聲」寔精切，燭之定。「鄭廣」同。

「差聲」初牙楚佳二切，精之穿。「瑳離壽慈槎瘞倭羸嗟淫陸陸」同。

「工聲」古紅切，見之見。「珣攻枉貢邛空江扛頂功紅」同。「玨訂唯鳴扛紅紅」同。「紅」戶公切。「紅」戶公切。「紅」戶公切。「頂」胡頂切，以上君旁轉入曉之韻。「珣聲」同。「邛聲」同。「槎聲」同。「瘞聲」同。「倭聲」同。「羸聲」同。「嗟聲」同。「淫聲」同。「陸聲」同。

「空聲」同。「橙聲」同。「頂聲」同。「江聲」同。「鴻聲」同。

「巨聲」其呂切，見之見。「首距隨距拒疑距」同。「渠聲」同。「渠聲」同。「渠聲」同。

「丑聲」知衍切，端之知。「衰聲」同。「衰聲」同。「衰聲」同。「衰聲」同。

「美聲」蘇則切，精之心。「寒聲」同。「寒聲」同。「寒聲」同。

「巫聲」武我切，精之並。「誣聲」同。

「甘聲」古甘切，見之見。「甘聲」同。「甘聲」同。「甘聲」同。

「諧聲」徒兼切，端之定。「恬聲」同。

「狀聲」於鹽切，曉之影。「厭聲」同。「厭聲」同。「厭聲」同。

「甚聲」香批切，精之禪。「甚聲」同。「甚聲」同。「甚聲」同。

「咽聲」呼肯切，曉之喉。「咽聲」同。

「吞聲」徒合切，端之定。「吞聲」同。

「曹聲」昨宰切，精之從。「曹聲」同。

「差省聲」同。「渠省聲」同。「渠省聲」同。「渠省聲」同。

「紅省聲」同。「頂省聲」同。「頂省聲」同。「頂省聲」同。

「江省聲」同。「鴻省聲」同。「鴻省聲」同。「鴻省聲」同。

「渠省聲」同。「渠省聲」同。「渠省聲」同。「渠省聲」同。

「衰省聲」同。「衰省聲」同。「衰省聲」同。「衰省聲」同。

「寒省聲」同。「寒省聲」同。「寒省聲」同。「寒省聲」同。

「誣省聲」同。「誣省聲」同。「誣省聲」同。「誣省聲」同。

「甘省聲」同。「甘省聲」同。「甘省聲」同。「甘省聲」同。

「恬省聲」同。「恬省聲」同。「恬省聲」同。「恬省聲」同。

「厭省聲」同。「厭省聲」同。「厭省聲」同。「厭省聲」同。

「甚省聲」同。「甚省聲」同。「甚省聲」同。「甚省聲」同。

「咽省聲」同。「咽省聲」同。「咽省聲」同。「咽省聲」同。

「吞省聲」同。「吞省聲」同。「吞省聲」同。「吞省聲」同。

「曹省聲」同。「曹省聲」同。「曹省聲」同。「曹省聲」同。

「乃」乃聲。○狀多切。以證切，左次對。泥之聲。

「巧」巧聲。○許久切，右旁。轉入曉之曉。

「專」專聲。○許久切，右旁。轉入曉之曉。

○華按聲韻不通，孔廣居段文疑三：「疑是從血从乃合意。」一舉陸云：「春秋左傳曰：不致幸居，今作專，是也。」然則專當讀爲致丁切，本在泥精矣。

「可」可聲。○許久切，左旁。轉入見之溪。

「荷」荷聲。○許久切，左旁。轉入見之溪。

「荷聲」古韻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歌」歌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吟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吟聲」胡聲切。○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專省聲」專聲。○許久切，左旁。轉入曉之曉。

漢語聲韻變轉之定律

【盟聲】武未切。同
【益聲】伊音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益聲】以成切。同

五下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漢聲類編轉之定律

【丹聲】都寒切。同
【丹聲】都寒切。同

「蘇聲」蘇切，蘇切，蘇切，蘇切。

「入聲」柔入切，柔入切，柔入切，柔入切。

「合聲」喉閉切，喉閉切，喉閉切，喉閉切。

「翁聲」翁切，翁切，翁切，翁切。

「食聲」七廉切，七廉切，七廉切，七廉切。

「斂聲」斂切，斂切，斂切，斂切。

「倉聲」力屯切，力屯切，力屯切，力屯切。

「今聲」居音切，居音切，居音切，居音切。

「合聲」合切，合切，合切，合切。

「陰聲」陰切，陰切，陰切，陰切。

「欽聲」欽切，欽切，欽切，欽切。

「金聲」金切，金切，金切，金切。

「余聲」余切，余切，余切，余切。

「餘聲」餘切，餘切，餘切，餘切。

「除聲」除切，除切，除切，除切。

「餘聲」餘切，餘切，餘切，餘切。

「除聲」除切，除切，除切，除切。

「會聲」會切，會切，會切，會切。

「倉聲」七閩切，「瑋者路綉槍槍渣渣鎊鎊劍」丹
「亦聲」「疇」呂邊切，左旁
「梁省聲」「鏡」

「入聲」人汗切，日之
「入聲」靈由泥通派聲，「毫」

「內聲」救對切，「納納納納」
「內聲」救對切，「納」陸帝切，左旁
「內聲」救對切，「納」陸帝切，左旁
「內聲」救對切，「納」陸帝切，左旁

「全聲」疾維切，「莖莖莖莖」
「全聲」疾維切，「莖」陸帝切，左旁
「全聲」疾維切，「莖」陸帝切，左旁

「衍聲」方九切，「匍匐匍匐」
「衍聲」方九切，「匍」陸帝切，左旁
「衍聲」方九切，「匍」陸帝切，左旁

「矢」吳聲，「疾疾疾疾」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疾疾疾」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疾疾疾」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疾疾疾」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射聲，「疾疾疾疾」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疾疾疾」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疾聲」疾維切，「疾」陸帝切，左旁

「知聲」陸高切，「知知知知」
「知聲」陸高切，「知」陸帝切，左旁
「知聲」陸高切，「知」陸帝切，左旁

「高聲」古平切，「敲敲敲敲」
「高聲」古平切，「敲」陸帝切，左旁
「高聲」古平切，「敲」陸帝切，左旁

「歡聲」歡對切，「歡歡歡歡」
「歡聲」歡對切，「歡」陸帝切，左旁
「歡聲」歡對切，「歡」陸帝切，左旁

「日」同聲，「日日日日」
「日聲」日對切，「日」陸帝切，左旁
「日聲」日對切，「日」陸帝切，左旁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獲聲〕苦悉切。〔獲聲〕苦悉切。見之漢。〔獲聲〕苦悉切。見之漢。〔獲聲〕苦悉切。見之漢。

〔菱聲〕亡范切。〔菱聲〕亡范切。明之明。〔菱聲〕亡范切。明之明。

〔畷聲〕初力切。〔畷聲〕初力切。積之穿。〔畷聲〕初力切。積之穿。

〔嬰(嬰)聲〕奴刀切。〔嬰(嬰)聲〕奴刀切。泥之泥。〔嬰(嬰)聲〕奴刀切。泥之泥。

〔羣聲〕古頑切。〔羣聲〕古頑切。見之見。〔羣聲〕古頑切。見之見。

〔牽聲〕平蓋切。〔牽聲〕平蓋切。曉之匣。〔牽聲〕平蓋切。曉之匣。

〔干聲〕古五切。〔干聲〕古五切。見之漢。〔干聲〕古五切。見之漢。

〔榮聲〕羣列切。〔榮聲〕羣列切。見之羣。〔榮聲〕羣列切。見之羣。

〔榮(乘)聲〕倉陵切。〔榮(乘)聲〕倉陵切。精之麻。〔榮(乘)聲〕倉陵切。精之麻。

六上

〔沐聲〕莫卜切。〔沐聲〕莫卜切。明之明。〔沐聲〕莫卜切。明之明。

〔杏聲〕何梗切。〔杏聲〕何梗切。未悉然。〔杏聲〕何梗切。何梗切。

〔其聲〕莫厚切。〔其聲〕莫厚切。明之明。〔其聲〕莫厚切。明之明。

〔本聲〕布付切。〔本聲〕布付切。常之幫。〔本聲〕布付切。常之幫。

漢語聲韻變轉之定律

「晏聲」而灼切，日之目。○**桑** 息郎切，左次旁入精之心。○說文 **「桑聲」** 韻類。

「出之」止而切。○**芝** 徒哀切，右旁。○許其切，右次對 **「出省聲」** 韻類。

「時」直高切。○**痔** 重里切。○**「時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出聲」尺律切。○**出** 當沒切。○**「出聲」** 韻類。

「寺聲」詩都時侍時時。○**「特省聲」** 韻類。

「待聲」韻類。

「時聲」韻類。

「狂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屈聲」韻類。

〔七聲〕步格切。〔吒託托宅〕宅頂託託。〔宅〕旁各切，常之聲。○華按端常不通。吳大汝古韻補所从止，與承作據甲骨文疑之。林義光曰：「卷庚七」。〔託聲〕託託託。〔託

聲〕戶斬切。〔宅聲〕戶斬切。〔侏聲〕戶斬切。

〔係〔垂〕聲〕是爲切。〔煙聲〕洛環切，左旁。〔垂聲〕池雷切，右旁。〔垂聲〕丁果切，右旁。〔睡聲〕竹垂切，以上。〔睡聲〕直垂切，入。

〔異聲〕越交切。〔環聲〕環環切，左旁。〔環聲〕環環切，左旁。〔環聲〕環環切，左旁。

〔泰聲〕親吉切。〔泰聲〕親吉切。〔泰聲〕親吉切。〔泰聲〕親吉切。

〔東聲〕書玉切。〔東聲〕書玉切。〔東聲〕書玉切。〔東聲〕書玉切。

〔東聲〕古段切。〔東聲〕古段切。〔東聲〕古段切。〔東聲〕古段切。

〔刺聲〕虛遠切。〔刺聲〕虛遠切。〔刺聲〕虛遠切。〔刺聲〕虛遠切。

〔口聲〕羽弄切。〔口聲〕羽弄切。〔口聲〕羽弄切。〔口聲〕羽弄切。

〔回聲〕戶斬切。〔回聲〕戶斬切。〔回聲〕戶斬切。〔回聲〕戶斬切。

〔困聲〕去會切。〔困聲〕去會切。〔困聲〕去會切。〔困聲〕去會切。

〔困聲〕於真切。〔困聲〕於真切。〔困聲〕於真切。〔困聲〕於真切。

〔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

〔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

〔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

〔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

〔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囚聲〕似由切。

「困聲」苦悶切。見之溪。√相相願惛。同

「困聲」胡困切。噴之匣。√捆蠹愚漏捆。同

「貝聲」博登切。響之幫。√退退涓。同

「貨聲」蘇果切。精之心。√瑣瑣瑣瑣。同

「貨聲」則斤切。精之精。√環發儻儻儻儻續續。同

「貨聲」房九切。幫之並。√黃。同

「貨聲」之日切。精之照。√噴噴。同

「貫聲」某蓋切。明之明。√贖贖。同

「異(貫)聲」居胃切。見之見。√賈續續續續續續。同

「頭聲」烏垂切。曉之影。√嬰嬰嬰。同

「邑聲」於汲切。曉之影。√裏悞悞悞。同

七 上

「日聲」入質切，日之日。當由泥滌滌聲。√和涅。同

「早聲」子浩切。精之精。√草。同

「暮聲」苟籠切。曉之喻。√燭。同

漢語聲韻變轉之定律

【自聲】烏侯切。曉之影。同

【昌聲】尺良切。精之穿。同

【鼻聲】五合切。疑之疑。徐鉉曰：「古以爲類字。」當誤呼典切由曉滂聲。

【谷昔聲】思積切。精之心。同

【藉藉聲】同

【昆聲】古輝切。見之見。同

【旦聲】得麥切。曉之端。同

【臥聲】於禮切。曉之影。同

【滂聲】同

【乾聲】同

【旋聲】似沿切。精之邪。同

【旅夬聲】方華切。來之來。同

【屠聲】同

【族聲】水昨切。精之從。同

【官實聲】同

【唱倡聲】同

【顯聲】他合切。對轉。入端之透。同

【藉藉聲】同

【籍省聲】同

【昆聲】同

【旦聲】同

【臥聲】同

【滂聲】同

【乾聲】同

【旋聲】同

【旅省聲】同

【屠聲】同

【族聲】同

【鼻聲】同

【昌聲】同

【谷昔聲】同

【藉藉聲】同

【籍省聲】同

【昆聲】同

【旦聲】同

【臥聲】同

【滂聲】同

【乾聲】同

【旋聲】同

【旅夬聲】同

【屠聲】同

【族聲】同

【鼻聲】同

【昌聲】同

【谷昔聲】同

【藉藉聲】同

【籍省聲】同

【昆聲】同

【旦聲】同

【臥聲】同

【滂聲】同

【乾聲】同

【旋聲】同

【旅省聲】同

【屠聲】同

【族聲】同

【鼻聲】同

【昌聲】同

【谷昔聲】同

【藉藉聲】同

【籍省聲】同

【昆聲】同

【旦聲】同

【臥聲】同

【滂聲】同

【乾聲】同

【旋聲】同

【旅夬聲】同

【屠聲】同

【族聲】同

【鼻聲】同

【昌聲】同

【谷昔聲】同

【藉藉聲】同

【籍省聲】同

【昆聲】同

【旦聲】同

【臥聲】同

【滂聲】同

【乾聲】同

【旋聲】同

【旅省聲】同

【屠聲】同

【族聲】同

「月聲」魚厥切。疑之聲。。同。

「留聲」俱水切。見之聲。一說讀與明。。同。

「夕聲」詳見切。精之邪。。同。

「死聲」於芬切。曉之影。。同。

「須(恒)聲」息逐切。精之心。。同。

「多聲」得何切。曉之端。。同。

「移聲」多移聲。同。。同。

「母聲」古丸切。見之見。。同。

「弓聲」乎感切。曉之匪。。同。

「曳(由)聲」以周切。曉之唯。。同。

「母聲」胡先切。曉之匪。。同。

「齒聲」徒逐切。端之定。。同。

「莫(粟)聲」力實切。來之來。。同。

「齊聲」祖兮切。精之從。。同。

「明聲」同。。同。

「閉省聲」同。。同。

「宛聲」張建切。右旁。轉入見之聲。。同。

「笏(睫)聲」同。。同。

「移聲」並尺。尺支。。同。

「移聲」並尺。尺支。。同。

「宜聲」同。。同。

「齒聲」同。。同。

「齒聲」同。。同。

「齒聲」同。。同。

「齒聲」同。。同。

「齒聲」同。。同。

「齒聲」同。。同。

「齒聲」同。。同。

漢語聲韻要傳之定律

入來。【廉聲】√廉廉轉

【米聲】其通切。√迷嚮救昧寐眾(笑)糜林同。又讀余六切，左旁轉入曉之匣。按此字又有之六引一書，在精之類。虞對切，右次旁轉入來之來。

【糜聲】√糜轉。【類聲】√類類。【類聲】√類類。

【毀省聲】許委切。√毀毀。【毀聲】√燧擊毀轉。

【白聲】其九切。√白白。【白聲】√白白。

【春聲】香容切。√春春。【春聲】√春春。

【雷聲】楚洽切。√雷雷。【雷聲】√雷雷。

【百聲】以滂切。√百百。【百聲】√百百。

【苗(色)聲】戶猪切。√苗苗。【苗(色)聲】√苗苗。

【凶聲】許容切。√凶凶。【凶聲】√凶凶。

【散聲】蘇肝切。√散散。【散聲】√散散。

【數聲】精之心。√數數。【數聲】√數數。

【麻聲】其通切。√麻麻。【麻聲】√麻麻。

【未聲】式竹切。√未未。【未聲】√未未。

【叔聲】叔叔。√叔叔。【叔聲】√叔叔。

【叔聲】叔叔。√叔叔。【叔聲】√叔叔。

七下

【米聲】其通切。√米米。【米聲】√米米。

【糜聲】其通切。√糜糜。【糜聲】√糜糜。

【毀省聲】許委切。√毀毀。【毀聲】√燧擊毀轉。

【白聲】其九切。√白白。【白聲】√白白。

【春聲】香容切。√春春。【春聲】√春春。

【雷聲】楚洽切。√雷雷。【雷聲】√雷雷。

【百聲】以滂切。√百百。【百聲】√百百。

【苗(色)聲】戶猪切。√苗苗。【苗(色)聲】√苗苗。

【凶聲】許容切。√凶凶。【凶聲】√凶凶。

【散聲】蘇肝切。√散散。【散聲】√散散。

【數聲】精之心。√數數。【數聲】√數數。

【麻聲】其通切。√麻麻。【麻聲】√麻麻。

【未聲】式竹切。√未未。【未聲】√未未。

【叔聲】叔叔。√叔叔。【叔聲】√叔叔。

【深聲】式鏡切。深同。探他含切，右旁。深丑林切，入。深同。

【歎聲】居月切。歎同。歎同。歎同。歎同。

【一聲】莫狄切。一同。一同。一同。一同。

【同聲】徒紅切。同同。同同。同同。同同。

【咎聲】苦江切。咎同。咎同。咎同。咎同。

【蒙聲】莫紅切。蒙同。蒙同。蒙同。蒙同。

【冒聲】莫義切。冒同。冒同。冒同。冒同。

【最聲】亂外切。最同。最同。最同。最同。

【兩聲】良美切。兩同。兩同。兩同。兩同。

【南聲】母官切。南同。南同。南同。南同。

【疑聲】登何切。疑同。疑同。疑同。疑同。

【罷聲】滂靈切。罷同。罷同。罷同。罷同。

【兩聲】呼許切。兩同。兩同。兩同。兩同。

【帶聲】當蓋切。帶同。帶同。帶同。帶同。

【帶聲】當蓋切。帶同。帶同。帶同。帶同。

【帶聲】當蓋切。帶同。帶同。帶同。帶同。

漢語聲韻變傳之定律

〔从聲〕與聲切，續之聲。同。〔從聲〕√從聲。同。
〔從聲〕√從聲。同。
〔從聲〕√從聲。同。
〔從聲〕√從聲。同。

〔比聲〕與聲切，常之聲。同。〔比聲〕√比聲。同。
〔比聲〕√比聲。同。
〔比聲〕√比聲。同。
〔比聲〕√比聲。同。

〔北聲〕與聲切，常之聲。同。〔北聲〕√北聲。同。

〔正聲〕與聲切，見之聲。同。〔正聲〕√正聲。同。

〔似聲〕與聲切，疑之聲。同。〔似聲〕√似聲。同。
〔似聲〕√似聲。同。
〔似聲〕√似聲。同。

〔王聲〕與聲切，端之聲。同。〔王聲〕√王聲。同。

庭靈挺挺挺挺挺同。〔庭聲〕√庭聲。同。
〔庭聲〕√庭聲。同。
〔庭聲〕√庭聲。同。
〔庭聲〕√庭聲。同。

〔微聲〕與聲切，端之聲。同。〔微聲〕√微聲。同。

〔聖聲〕與聲切，明之聲。同。〔聖聲〕√聖聲。同。

〔呈聲〕與聲切，曉之聲。同。〔呈聲〕√呈聲。同。

〔月聲〕與聲切，曉之聲。同。〔月聲〕√月聲。同。

〔衣聲〕與聲切，曉之聲。同。〔衣聲〕√衣聲。同。

〔衰聲〕與聲切，精之心。同。〔衰聲〕√衰聲。同。

〔卒卒聲〕與聲切，精之心。同。〔卒卒聲〕√卒卒聲。同。

〔卒卒聲〕與聲切，精之心。同。〔卒卒聲〕√卒卒聲。同。
〔卒卒聲〕√卒卒聲。同。
〔卒卒聲〕√卒卒聲。同。
〔卒卒聲〕√卒卒聲。同。

【求聲】見之聲。
【球萊迷救味楸麻邦依球綠蔬】同

【老聲】虛語切。
【孝】呼救切，直轉。
【孝聲】V_時同。
來之來。V_{入曉之曉}。

【毛聲】莫敷切。
【毛語施現髦】同。
明之明。V_{呼到切，左旁}。
轉入曉之曉。

【森聲】此丙切。
精之精。V_{襲臙糞懇}同。

【尸聲】式履切。
廣良止切，左旁。
精之聲。V_{轉入泥之泥}。
轉入來之來。

【居聲】九魚切。
見之見。V_{環踞膳楮倨語泥拮据}同。

【尻聲】徒漢切。
端之定。V_{殿聲}同。
【殿聲】V_{殿殿}同。
【殿省聲】V_翫同。

【尻聲】女版切。
泥之娘。V_{報報}同。
【報省聲】V_蔡同。

【屋聲】烏谷切。
曉之影。V_{嘔櫻僣渥握}同。

八下

【屏(尾)聲】無差切。
明之明。V_屏同。
【屏聲】V_屏同。
漢謂此獸以尾特著，故
从尾會意，可備一說。

【屏聲】V_屏同。
【屏聲】V_屏同。
【屏聲】V_屏同。
【屏聲】V_屏同。

【舟聲】無流切。
精之照。V_知同。
【舟聲】V_{授授}同。

【舟聲】無流切。
精之照。V_知同。
【舟聲】V_{授授}同。

【俞聲】羊朱切。
曉之曉。V_{瑜逾諭諭榆齶齶飲輸輸揄揄}同。
【俞聲】V_瑜同。
【瑜聲】V_瑜同。
【瑜聲】V_瑜同。
【瑜聲】V_瑜同。

漢語聲類變轉之定律

〔弱聲〕主體切，左旁。轉入精之心。

〔冥（冥）聲〕選誤異僕錄。

〔辟聲〕交聲切。轉入精之心。

〔某狀切，左旁。轉入明之明。〕

〔勺聲〕布交切。同聲○並從。

〔包省聲〕○徒刀切，轉之定。○據按某處不通，蓋此寸之音凡歷三變，蓋致不通矣，詳見引論第五節。

〔甸聲〕○徒文聲系。符音切，寧之聲。○據按甸本音。則此字在甸聲，實從甸得聲。

〔藎聲〕○徒藎聲。

〔菊聲〕居六切。見之見。

〔菊聲〕○徒菊聲。

〔勻聲〕羊倫切。轉入見之見。

〔勻省聲〕○徒勻聲。

〔均聲〕○徒均聲。

〔荀聲〕○徒荀聲。居音切，對轉。入精之精。

〔荀聲〕○徒荀聲。

〔荀聲〕○徒荀聲。

〔苟聲〕己力切。同聲○既解从支苟，既文聲系因苟不不同聲。

〔敬聲〕○徒敬聲。

〔敬聲〕○徒敬聲。

〔鬼聲〕居偉切。見之見。

〔鬼聲〕○徒鬼聲。

〔鬼聲〕○徒鬼聲。

〔由聲〕取勿切。見之見。

〔由聲〕○徒由聲。

〔由聲〕○徒由聲。

〔異聲〕牛具切。疑之疑。

〔異聲〕○徒異聲。

〔異聲〕○徒異聲。

〔△聲〕息夾切。精之心。

〔△聲〕○徒△聲。

〔△聲〕○徒△聲。

九下

【山聲】所開切。 嶺之聲。 嶺之聲。 嶺之聲。

【塵聲】直速切。 塵之聲。 塵之聲。 塵之聲。

【庶聲】韻書切。 庶唯遮難推蟻。 庶唯遮難推蟻。 庶唯遮難推蟻。

【九聲】胡官切。 曉之聲。 曉之聲。 曉之聲。

【危聲】魚為切。 危之聲。 危之聲。 危之聲。

【石聲】常愛切。 石之聲。 石之聲。 石之聲。

【殼聲】苦定切。 見之聲。 見之聲。 見之聲。

【勿聲】文弗切。 明之聲。 明之聲。 明之聲。

【易聲】與卑切。 曉之聲。 曉之聲。 曉之聲。

【聲】濁聲。 濁聲。 濁聲。 濁聲。

【省聲】濁聲。 濁聲。 濁聲。 濁聲。

【得聲】而乘切。 日之聲。 日之聲。 日之聲。

【而聲】知之切。 日之聲。 日之聲。 日之聲。

【煥漢】並乃管切。 以上左。 以上左。 以上左。

【需聲】當由泥。 需聲。 需聲。 需聲。

【需聲】當由泥。 需聲。 需聲。 需聲。

【需聲】當由泥。 需聲。 需聲。 需聲。

【需聲】當由泥。 需聲。 需聲。 需聲。

【需聲】當由泥。 需聲。 需聲。 需聲。

【需聲】當由泥。 需聲。 需聲。 需聲。

*而須須之聲形,本音當是相音切,則需字正存本音,然而字轉入泥聲,為時當極早,故由而字乳之字,除此字外,仍多由泥聲派聲。

「羅聲」甫羅切。轉入精之審。

「薦聲」宅頁切。轉入精之精。精之從。

「鹿聲」盧各切。來之來。轉入精之精。

「麗聲」耶計切。來之來。轉入精之精。精之從。

「蓋聲」倉胡切。精之清。

「色聲」五略切。精之審。

「鑑聲」士咸切。精之林。

「免聲」忙辨切。明之明。轉入疑之疑。

「冤聲」於袁切。曉之影。

「犬聲」苦汝切。見之深。

「龍聲」莫江切。明之明。轉入來之來。

「見聲」古園切。見之見。

「衣聲」蒲撥切。精之並。

「辰聲」耶計切。來之來。

「鼻聲」尺敘切。精之審。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森聲】南邊切。驚之驚。同。

【嶽聲】集韻切。嶽之嶽。同。

【火聲】呼果切。嶽之嶽。同。

【來聲】力歷切。來之來。同。

【灰聲】呼管切。曉之曉。同。

【尉聲】於胃切。曉之影。同。

【蕪聲】卽消切。蕪之蕪。同。

【嬰(嬰)聲】方嚴切。嬰之嬰。同。

【兗(莢光)聲】古莢切。見之見。同。

【橫聲】同。橫之橫。同。

【威聲】許劣切。曉之曉。同。

【弄聲】主倦切。增之知。同。

【切以上左旁。腔。食腔切。入。

【英聲】于廉切。影之影。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嶽省聲】同。嶽之嶽。同。

聲] √ 瑤良切 轉入端之透。 [剗聲] √ 剗並土敢切 轉入端之透。 [簞聲] √ 簞五康切 轉入端之透。

「莠聲」 √ 莠良切 轉入端之透。 [來聲] √ 來來之來 轉入端之透。 [來聲] √ 來來之來 轉入端之透。

「黑聲」 √ 曉呼北切 轉入明之明。 [曉聲] √ 曉呼北切 轉入明之明。

十下

「困困聲」 √ 困差江切 轉入端之透。 [困聲] √ 困差江切 轉入端之透。 [忠聲] √ 忠五康切 轉入端之透。 [會聲] √ 會五康切 轉入端之透。 [會聲] √ 會五康切 轉入端之透。

聲] √ 繼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聰聲] √ 聰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聿聲] √ 聿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聿聲] √ 聿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營省聲」 √ 營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營聲] √ 營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營聲] √ 營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營聲] √ 營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疾聲」 √ 疾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疾聲] √ 疾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疾聲] √ 疾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赤聲」 √ 赤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赤聲] √ 赤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赤聲] √ 赤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大聲」 √ 大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大聲] √ 大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大聲] √ 大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夾聲」 √ 夾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夾聲] √ 夾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夾聲] √ 夾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菴聲」 √ 菴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菴聲] √ 菴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菴聲] √ 菴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夷聲] √ 夷呼各切 轉入端之透。

漢語聲韻圖轉之定律

【亦聲】羊夜切。

【亦奕】同。音書切。左次對。

【亦省聲】

【夜聲】

【液拔】

【狄聲】

【夾聲】失冉切。

【陝聲】

【陝聲】

【吳聲】

【吳聲】

【天聲】

【天聲】

【喬聲】巨蕭切。

【喬聲】

【芙聲】

【芙聲】

【漢省聲】

【漢省聲】

【幸聲】胡歌切。

【幸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幸聲】

【幸聲】

【幸聲】

【幸聲】

【幸聲】

【幸聲】

【幸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交聲】

【奏聲】則候切。澹精。

【芥聲】古老切。暮五到切。左旁胡到切。右旁轉入曉之疑。昇轉入曉之匪。

【蕤聲】平祿切。常之並。痛精。

【夫聲】甫夫切。驚之驚。鞅扶邦扶扶扶扶扶扶扶扶。

【規聲】居隨切。見之見。驚之驚。驚之驚。驚之驚。

【苻聲】蒲阜切。驚之並。驚之並。驚之並。驚之並。驚之並。

【立聲】力入切。來之來。來之來。來之來。來之來。來之來。

【粒聲】蒲遇切。震之並。整精。

【函聲】息逢切。精之心。精之心。精之心。精之心。精之心。

【蘆聲】良涉切。來之來。來之來。來之來。來之來。來之來。

【心聲】息林切。精之心。精之心。精之心。精之心。精之心。

【意聲】於託切。曉之影。曉之影。曉之影。曉之影。曉之影。

十一 上

【水聲】式執切。精之審。精之審。精之審。精之審。精之審。

【衍聲】以淺切。曉之喻。曉之喻。曉之喻。曉之喻。曉之喻。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

【周聲】鳥玄切，曉之影。↘週壽聲。同

【沙聲】精之審。↘沙娑。同
【沙省聲】↘鈔。同

【染聲】而環切，日之日。當由泥攝發聲。↘染銑。而來切，右旁轉入日之日。

十一 下

【流聲】力來切，來之來。↘瀉。同

【頻聲】符真切，幫之聲。↘檉。同

【川聲】昌兼切，精之穿。↘巡順馴。同
【訓】敕倫切，右旁轉入端之韻。↘訓。轉入曉之曉。

【勞聲】良薛切，來之來。↘列。同
【列聲】↘莠迺。同
【莠迺】劉案例裂迺烈列。同

【寔聲】於聲切，曉之影。↘離。同
【離聲】↘離。同

【倪聲】空早切，見之深。↘迺。同
【迺】統遠切，對轉。↘迺。同
【次聲】↘羨。同

【州聲】職流切，精之照。↘州。同

【厥聲】愚兼切，疑之疑。↘厥。同
【厥聲】胡官切，右次旁轉入曉之匣。↘厥。同
【厥聲】七相切，右次對轉入精之清。

【永聲】于微切，曉之喻。↘詠。同
【詠聲】↘詠。同

【辰聲】匹計切，幫之傍。↘派。同
【派聲】↘派。同
【脈脈】按辰亦聲，其狄切。以上左旁轉入明之明。

【谷聲】古祿切，見之見。↘欲。同
【欲聲】↘欲。同
【欲聲】↘欲。同

【大聲】兼隆切。海。同。冰(疑) 結文田曰公亦聲。魚陸切。右次。對轉入疑之疑。○華案可疑。

【兩省聲】王矩切。黍 舒呂切。左次對。轉入精之審。

【審省聲】音同切。瑞 瑞書備德景景勛。同。來之來。○華案可疑。

【韻聲】耶丁切。靈 靈縮縮鄧韻靈靈靈。同。來之來。

【肩聲】聲后切。來之來。○華案可疑。

【震聲】匹各切。涉之涉。○華案可疑。

【雲(云)聲】王分切。陰。同。來之來。○華案可疑。【云聲】云音同。雲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魚聲】音居切。疑之疑。○華案可疑。【蘇聲】音蘇切。蘇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燕聲】於旬切。曉之影。○華案可疑。【鄰聲】音鄰切。鄰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隴聲省】從合切。隴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乘聲】音乘切。乘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非聲】音非切。非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孔聲】音孔切。孔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十二上

【乙聲】烏發切。乙 音同切。右次對轉入精之心。。轉入疑之疑。

漢韻聲類撰轉之定律

「耳聲」而止切，日之韻。 當由泥轉派聲。 耳聾敦里切，左旁。 耳聾母彌「匪」刑俾「婢」並仍吏切，右旁。 謂理切，謂轉入明之韻。

「取聲」陸寒切。 端之知。 取尼職切，右旁。 取轉入泥之韻。 「取省聲」 取而涉切，右次旁。 轉入泥之日。

「聯聲」力延切。 來之來。 聯同

「聶聲」尼職切。 泥之娘。 聶同 講彙情。 並之涉切，左旁。 傷音涉切，入 精之穿。 聶精之穿。

「臣聲」與之切。 曉之喻。 臣音同 宦音同 宦。 並居之切，左旁。 獄音同 獄音同 入見之見。 宦忠盜切，左次對。 宦音同 宦音同 入精之心。 宦音同 宦音同 入精之穿。

「手聲」書九切。 精之審。 手音同 手音同 入端之微。

「脊聲」黃音切。 精之精。 脊音同 脊音同 入端之微。

十二 下

「女聲」尼呂切。 泥之娘。 女音同 女音同 入洛切，右旁。 讓音同 讓音同 入曉之影。

「母聲」莫后切。 明之明。 母音同 母音同 入曉之影。 「每聲」母每 每音同 每音同 入曉之影。 「敏聲」母每 敏音同 敏音同 入曉之影。 「誨聲」母每 誨音同 誨音同 入曉之影。 「誨聲」母每 誨音同 誨音同 入曉之影。

「威聲」於非切。 曉之影。 威音同 威音同 入曉之影。

「奴聲」乃都切。 泥之泥。 奴音同 奴音同 入曉之影。 「奴聲」乃都切。 奴音同 奴音同 入曉之影。

「好聲」呼皓切。 曉之匣。 好音同 好音同 入曉之影。

「委聲」於謹切。 曉之影。 委音同 委音同 入曉之影。 「委聲」於謹切。 委音同 委音同 入曉之影。 「委聲」於謹切。 委音同 委音同 入曉之影。 「委聲」於謹切。 委音同 委音同 入曉之影。

「玉篇」亦音於危切。 師古始曰：入佳反，是此字之音亦亦屬影類。至唐始轉入日類。疑則與義按同音通用，今義字亦已轉入日類，唯疑字尚讓息遠切，知疑亦不在轉攝，乃由曉攝左次對轉而入也。

漢語聲紐變轉之定章

〔如聲〕人誰切，日之。〔如聲〕入誰切，日之。〔如聲〕入誰切，日之。〔如聲〕入誰切，日之。

〔婁聲〕來之來。〔婁聲〕來之來。〔婁聲〕來之來。〔婁聲〕來之來。

〔毒聲〕過在切。〔毒聲〕過在切。〔毒聲〕過在切。

〔民聲〕明之明。〔民聲〕明之明。〔民聲〕明之明。

〔韻聲〕韻聲。〔韻聲〕韻聲。〔韻聲〕韻聲。

〔少聲〕少聲。〔少聲〕少聲。〔少聲〕少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艾聲。

【義聲】宜音切。【義聲】義之疑。【義聲】義之疑。【義聲】義之疑。

【王聲】居月切。【王聲】王伐切，右旁。【王聲】王伐切，右旁。

【直聲】除力切。【直聲】直值惠澤。【直聲】直值惠澤。

【亡聲】武方切。【亡聲】亡之明。【亡聲】亡之明。【亡聲】亡之明。

【長聲】長良切，右次旁。【長聲】長良切，右次旁。【長聲】長良切，右次旁。

【網聲】文紡切，明之聲。【網聲】文紡切，明之聲。【網聲】文紡切，明之聲。

【作聲】鍾董切。【作聲】詐詐窄詐。【作聲】詐詐窄詐。

【古聲】古代切。【古聲】古代切。【古聲】古代切。

【區聲】登俱切。【區聲】區之疑。【區聲】區之疑。【區聲】區之疑。

【匠聲】疾亮切。【匠聲】精之從。【匠聲】精之從。【匠聲】精之從。

【弓聲】居夜切。【弓聲】見之見。【弓聲】見之見。【弓聲】見之見。

【弥聲】胡田切。【弥聲】弥之匣。【弥聲】弥之匣。【弥聲】弥之匣。

【薛聲】胡田切。【薛聲】薛之匣。【薛聲】薛之匣。【薛聲】薛之匣。

【胙聲】胡田切。【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

【胙聲】胡田切。【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

【胙聲】胡田切。【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

【胙聲】胡田切。【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

【胙聲】胡田切。【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胙聲】胙之匣。

「處聲」莫者切，明之明。轉入聲。

「蟪省聲」余慶切，影之喻。轉入聲。

「非(卅)聲」盧管切，來之來。○重文從說文聲系據歷氏說。轉入聲。

「(二)式聲」而至切，日之。雷田泥攝聲。轉入聲。

「拭」直異切，左次旁。轉入聲。

「匪聲」紀力切，見之見。又去吏切見之。轉入聲。

「恆(恆)聲」胡登切，曉之阻。轉入聲。

「匣(巨)聲」須兼切，精之心。轉入聲。

「凡聲」浮芝切，聚之也。轉入聲。

「士聲」宜骨切，吐徒杜。轉入聲。

「坐聲」祖臥切，精之從。轉入聲。

「丕聲」苦骨切，見之溪。轉入聲。

「圭聲」古桂切，見之見。轉入聲。

「莖聲」於瓜切，雲龍。轉入聲。

「莖聲」莖者切，疑之疑。轉入聲。

「歸聲」古遂切，右次對。轉入聲。

「式聲」而至此，右旁。轉入聲。

「資聲」資積漬。轉入聲。

「悉省聲」乙異切，右次對。轉入聲。

「次聲」夫杏塔賦。轉入聲。

「宣聲」况曉切，右次對。轉入聲。

「宜省聲」况曉切，右次對。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朋聲」朋聲。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風聲」萬風風。轉入聲。

【荔聲】胡類切，
燒之聲。同聲。○後三字。
【音協協協協】同聲。○後三字。
【音聲】轉入來之聲。
【音聲】轉入來之聲。

十四上

【照聲】大口切，
燒之聲。同聲。
【新聲】轉入來之聲。

【丹聲】古賢切，
見之見。
【研聲】轉入來之聲。
【屏聲】轉入來之聲。
【併聲】轉入來之聲。

【勺聲】之若切，
轉入來之聲。
【約聲】於略切，
轉入來之聲。
【與聲】余呂切，
轉入來之聲。
【凡聲】居履切，
見之見。

【且聲】子余切，
轉入來之聲。
【租聲】轉入來之聲。
【沮聲】轉入來之聲。
【茁聲】轉入來之聲。
【助聲】轉入來之聲。
【勳聲】轉入來之聲。
【疽聲】轉入來之聲。
【瘡聲】轉入來之聲。

【斤聲】舉欣切，
見之見。
【沂聲】轉入來之聲。
【近聲】轉入來之聲。
【欣聲】轉入來之聲。
【祈聲】轉入來之聲。

【斗聲】當口切，
轉入來之聲。
【科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祖聲】轉入來之聲。

【才聲】莫浮切，明之明。【莽救林表蓋】柔，耳由切，右次對。【救聲】救聲發聲，蓋救聲發聲，蓋救聲發聲，蓋救聲發聲。【柔聲】柔聲發聲，柔聲發聲，柔聲發聲。【袞袞】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發聲。

【袞袞】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袞袞發聲，袞袞發聲，袞袞發聲。

【軍聲】軍三切，見之見。【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

【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暉鶴梅】暉，牛煩切。

【新聲】新三切，見之見。【新聲】新三切，見之見。【新聲】新三切，見之見。【新聲】新三切，見之見。【新聲】新三切，見之見。

【自聲】自三切，見之見。【自聲】自三切，見之見。【自聲】自三切，見之見。【自聲】自三切，見之見。【自聲】自三切，見之見。

【官聲】官三切，見之見。【官聲】官三切，見之見。【官聲】官三切，見之見。【官聲】官三切，見之見。【官聲】官三切，見之見。

十四下

【涉聲】竹力切，端之知。【涉聲】竹力切，端之知。【涉聲】竹力切，端之知。【涉聲】竹力切，端之知。【涉聲】竹力切，端之知。

【音聲】音三切，見之見。【音聲】音三切，見之見。【音聲】音三切，見之見。【音聲】音三切，見之見。【音聲】音三切，見之見。

【鳥聲】鳥三切，見之見。【鳥聲】鳥三切，見之見。【鳥聲】鳥三切，見之見。【鳥聲】鳥三切，見之見。【鳥聲】鳥三切，見之見。

【四聲】四三切，見之見。【四聲】四三切，見之見。【四聲】四三切，見之見。【四聲】四三切，見之見。【四聲】四三切，見之見。

【守聲】守三切，見之見。【守聲】守三切，見之見。【守聲】守三切，見之見。【守聲】守三切，見之見。【守聲】守三切，見之見。

【發聲】發三切，見之見。【發聲】發三切，見之見。【發聲】發三切，見之見。【發聲】發三切，見之見。【發聲】發三切，見之見。

【亞聲】亞三切，見之見。【亞聲】亞三切，見之見。【亞聲】亞三切，見之見。【亞聲】亞三切，見之見。【亞聲】亞三切，見之見。

漢語聲韻圖之定律

【黃聲】弋黃切，喉之喉。 黃食演戲蟻同 曠舒開切，左次對 轉入精之聲。

【邪聲】其飽切，明之明。 邪並匹兒切，右旁 驛洛蕭切，右次對 轉入來之聲。

【辱聲】而菊切，日之日。 辱當由泥聲派聲。 辱轉入來之聲。 辱並匹兒切，右旁 辱當由泥聲派聲。 辱轉入來之聲。

【已聲】詳里切。 已古亥切，對轉 已詳里切，入 已並與之切，右次 已對轉入喉之聲。

【言聲】半止切。 言並從亥切，入 言並五丑吏切，以上 言直之切，入 言香里切，左次對 言對轉入精之聲。

【旨聲】入端之定。 旨並從亥切，入 旨並五丑吏切，以上 旨直之切，入 旨香里切，左次對 旨對轉入精之聲。

【旨聲】入端之定。 旨並從亥切，入 旨並五丑吏切，以上 旨直之切，入 旨香里切，左次對 旨對轉入精之聲。

【旨聲】入端之定。 旨並從亥切，入 旨並五丑吏切，以上 旨直之切，入 旨香里切，左次對 旨對轉入精之聲。

【午聲】疑古切。 午康呂切，以上右次 午昌與切，右次對 午疑之聲。

【未聲】無未切。 未許其茂內切，以上左次 未對轉入喉之聲。

【味聲】味味寐魅(彘)妹。 味許其茂內切，以上左次 味對轉入喉之聲。

【申(屬)聲】失人切。 申並神仲仲聲 申並神仲仲聲 申並神仲仲聲 申並神仲仲聲

【史聲】羊朱切。 史與久切，喉之喉。 史與久切，喉之喉。

【酉(耶)聲】與久切。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耶)聲】與久切。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耶)聲】與久切。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與久切，喉之喉。 酉與久切，喉之喉。

「漚聲」明 漚 義通切 右次旁 精。轉入喘之韻。 「雷省聲」「麗」同 精。 「播聲」「籍」同 精。 「劉聲」「鑄」同 精。

「會聲」字承切 精之從。 「鎗聲」鎗 鎗聲切 以屑切 右次旁 精。 「槍聲」槍 槍聲切 轉入喘之韻。

「母聲」韻長切 精之精。 「堵聲」堵聲切 精。

「戊聲」字承切 精之心。 「義聲」義聲切 居衛切 對轉 入見之凡。 「割聲」割聲切 對轉 入見之凡。

「亥聲」胡改切 精之韻。 「駭聲」駭聲切 同 駭 駭聲切 同 駭 駭聲切 同




六 定律之擴大應用

既有本證，其爲諧聲定律之資格已可確定，至欲其升格而爲全部漢語聲紐變轉之定律，則又須經過其他充分資料之證明，此證明之過程，即不外諧聲定律之擴大應用也。

何謂應用？例如據此定律以擬測古音是也。蓋此譜此圖係據隋、唐音切而製就，故其效用止等於一種交通地圖，但能示人以古音之變轉有此等「途徑」可循而已，至於古音實際變轉之「路由」，則不必如譜所述，故仍須加以一番擬測工夫，而在此擬測過程中，又須提出充分之旁證以相參驗，方可免此定律之應用流於機械化。請舉例明之。

由「鼻」派聲之字凡四：「顯」呼典切，曉攝。「濕」他合切，「堰」敕立切，並端攝。「隰」似入切，精攝，皆唐音也。至「鼻」本字，唐韻音五合切，疑攝，而徐鉉云：「古文以爲顯字，」則亦當音呼典切，在曉攝矣。今據疑端不通之律考之，知五合切之音或誤，又自字義觀之，「字從日中視絲以會顯微之意」，亦當以徐說爲是，故遂可定由曉攝派聲，則「顯」爲同攝，「濕」「堰」皆對轉入端，「隰」爲左次對轉入精也。然此所知者皆猶是唐音而非古音，今欲據此已知之諧聲事實以擬測此五字之古音，則有兩種可能可備抉擇：非「顯」「濕」「堰」「隰」四字本皆讀爲呼典切，即「鼻」之本音讀若「顯」「濕」「堰」「隰」。先試證明「顯」「濕」「堰」「隰」本皆讀爲呼典切，或至少證明其皆在曉攝，結果當無證據可尋，於是止餘後一可能矣。然「顯」「濕」「堰」「隰」四字不同音，即聲紐亦分屬三攝，則「鼻」之古音當讀若何字。

仍無由知也。及見釋名「天，豫，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顛也。」一語，方知「顛」之古音如「天」本在端攝，「濕」「塌」乃古聲紐之未變者。「隔」乃由端轉入精者，而「顯」「暴」本是一字，則「暴」之古音亦必在端攝無疑矣。至此，吾人不但可知此五字聲之遠徑，亦且可知其實際變轉之路由。蓋「暴」字本身由端對轉入曉則得呼與切，再左次旁轉入疑則得五合切，至「顯」「濕」「塌」「隔」四字之產生，必皆在「暴」字猶屬端攝之階段，故「濕」「塌」皆保持本聲而未變，「顯」則隨「暴」之本身同轉入曉攝而止，「隔」則獨自向左而入精。遂「暴」之本身一轉再轉以入於疑攝，乃竟與「濕」「塌」不復相通，聲猶人遠適異域，歸則鄉音已改，兒輩相見不復相識矣。凡此發見，實賴轉名一語之啓發，此諸聲定律之擴大應用所以必須旁證也。

又如「甸」之唐音徒刀切，在端之定，而說文謂爲「包」省聲。「包」音布交切，在幫之幫，按律幫端不通，蓋此字之音凡經再變而後轉成徒刀切也。案說文關於此字之音，除云「包省聲」外，尙有「案史篇讀與侑同」一語。王國維以「包」「侑」本同聲，許君既言「包省聲」，何以復言「讀與侑同」，認爲不解。（史篇篇疏證。）段玉裁則疑此案語爲後人闖入。余案段所疑是也。然此後人闖入之案語，殊有益於吾人之考音。蓋「甸」既爲「包」省聲，其本音當在幫紐，不當在端紐，今有此案語，即多得一種證據。又案荀伯大父靈有「羸妃鑄甸盤」之文，姪女靈有「畫夫作妓女甸盤」之文，並讀「甸」爲「實」，尤爲「甸」本音在幫紐之確證。蓋「甸」金文作，而「實」金文亦有作者（杞伯匱）是「甸」「實」本一字，皆以「侑」爲聲者。其後身爲內字，遂作（見丁佛言說文古籀補錄古甸文），即今之「窰」字。「窰」从「穴」从「侑」會意，「窰」則从「穴」「羔」聲。正字通謂「窰」爲「窰」之俗，蓋數典而忘祖矣。「窰」本燒瓦籠，引申遂謂爲瓦器。至是其音亦由幫左次旁轉入曉而爲移樞切，更後方由曉對轉入端而成徒刀切。今此二音猶並存，而唐韻獨收徒刀一切，遂致不合諸聲定律矣。凡此變跡皆賴金文之證據而後得明，徵此，則不特此諸聲出律問題無從解釋，即許君之說解亦終成不決之問題矣。此諸聲定律之應用所以必須旁證之又一例也。

此等旁證資料之範圍大別不外二類：一爲擬測古音所需之訓詁及古方言，一爲旁究今音所需之現代方言乃至域外方言。今以五種資料試驗之結果報告如下：

I. 錢大昕聲類所收古文通段及聲訓之例

聲類四卷所輯皆古聲訓及經典異文。今略其同攝通段者不著（如「介，隔也」、「鼎，當也」之類），本非聲訓而誤入者不著（如「截，斷也」、「傲，慢也」之類），特著其異攝之通段而據轉紐定律解釋之。各訓出處，具見原書，茲並從略。又原書採及方言釋名，茲以此二書下有所釋，亦除外。

羨，餘也。（精曉之轉，羨古讀如衍。）
瘳，差也。（端精之轉，微穿聲近也。）
百，勸也。（幫明之轉，百古讀如茹。）
射，綠也。（精曉之轉，射古讀如夜。）
武，伐也。（明幫之轉，今音並入奉矣。）
移之言羨。（曉精之轉。）
置，驚聲，驚啓也。（曉疑之轉。）
攸攸，液液，逐逐也。（曉端之轉，攸液古並讀如迪。）
疹，單也。（精端之轉。）
情，虛也。（精端之轉。）
扶，達也。（曉端之轉。）
讓之爲奏，正轉也，變之爲屈，變轉也。（疑柔爲同攝雙聲，變屈爲精見之轉。）
筭，謂之筭，經讀如餅。（筭變爲見精之轉，經併見幫不通，經乃經之誤也，說見譜。）
鉅之爲大，中之訓閉，貫之訓中。（鉅太，中間，貫中，並見端之轉。）
葵之爲誰。（見精之轉。）
落輿爲落託。（輿託幫端不通，輿古音如莫，乃明端之轉。）
風爲扇。（見精之轉。）
枳爲軒。（端見之轉。）
綴爲級，亦爲對。（綴級端見之轉，綴對同攝雙聲。）
應爲磔。（精端之轉。）
鈞，等也。（見端之轉。）
鹽，輸也。（端精之轉。）
湫，著也，底，止也。（並精端之轉。）
祝，斷也。（精端之轉。）
曹，羣也。（精見之轉。）
良，能也。（來泥之轉。）
著，雍謂之祝祭。（著祝端精之轉，雍羣曉來之轉。）
縣，貳謂之橫交。（縣橫同攝雙聲，貳艾曉疑之轉。）
大荒，落謂之大芒駱。（荒芒曉明之轉。）
協治謂之汁治（協汁曉精之轉。）
邱，謂之虛。（見曉之轉。）
噉，驚也。（疑曉之轉。）
鳩，泉，夷也。（鳩泉同攝雙聲，茲夷精曉之轉，實爲精端之轉，夷古讀如弟也。）
時來，祁黎也。（時祁精見之轉，來黎同攝雙聲。）
夷，儀，陳儀也。（夷陳曉端之轉，夷古音如弟。）
首戴，首止也。（戴止端精之轉，戴古音如戴。）
浩，油，泉，融也。（浩泉曉見之轉，泉古音如啐，油融同攝雙聲。）
串夷，混夷，昆夷，吠夷也。（串混見曉之轉，混古讀如昆，昆吠同攝雙聲。）
緣衣，緣衣也，亦曰稅衣。（緣緣曉端之轉，緣稅曉精之轉，緣稅端精之轉，古音緣緣稅並在端攝。）
樓謂之橋。（幫曉之轉。）
廚謂之造（端精之轉。）
冢，謂之宰。（端精之轉。）
鈞，率來精之轉，率選同攝雙聲。）
蓋謂之會。（見曉之轉，會古音古外切。）
軟如黍。（日精不通，周禮鄭氏注：「故書黍爲軟。」是軟本在曉攝，杜子春讀軟爲黍，乃曉精之轉也。）
薛如葉。（精疑之轉。）
振氏讀爲權（標權疑見之轉，氏精同攝雙聲。）
樂爲癡。（疑來之轉。）
煙爲朕。（精端之轉，煙古音徒合切。）
康爲旬。（端精之轉。）
傑爲鏡。（端精之轉。）
挽爲說。（端精之轉。）
曹沫，曹劇也。（沫劇明見之轉。）
狐射姑，狐夜姑也。（射夜精曉之轉。）
提爾

明，示昧明，邪彌明也。（提示端精之轉，提邪同攝聲聲。）鼻我，界我也。（鼻界幫見不通，今考割字或體作劇，知鼻古與鼻同音，當在疑攝。其通作界，乃疑見之轉也。）國弱，國酌也。（弱酌泥精之轉。）齊侯，齊侯舍也。（茶舍端精之轉。）南伯子葵，南郭子葵也。（伯郭幫見不通，伯古或讀如陌，則為明見之轉。葵，葵同攝聲聲。）弋似娘。（曉精之轉，娘古音以。）告讀如啤。（見曉之轉。）百音陌（幫明之轉。）逖音沿。（精曉之轉。）鄭讀如蹟。（來端之轉。）羨音延。（精曉之轉。）升音登。（精端之轉。）慎音榮。（明曉之轉。）豫讀如樹。（曉精之轉。）訓音馴。（曉精之轉。）句音均。（精見之轉。）接讀如振。（精幫之轉。）立古位字。（來曉之轉。）位與洩通。（曉來之轉。）蛙讀如筆（曉來之轉。）脣讀如滌。（精端之轉。）純讀如均。（精見之轉。）乃音仍。（泥日之轉。）汁音叶。（精曉之轉。）雉音羊氏反。（端曉之轉。）華音苦哇切。（曉見之轉。）蠅音蚊。（見曉之轉。）宮音呂。（見來之轉。）漆音黏。（泥泥之轉。）程音禮。（端曉之轉。）需音人究切。（精日不通，蓋在泥攝。）洪音漸。（端精之轉。）馨讀如朗。（見疑之轉。）燿音哨。（曉精之轉。）恆音凝。（曉見之轉。）家音女居切。（精泥之轉。）撫音羽。（明曉之轉。）蝕讀如力。（精來之轉。）棄為涼。（見來之轉。）妥為綏。（端精之轉。）椹為縮。（日精不通，蓋為泥精之轉。）異為辭。（曉精之轉。）揉為紐。（日泥之轉。）數為逾。（精曉之轉。）苦為芊。（見曉之轉。）嘉為賀。（見曉之轉。）鬱為狸。（曉來之轉。）淳為敦。（精端之轉。）毀為飄。（曉見之轉。）舉為與。（見曉之轉。）俗為酋。（精端之轉。）豕為緣（端曉之轉。）雉為夷。（端曉之轉。）勺為約。（精曉之轉。）塾為弋。（疑曉之轉。）

劉熙釋名全書聲訓之例

釋名全書皆用聲訓，其釋義容有穿鑿，然實考見古紐之極好資料也。茲略其同攝為訓者不著（如「天，坦也」之類），特著其異攝為訓者（如「天，顛也」之類），而據轉紐定律解釋之。

天，顛也。（端曉。）日，實也。（日精不通，實為泥精之轉。）月，缺也。（疑見。）光，晃也。（見曉。）雨，輔也。（曉幫。）夏，假也。（曉見。）時，期也。（精見。）歲，越也。（精曉。）年，進也。（泥精。）丑，紐也。（端泥。）艮，屨也。（見曉。）巳，巳也。（精曉。）西，秀也。（曉精。）兌，悅也。（端曉。）戊，亦言脫也，落也。（精端，精來。）戊，茂也。（幫明。）虹，攻也。（曉見。）暈，捲也。（曉見。）霞，晦也。（明曉。）音，損也。（曉

(精) 害，割也。(曉見) 坤，順也。(見精) 阜，厚也。(幫曉) 浦，猶浦。(曉端) 譽，學也。(見曉) 塢，脫也。(來端) 嘯，吮也。(見精) 林，森也。(來精) 石，格也。(精見) 盞，銜也。(來曉) 滄，會也。(見曉) 講，術也。(見精) 融，明也，明陽也。(曉明) 康，昌也。(見精) 蒸，所也。(端精) 骨，滑也。(見曉) 汗，涕也。(精端) 髓，遺也。(精曉) 鼻，窒也。(幫曉) 又鼻古在疑攝，則爲疑曉) 唇，綠也。(精) 腎，引也。(精曉) 趨，赴也。(精幫) 戴，戴也。(精端) 儻，任也。(端泥) 側，信也。(精幫) 聽，靜也。(端精) 觀，輪也。(見曉) 曉，危也。(見疑) 牽，弦也。(見曉) 懷，亦言歸也。(曉見) 戴，載也。(端精) 跳，引也。(精明不通) 引當讀如賦。玉簫，引，止也。「釋音：「尼定也。」郭注云：「定，止也。」引與尼聲義並同。本條下云：「足踐之使引服也。」「引」亦有止義。本書釋兵：「弓末又謂之引，以竹爲之，滑引頭也。」「滑引頭」卽滑膩。楚辭招魂：「靡顏膩理。」王逸注：「膩，滑也。」是膩可訓滑。本書釋言語又云：「細，引也。」「引」亦卽膩也。是皆引讀爲膩之證。然則賦引乃精泥之轉也) 躡，攝也。(泥精) 倚，伎也。(曉見) 嬰，是也。(曉精) 男，任也。(泥日) 女，如也。(泥日) 幼，少也。(曉精) 老，朽也。(來曉) 媵，弟也。(曉端) 禮，體也。(來端) 言，宣也。(疑精) 語，敘也。(疑精) 讓，錄也。(精來) 勳，刺也。(來見) 業，捷也。(疑精) 善，演也。(精曉) 溼，泥也。(精曉) 能，該也。(泥見不通) 葉德煥曰：「能古音同台，與該疊韻。」華案釋名通禮皆雙聲爲訓，疊韻說非。該從亥得聲，本音當在曉，則與台雙聲) 進，引也。(精曉) 樂，樂也。(來疑) 將，救護之也。(華案上下文例將下當脫「救也」二字，將救爲精見之轉) 教，效也。(見曉) 雅，雉也。(疑來) 俗，欲也。(精曉) 難，儻也。(泥端) 吉，實也。(見精) 凶，空也。(曉見) 翔，伴也。(精曉) 入，內也。(日泥) 誰，推也。(精端) 來，哀也。(來曉) 細，頭也。(細各本作納，依畢沅校正，精日不通，引當讀若賦，乃精泥之轉，說見前) 甘，合也。(見曉) 苦，吐也。(見端) 敗，潰也。(幫曉) 亂，渾也。(來曉) 聞，簡也。(曉見) 淫，浸也。(曉精) 住，脊也。(見曉) 屬，迫也。(明幫) 鳴，舒也。(曉精) 啜，絕也。(端精) 餐，乾也。(精見) 畢沅據說文謂餐當作吞，則爲精端之轉) 糝，黏也。(精泥) 羹，汪也。(見曉) 羹，今本譌作款，畢沅據初學記改) 酪，澤也。(來精) 麩，朽也。(見曉) 藥，缺也。(疑見) 膾，會也。(見曉) 酒，酉也。(精曉) 赤，赫也。(精曉) 白，啓也。(幫見) 紅，絳也。(曉見) 穀，粟也。(見精) 紺，合也。(見曉) 聚，齊也。(日精不通) 絮本在精攝) 纓，頸也。(見見) 筭，係也。(見曉) 錘，攝也。(泥精) 脂，砥也。(精端) 灼，灼也。(端精) 領，頸也。(來見) 袂，掣也。(明精不通) 袂從夫得聲，本當在見紐，故類篇猶存古穴一切，則袂掣乃見精之轉之也) 祛，虛也。(見曉) 袖，由也。(精曉) 枉，藉也。(日精不通) 枉本在泥攝乃泥精之轉) 纓，緣也。(精曉) 暮，絡也。(明來) 侯，頭猶言解漬。(侯解曉見，頭漬同攝) 衾，尸也。(見

疑) 棒, 跨也。(曉見) 糝, 解也。(曉見) 獄, 病也。(疑曉) 瓦, 亦言賸也。(曉見) 畢沅以為賸當作裸袒之裸, 則曉來之轉也) 構, 病也。
 (見曉) 階, 梯也。(見端) 橙, 亭也。(曉端) 擔, 接也。(曉精) 辟, 衝也。(精曉) 庠, 正也。(疑精) 庫, 舍也。(見曉) 麤, 於也。(來
 見) 泥, 邇也。(泥日) 裘, 澁猶妻數。(裘妻見來, 澁數同攝) 穰, 容, 穰也。(容童曉端) 筆, 述也。(對精) 墨, 晦也。(明曉) 紙, 砥
 也。(精端) 牘, 陸也。(端明) 印, 信也。(曉精) 謁, 詣也。(曉疑) 啓, 詣也。(見疑) 書, 亦言著也。(精端) 署, 于也。(精曉) 禮
 體也。(來端) 爾, 昵也。(日泥) 譜, 亦曰緒也。(對精) 仇, 牙, 仇讎也。(牙疑明精不通。按釋兵篇別有「仇牙」一條, 云「有三文, 實可以
 討仇敵之牙也」, 知此條乃後人臆入。下云「所伐則平, 如討仇讎也」, 與此辭意亦不順。畢沅亦言「當併入釋兵篇, 此雜出誤」) 鋒, 利也。(精
 來) 鋒, 剝也。(曉見) 鏃, 殺也。(幫精) 鍾, 空也。(端見) 枯, 會也。(見曉) 劬, 又斂也。(見來) 旂, 倚也。(見曉) 羊, 祥也。(曉
 精) 枕, 橫也。(精曉) 惟蘇與王念孫皆謂枕為梳之誤, 今案其說是也) 榻, 扼也。(見曉) 輿, 舉也。(曉見) 輻, 經也。(曉見) 贖, 迄也。
 (曉見) 吐, 瀉也。(端精) 哺, 露也。(幫來) 疹, 疥也。(端幫不通, 此條必有譌誤。按全書例, 凡言某者某也, 其下句必疏釋後一字, 未有疏
 釋前一字者, 如「疝, 說也」, 下云「氣說說然上而痛也」, 此條乃云「疹, 疥也, 氣疹疹然煩也」, 知疹為後一字, 在也字上, 其前一字則不知為何
 字矣。且疥為淫病, 亦與「氣疹疹然煩」之語不符) 消, 弱也。(精日不通, 弱古在泥攝, 乃精泥之轉) 瘳, 侈也。(曉精) 痕, 根也。(曉見)
 疣, 丘也。(曉見) 溺, 弱也。(泥日) 燒, 燠也。(曉精) 蠟, 散也。(曉精) 壽, 久也。(精見) 錫, 易也。(精曉) 柳, 聚也。(來精)
 械, 函也。(見曉) 肄, 翳也。(精曉)

III 賈昌朝羣經音辨所收字同音異之例

凡字, 其初必止一音, 久則或以古今異言, 或以方俗殊語, 或以音隨義轉, 而聲變起, 為韻書者兼收之, 是以一字有數音。凡此聲變, 皆由自然, 理
 當合律, 故亦可供聲變律作試驗資料。賈氏此書七卷, 其前五卷皆辨字同音異, 今略其止四聲之異者不著, 韻異而聲不異者不著, 聲異而仍
 同籍者亦不著, 獨著其異攝之聲變, 而據諸聲定律解釋之。至於各字訓釋, 茲亦从省, 欲知其詳, 有原書在。

「示」, 神至切, 又音實(精), 又巨支切(見)。「祇」, 巨支切(見), 又上支切(精)。「瑕」, 胡加切(曉), 又古雅切(見)。「茶」,

同都切(端)又式如切(精)。「董」多總切(端)又章勇切(精)。「蓋」古太切(見)又音盍(曉)。「葉」與涉切(曉)又舒涉切(精)。「余」以諸切(曉)又式諸切(精)。「穢」虛宜切(曉)又素何切(精)。「台」土來切又音臺(端)又與之切(曉)。「咸」胡咸切又洽漸切(曉)又古銜切(見)。「啤」昌善切(精)又音灘又音佗(端)。「召」直照切(端)時照切(精)。「蜀」音蜀(精)又張救切又圖瀆二音又直角切(端)。「哇」大結切(端)又許其切又許意許曰盧記三切(精)。「單」都寒切又都但切(端)又常演切(精)。「是」承旨切(精)徒今切(端)。「遣」以追切又推季切(曉)又音隨(精)。「逦」詳蓮切(精)又音縑(曉)。「還」戶關切(曉)又音旋(精)。「適」施菱切(精)又丁麻切又徒滴切又張革切又直革切(端)。「踰」於綺切(曉)又矩宜切又起宜其宜巨綺三切(見)。「跟」子六切(精)又徒麻切(端)。「干」古寒切(見)又音干又戶旦切(曉)。「訂」戶工切(曉)又古紅切(見)。「訓」虛愷切(曉)又音馴(精)。「霽」郎擊切(來)又古厄切(見)又於革切(曉)。「羹」古行切(見)又戶庚切(曉)又音郎(來)。「粥」之六切(精)又音育(曉)。「鬻」之六切(精)又音育又由六切(曉)又居六切(見)。「專」職緣切(照)又徒蒞切(端)。「將」子良切又子匠切又七羊切又音佯(精)又音陽(曉)。「數」羊益切(曉)又多路切又同路切又音徒(端)。「爾」兒氏切(日)又乃禮切(泥)。「睢」息遺切(精)又香維切(曉)。「盾」食閏切(精)又徒損切(端)。「百」博陌切(幫)又莫白切(明)。「鶉」常倫切(精)又徒九切(端)。「鴿」胡毒切(曉)又古毒切(見)。「臑」音豚(端)又音純又之渣切(精)。「應」火吾切又因武切(曉)又亡古切又音櫻又武無二音(明)。「肺」芳味切又音貝切(幫)又音緇美切(精)。「臚」乃報切(泥)又音而(日)。「膝」音枚(明)又音灰(曉)。「角」古岳切(見)又音蘇(來)。「殼」音斛又胡角切(曉)又苦角切(見)。「解」工買切又音懈(見)又戶買切(曉)。「式」舒力切(精)又音匿(端)。「甘」古三切(見)又戶甘切(曉)。「葛」胡葛切(曉)又苦割切(見)。「奇」巨宜切又居宜切又去宜切(見)又音依(曉)。「嘉」古牙切(見)又戶嫁切(曉)。「盍」胡閏切(曉)又苦葛切又苦盍切(見)。「既」居毅切又其器切又斤乙切(見)又許既切(曉)。「合」戶閉切又音洽(曉)又古盍切(見)。「內」奴對切又音納(泥)又如說切(日)。「射」神夜切又神亦切(精)又音亦又音夜(曉)。「亨」許庚切又許兩切(曉)又音庚切又音孟切(幫)。「草」徒兩切(端)又音糾又以廉切(曉)。「夏」胡雅切(曉)又古雅切(見)。「柈」弋支切(曉)池爾切(端)。「枝」章移切(精)又其宜切

(見)。「樞」昌朱切(精)又烏侯切(曉)。「枯」苦孤切又音姑(見)又音戶(曉)。「枳」音止(精)又居氏切(見)。「樞」戶敝切又華孟切(曉)又古曠切(見)。「杼」直呂切(端)又食汝切(精)。「果」古火切又音裸(見)又魯火切(來)。「權」知林切(端)又食在切(精)。「校」古孝切又古飽切又苦交切(見)又侯巧切又戶教切又戶交胡飽二切(曉)。「權」都權切(端)又占切(曉)。「袖」直六切(端)又由窵切(曉)。「樂」五角切又五教切(疑)又盧各切又音療(來)。「格」古伯切(見)又戶白切(曉)。「杓」市各切(精)又通招切又必遙切(幫)。「棹」音郭(見)又宅耕切(端)。「植」承力切(精)又除力切又植置二音(端)。「藥」五結切(疑)又蘇結切(精)。「華」戶瓜切又呼瓜切又胡化切(曉)又苦蛙切(見)。「巢」錯交切(精)又呂交切(來)。「寮」他各切又音託又音妬(端)又章夜切(精)。「圓」度官切(端)又市尊切又市轉切(精)。「貞」彼義切又扶云切又音班又音奔又音奮又音憤(幫)又音陸(來)。「質」之日切又音贊(精)又陟二切(精)。「祁」渠支切(見)又上支切(精)。「邪」似嗟切又音徐(精)又以嗟切又音餘(曉)。「游」以周切(曉)又良周切(來)。「移」以支切(曉)音修(精)。「秬」呼到切(曉)又音毫(明)。「穀」古禾切(見)又胡木切(曉)又奴走切(泥)。「甯」泥丁切(泥)又音佞(日)。「舊」徒沃切(端)又陵威切(來)。「罪」徂賄切(精)又音疲(幫)。「稊」音暮又某徧彌邊二切(明)又宛名切(曉)。「儲」音庸(曉)又敕躬切(端)。「俟」音士(精)又音矣(曉)。「侏」章俱切(精)又陟朱切(端)。「倚」於綺切又於奇切(曉)又其綺切又居宜切(見)。「假」干馬切又古訝切又庚白切(見)又音遐又音暇(曉)。「伏」夷質切(曉)又大結切(端)。「俠」戶頰切(曉)又音夾(見)。「位」于匱切(曉)又音葢(來)。「虛」起居切(見)又朽居切(曉)。「襄」息良切(精)又音讓又音攘(日)。(精日不通說見譜)。「禮」張彥切又音但(端)又章善切(精)。「寔」由秀切(曉)又徐秀切(精)。「榻」素麻切(精)又他計切(端)。「祗」音支又之是切又上之切(精)又祁之切(見)。「寔」音袖(精)又由教切(曉)。「者」渠支切(見)又音嗜(精)又音底(端)。「兒」汝移切(日)又五兮切(疑)。「兌」徒外切又吐外切(端)弋零切(曉)。「見」古甸切又古寬切(見)又胡甸切(曉)。「觀」古豆切(見)又戶溝切(曉)。「羨」涎面切又音賤(精)又益見切(曉)。「頌」音訟(精)又音容(曉)。「須」相俞切(精)又音班(幫)。「弱」如灼切(日)又奴譙切(泥)。「籍」里之切(來)又音馨(曉)又音理(明)。「貉」戶各切(曉)又莫白切又音禱(明)。「豫」羊倨切(曉)又詞夜切又音舒(精)

「駮」舉喬切又起喬切（見）又許喬切（曉）。「獮」虛檢切（曉）又力驗切（來）。「能」奴登切又奴來切又奴代切（泥）又
音台（曉）。「焯」他昆切（端）又常倫切（精）。「耀」夷照切（曉）又音哨（曉）。「夾」古裨切（見）又音洽（曉）。「統」
古卯切（見）又戶交切（曉）。「皋」苦勞切（見）又戶高切（精）。「檢」息廉切（精）又虛檢切（曉）。「樞」音倫（端）又
以朱切（曉）。「威」古禮切（見）又胡暗切（曉）。「慄」羊益切（曉）又音釋（精）。「估」他協切（端）又昌廉切（精）
「浩」戶老切（曉）又古老切（見）。「溢」亦一切（曉）又音溢（精）。「淵」烏玄切（曉）又古玄切（見）。「澆」古
堯切（見）又五弔切（疑）。「湯」土郎切（端）又式羊切（精）。「沈」直林切又直禁切（端）又式桂切（精）。「灑」食陵切
（精）又音洒（明）（精明不通按聖聲之字本當皆在明攝如驅、羸其轉入曉攝則有蠅之余陵然後由曉攝轉入精攝始有繩與灑之食陵
切實音之謬也說文糸部繩字不云從糸聖聲而云蠅省聲者蓋自有故又繩又音孕不誤）。「混」胡本切（曉）又古門切（見）。「滅」
古斬切（見）又胡斬切（曉）。「湛」直滅切又音沈又丈林直斬二切又音沈又唐威切（端）又子廉切又慈嬌切又市林切（精）。「澆」
盧獲切又方甘切又方散切（來）又音獲（見）。「洩」息列切（精）又羊世切（曉）。「洵」音勻又呼縣切（曉）又息倫切
（精）。「活」古闊切（見）又胡括切（曉）。「決」古穴切（見）又音穴（曉）。「灌」以世切（曉）又息列切（精）。「漂」
息列切（精）又以利切（曉）。「澤」場伯切（端）又羊益切（曉）又音釋（精）。「汁」之入切（精）又胡頰切（曉）。「瀦」
失入切又音隕又音變又始立切又處立切（精）又他合切（端）。「需」息余切（精）又乃亂切（泥）又音軟（日）（惟精日不通乃
由泥轉日也）。「龍」力鍾切（來）又音龍（明）。「關」古還切（見）又烏環切（曉）。「閉」古閉切又古寬切（見）又胡姦切
（曉）。「轟」尼輒切（泥）又之涉切（精）。「提」徒兮切（端）又是移切（精）。「撻」好高切（曉）又音捷（泥）。「按」
奴戈切（泥）又許悲切（曉）又相悲切（精）。「承」植凌切又音懲（端）又音贈（精）。「擊」脂利切（精）又魚列切又魚結切
（疑）。「攘」而羊切（日）又式尚切（精）（日精不通實爲泥精之轉）。「掉」徒弔切（端）又奴較切（泥）。「撓」魚竭切（疑）
又居謁切又起例切又起列切（見）。「折」之列切又士列切又音制（精）又徒兮切（端）。「挾」胡頰切（曉）又子洽切又子協切
（精）又音夾（見）。「揖」伊入切（曉）又子入切又仄立切（精）。「拾」是執切（精）又音陟（端）又其業切（見）。「女」
尼呂切又尼句切（泥）又音汝（日）。「區」豈俱切（見）又烏侯切（曉）又古侯切（見）。「甌」吉然切（見）又側隣切又音廉

(精)。「彌」米支切，又某婢切(明)，又五兮切(疑)。「綏」息遺切(精)，又土果切(端)，又許規切，又許悲切(曉)。「純」常倫切，又之尹切，又之閔切(精)，又徒溫切(端)。「繩」食陵切(精)，又音孕(曉)。「經」古杏切(見)，又必郢切，又通善切(幫)。(見)幫不通，乃混經繩爲一字也。說見前。「絮」相預切(精)，又敕慮切(端)，又女居切(泥)。「縻」時戰切(精)，又音勳(見)。「相」吉抹切，又古大切(見)，又侯大切(曉)。「絮」吉列切(見)，又胡結切(曉)。「縻」某彪切，又靡幼切，又音縻(明)，又居虬切(見)。「縻」先擊切(精)，又他計切(端)，又羊鼓切(曉)。「縻」羊益切，又音亦(曉)，又音夕，又音適(精)。「率」所律切，又音帥(精)，又音呂植切(來)。「縻」狂兌切(見)，又與專切，又烏大切(曉)。「縻」直立切(端)，又尺十切(精)。「蛇」市奢切(精)，又弋支切(曉)。「卵」魯管切(來)，又音駝(見)。「塔」當古切(端)，又之野切(精)。「坻」丁禮切，又直基切(端)，又音止(精)。「壞」胡怪又，切音回，又音懷(曉)，又音怪(見)，又音潰(端)。「坳」古學切，又苦角切(見)，又戶角切，又戶覺切(曉)。「里」良起切(來)，又音已(見)。「旬」徒蘇切，又音敗(端)，又音乘(精)。「畜」恥玉切(端)，又許六切，又許又切(曉)。「籍」音滄(精)，又徒狠切，又都門，徒對二切(端)。「銑」餘昭切(曉)，又徒弔切(端)，又音鑿(精)。「鍼」音針(精)，又其康切(端)。「銑」機彼切，又其綺切，又巨宜切(見)，又宜綺切(疑)。「鏗」古饑切(見)，又胡駭切(曉)。「錫」先麻切，又音賜(精)，又大計切，又吐麻切(端)。「斗」當口切(精)，又止汝切(精)。「輅」音路(來)，又音疑(疑)。「階」他果切(端)，又思悲切，又旬爲切(精)，又許悲切(曉)。「除」直魚切，又音注(端)，又式朱切(精)，又音餘(曉)。「陶」徒刀切，又徒報切(端)，又餘招切(曉)。「限」戶簡切(曉)，又魚懇切(疑)。「墮」許規切(曉)，又徒果切(端)。「險」盧檢切(曉)，又音儉(見)。「隊」徒對切，又除類切，又音墜(端)，又音遂(精)。「育」亦六切(曉)，又音育(端)。「酷」古乎切，又音顧(見)，又音戶(曉)

IV. 揚雄方言明著爲語轉之例

應用轉紐律以解釋古代方言，有一極大困難，即不易考知方俗殊語之確爲語轉抑僅語異是也。語轉者，同一語源隨方域而異其音之謂；語異者，語雖同義而不同源，各隨其風土習俗以爲名之謂。如「甲濼」，「漚濼」，「禪濼」，「確知其爲一語之轉也，至如「葦却，齊杏之郊謂之葦濼，西南屬濼謂之曲領，或謂之濼補」，雖猶一物之異名，必不得謂之語轉，止可謂之語異耳。又如「薰曉，否，知也」，未嘗不可謂之端曉精

三攝之轉，然無由知其必出同一語源也。故茲取作試驗資料者，以揚書及郭注明著其爲語轉者爲限，是以其例不能多。

「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郭注云：「語聲轉耳。」按「樊」「壯」「將」皆精攝，「京」見攝，蓋不出精見之轉耳。

「假，徐，檢，摧，詹，辰，幾，至也。別唐，冀，堯之間曰假，或曰徐，齊楚之會郊或曰檢，推，詹，辰，楚語也，幾，宋語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案「別語」猶言轉語。「假」「徐」皆見攝，「檢」「推」「詹」「辰」「幾」皆精攝，「辰」來攝，皆可交錯互通。

「剝，甄，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剝，或曰甄，楚，鄭曰蕪，或曰姪。」郭於「蕪」字下注云：「音指搗，或亦聲之轉也。」案「剝」「甄」「甄」「見攝，「蕪」「姪」(胡刮切)曉攝，並可互通。

「蕪，譌，諱，淫，化也。」郭於「諱」字下注云：「皆化聲之轉也。」案「化」「曉攝，「蕪」音花，與「化」同攝。「譌」音訛，音之「訛」「諱」音五瓜反，與「化」爲曉疑之轉。「淫」音奴結反，與「化」爲曉泥之轉。

「蘇，芥，草也。」郭注云：「蘇猶蘆，語轉也。」案「蘇」「蘆」爲精來之轉。

「庸謂之倣，轉語也。」案「倣」相容反，與「庸」爲曉精之轉。

「空，空也，語之轉也。」案「鋌」音「挺」，與「空」爲端見之轉。

「杞，宋魏之間謂之渠，或謂之渠疏。」郭注云：「語轉也。」案「渠」音諸猪反，與「疏」爲泥精之轉。

「苗」材見不通。據雙聲釋云：「薄之製書傳雖未明言，大約如簞箒之質，故史記范雎傳索隱云：「實謂葦荻之薄也。」蓋葦荻爲之，故字从草，亦如席之可卷可舒。苗薄或爲籩薄，猶「簞」籩，宋楚之間或謂之籩曲，自關而西或謂之拊，一注云：「今名拊篋籩」，皆以曲折得名也。」是則「薄」之得名，爲其平薄，「苗」之得名，爲其卷曲，語不同源，自不在聲轉之例。郭注所謂楚聲轉，乃指「苗」或謂之「趙」而言。今按「苗」「趙」同在溪紐，然一在侯部，一在幽部，亦可謂之聲轉也。

「牀」其扛南楚之間謂之趙。」郭注云：「趙當作桃，聲之轉也。中國亦呼扛為桃，牀皆通語也。」案「桃」為「牀」之借，廣雅「桃，板也。」廣韻音徒了切，此與「趙」不過定澄之異，而郭注亦謂之聲轉矣。

「蚰，貌治也。吳越飾貌為蚰，或謂之巧。」郭注云：「語楚聲轉耳。」案「蚰」音恪侯反，「巧」音苦絞反，雖同屬溪紐，而亦一在侯，一在齒，古音不同部也。

「尸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鷩，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鷩也。」郭注云：「此亦語楚聲轉也。」案「鷩」今音如林切，「南」今音那含切，古音當同屬泥紐，且雖一在侵韻，一在覃韻，古音則同在侵部，而郭注亦謂之聲轉，豈其時侵覃已分乎？

「崽者，子也。」郭音義云：「崽音泉，聲之轉也。」案「泉」音符里切，與「子」為心精二紐之轉，仍在同攝。

「蘇，不知也。」郭音義云：「音癡，江東曰否，此亦癡聲之轉也。」案「誅」來聲而音「癡」，乃來端之轉，「癡」舌則端精之轉也。

「爆，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案「爆」「焜」「火」同在曉攝，韻轉而已。

「嗶，呼，譚譚，擊也。東齊周晉之鄙曰嗶呼，嗶呼亦通語也，南楚曰譚譚，或謂之支註，或謂之粘譚，轉語也。」案「嗶呼」「譚譚」並來紐，「支註」並精之照，「粘譚」為端之透定，三聲毗隣通轉也。

「滌，或也，沅澧之間凡言或如此者曰滌如是。」郭注云：「此亦楚聲之轉耳。」又音義云：「滌，酒韻。」是「或」「滌」並曉審一聲之轉。郭注云：「愁聲之轉」者，戴氏云有外誤。錢釋則云：「按玉篇，愁大含切，愁也，癡也，今松江人讀或如獲，與滌愁聲並相近。」

「縲，未，紀，結也，南楚皆曰縲，或曰端，或曰紀，或曰末，皆楚轉語也。」案「縲」「緒」在精，「末」在明，「紀」在見，「端」在端，內唯精明不得互通，紆週則可互轉。

「蠅，東齊謂之羊。」郭注云：「此亦語轉耳。」案「蠅」「羊」同在曉攝，韻之轉也。

「蠶，蠶，蠶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蠶，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蠶，或謂之蠶，蠶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蠶。案「蠶」雙聲，在端之知，「發」音「無」，「蠶發」轉其下一字入明，端明通也。音義「蠶」音「夷」，「蠶」音「餘」，「儒」音人朱切，此當讀若「俞」。「蠶」轉為「蠶」，「侏儒」者，皆易下一字入曉耳。端明曉自可互通。

「瘰，極也。」郭注云：「江東呼極為瘰，俗聲之轉也。」案「瘰」音巨畏反，「瘰」「極」「倦」並見攝之聲之轉。

以上所證明者，古方言之聲轉亦合轉紐之定律。

V. 高本漢由現代二十十六種方言歸納所得各紐轉聲之例

高本漢氏著中國音韻學研究，其第三卷爲「歷史上的研究」法以三十六紐之附，唐音值爲準，觀察現代二十六種方言之變異，茲以轉紐定律核對其所得結果，一皆符合，知現代方言之變異亦不能出此定律也。

(I) 曉攝 據高氏歸納，曉攝四紐，在現代二十六種方言中有 x, h, f, k, n, ng, d, g, y 諸異音。今按 x, h 並爲曉之曉，f 並爲曉之匣，皆在本攝未變，可勿論。餘則 k 爲精之審，f 爲精之非，k 爲見之見，j 爲疑之疑，n 爲泥之泥，ng 爲疑審之合，d, g 爲娘澄之合，g 爲見之羣。曉攝與精攝見疑泥端諸攝互通，悉符定律。

(II) 見攝 見攝三紐，有 k, k', g, h, f, s, z, t, dz 諸異音。除 k, k', s 在本攝可勿論外，h 爲曉之曉，s 爲精之心，z 爲精之邪，t, dz 爲精之透，dz 爲精之淋，與見攝並可互通。唯 f 爲精之非，與見不通。今案高氏所舉唯溪紐有轉非之例，其方域爲廣州客家其例字爲「寬」「苦」「塊」「袴」「闊」「窟」等，皆合口呼。高氏解釋此現象爲 $\pi e \vee \pi e \vee (\pi) e$ 之變，其說是也。蓋溪轉入曉，曉轉入幫，皆受合唇作用之影響。然按轉紐圖律，凡聲轉皆以二攝爲限。除二攝者雖音理可解，亦聲之謬也。（此例諸聲轉紐譜中亦有之，可參看。）

(III) 疑攝 有 j, n, ng, dz, g, y 諸異音。j 在本攝可勿論，n 在泥，g 在見，y 在曉，按律與疑並通。唯 dz 中有端（其例見於山西一部分方言），與疑不通，但仍以娘聲爲主，不爲次要也。

(IV) 日攝 有 j, dz, n, z, y, dz, z, n, l, v, er 諸異音。今按 z, r 爲日紐本有音素，可勿論（參看前音理日攝總論）。其餘 j 爲疑，dz 爲泥之娘，n 爲泥爲泥，l 爲來，v 爲疑之奉並與日可互通。至於 dz, y, dz, z 並在精攝，按律與日不當通，而有此變音者，蓋精日在泥精階段時之聲變也。

(V) 泥攝 泥娘二紐，今有 n, n', n, n', l, nd, nd, dz 諸變音。蓋不出泥來端精四攝，皆合律。

(VI) 端攝 此攝六紐，計有 d, t, t', t', ts, ts, s, z, dz, t, ts, ts, s, i, e, e, pf, pf 諸異音。內除 pf 二音外，餘皆旁轉入精，無不合律。至 pf, pf 二音並在幫攝，按律與端不當通。今考此二音皆由知徹澄轉出，其方域爲西安及山西而都其字例限於合口，蓋知徹澄之合口極易轉爲曉。

匣之合口，於是途有通幫之路矣。此亦轉喻二攝，當以音論。

(VI) 精攝 此攝十紐計有 ts, t', s, z, s, z, ts', t', dz, c, c', y, i, pf, pf' 諸異音，內除 t, pf, pf' 三音外，餘皆旁轉入端，無不合律。其 i, pf, pf' 三音則皆由照穿淋審禪一列之合口轉出，其方域與音理並與端攝同。

(VII) 來攝 此紐有 l, n, R 三異音，除 l 在本攝外，一轉入泥，一轉入日，並合律。

(IX) 幫攝 此攝六紐，有 p, p', b, f, v, x, h, t, t' 諸異音，內除 t, t' 二音外，皆左次旁轉入曉，無不合律。唯 t, t' 在端攝，按律與幫不當通。今案此種音變唯安南有之，如「必」讀如「得」，「鼻」讀如「帝」，或以「必」从「弋」得聲，由曉攝轉入端攝，「鼻」容有「自」聲，由精攝轉入端攝，亦未可知。然如「霹」「匹」「井」諸字亦皆讀入端攝，則不可解矣。故高氏亦云此變音理至今猶未明。總之，域外方言，難免謬誤，不為要也。

(X) 明攝 明微二紐，有 m, mb, b, v, z 諸異音，內唯 z 在精攝，按律與明不當通，蓋亦安南音，餘並旁轉入幫，無不合律。

又自見攝以下，除日攝外，並可與曉攝之影喻互通。高氏則謂日攝亦可通曉，舉例如揚州人呼「熟」「惹」等字皆無聲紐，其實不然，乃 R 音之逼緊而已。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要

蘇乾英

緒言

南海古代史的史料，大略分別起來，可以有三種不同的來源：第一種是散見於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中的瑣屑的記事，也即是西洋人所謂的 Classical Authors 中所收集有關於南海地方的記載；第二種是中世紀時阿剌伯的商人、航海者、大旅行家、地理學家的見聞錄；第三種是中國歷代史書地誌行記等所載的有關於南海地方的知識。第一種史料，就數量說，並不算多；就內容說，也不十分充實；但是對於我的研究工作，是很有幫助的。這一類的史料，早已有人介紹，可供參考的書籍也很多。（例如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等）第二種史料數量是比較的多，內容也比較的詳實，所以可能供我人參考的部分也更加豐富了。但是拿來和中國典籍所記的比較一下，不論在量上或質上說，都還差得很遠，只可以用來補充中籍的缺漏而已。所以本文即以第三種的史料來做主幹，第一、第二兩種只好略去不再詳述了。（阿剌伯人的史料，從來學者亦多有介紹，上面所舉的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第一卷亦可參考。）

中國典籍中的南海史料，自前漢時代起（公元前二世間）即已開始，一直綿延不絕的流傳下來，其詳確的程度與時俱增。這種記述多半是由於受過教育的人士所執筆，如知名的學者、高僧、大旅行家乃至於仕宦其地的官吏；他們都富有南海的知識，所以寫下來的記載自然詳實可信，確可算得南海古史的有力的資料。

中國文獻自昔即以「浩如煙海」見稱，豐富的程度是十分驚人的。其中記述中國本部的較多，記述域外四裔的還不及本部事跡九牛之一毛。然而僅就南海一方面而論，珍貴的史料已大有可觀，足徵中國史籍價值之高，較之以文化誇耀世界的古羅馬帝國，只以塔西佗 (Tacitus 約生於公元五四年) 的史記為唯一的記載，其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計。我人對於祖先的這種偉大的業績該如何去發揚光大，使牠永遠炫耀於

世界史學界呢！

以下就中國歷代史籍中關涉於南海部分的史料作一個概要的介紹。

一 漢魏南北朝

中國與南海發生關係，最早的史料要推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的記載。漢武帝時代，中國勢力最稱強盛，西通西域（天山南路），開拓了通中亞細亞的商路，南平西南夷，開拓了通印度的商路，同時又復廣招海南諸蕃，以發展海上的貿易。這些事蹟，漢書地理志中都有記載。

漢書地理志所記當時南方海上交通貿易的情形雖然是很簡單，而且還有不易瞭解的地方，但是當時漢朝的使臣已自中國的廣東往還於印度的南端，則為無可懷疑的事實。在公元前二世紀間，希臘羅馬的古典還不曾說到印度以東的地域，而中國方面即有這麼明確的記載，這不能不算是世界最古而且最有價值的南海史料。對於這項記載最先作具體的介紹的為日本藤田博士，法人費瑯（G. Ferrand）及伯希和（P. Pelliot）等也都有過詳細的考證。①所論雖不能斷為完全正確，但是當時漢使所經行的地方以及通商的一般情形，那是大致可以明瞭的。

其次，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西南夷傳中所載永寧元年（公元一二〇年）羅馬（大秦）使臣經由漢、緬路來通中國的記載，亦是很有名的事蹟。東西史學家常常引來作為中國與羅馬海上交通的史實。古代羅馬人由南方海道來中國通商的大抵是自羅馬東方屬地的埃及及紅海回航錫蘭島向印度東海岸前進，從奧里薩（Orissa）在印度東南即大唐西域記中的烏荼國）附近達於伊洛瓦底江（黑水）下游的白古（Pegu），到此又分為兩線：（一）沿伊洛瓦底江經緬甸北部的揮國，入永昌，由雲南以到長安；（二）沿馬來半島南下馬六甲（Malacca）出暹羅灣，經占婆（Champa）而至當時中國最南的海港日南或廣州。這兩線都是當時東海上交通的幹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所記的行程是前一線，前漢書地理志所記的行程是後一線。自迴航馬六甲的新航線被發見以後，羅馬人和海外諸蕃來通中國的都採取這條新路線。當時由日南徵外來朝貢的，據後漢書的記載有大秦（同書卷一一六）揮國（同書卷六本紀）葉調（同書卷一一六）西南夷傳）天竺（同書卷一一八）西域傳）諸國。由此可以曉得兩漢時代歐洲的羅馬與馬來羣島中的蘇門答臘、爪哇以及印度東南沿岸諸地方都和中國有過通商的關係。由於海上交通發達的緣故，印度將珍貴商品、宗教以及羅馬的美術、幻術、音樂、藥物等，都先後傳入中國，更進一步而流播於東方其他的國家。②

漢朝末年，中原大亂，造成羣雄割據的局面，中央威信既無法維持，南方僻遠的地方自然也由地方官吏跋扈橫行，占人（Chien）便乘機在林邑（占婆）獨立，中國和南方海外諸國的交通一時阻絕。據有東南沿海諸省的吳國爲了增益自己國內的財富以對抗北方的魏國起見，因而有朱應、康泰出使扶南的事（公元二二七年）。結果不但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使得本國人對於南海諸國的知識格外地豐富。朱、康二人回國之後，各都根據自己的見聞，撰述成書，現在還可稽考的，朱應有扶南異物志，康泰有吳國外傳。這兩部書是中國對南海方面專門著述的開頭；只可惜原書已經佚亡，我們只能從後世類書之中約略窺見其梗概而已。清代王謨疑爲之輯存，惟未見刊行。日本駒井義明雖然曾經略爲整理，但所根據的是說郛（卷六十三）的扶南土俗篇，疏舛的地方很多，比較值得一讀的要算佛默耶舍（向達）的輯本，但也並不完全。法人伯希和及費爾對這兩部書都有過研究的文字發表，實在說起來，這兩部書對於後代史學界的影響確是很大的。譬如梁書南海諸國傳，據說就是以吳時外國傳爲骨幹而寫成的。依梁書所說，他們「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可見當時交通貿易範圍之廣了。

南海交通既已日漸發達，商賈往來自然也日漸衆多，往時跋涉於西域流沙間的佛教徒就有不少的隨着商人轉向南海一途了。最著名的是晉僧法顯，他在晉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經過西域，到了印度，在外住了長長的十五個年頭，義熙十年（公元四一四年）才由錫蘭（獅子國）取道南海，經爪哇（耶婆提）回到青州。他把旅程上的一切經歷撰成了佛國記一書（隋書經籍志有歷遊天竺記傳，法顯傳等篇，疑係同書異名）。對於中央亞細亞、印度，尤其是南海諸國的地理、風俗及宗教等，都記載得很詳細，這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而又最有價值的南海專書。歷代把他編入大藏經中，自明朝振亨以後，才被收入各大叢書中，現刊本國內有好幾種，國外譯本也有好幾種，把這部書作爲研究專題所發表的專書及論文更是不少。e

再次到了南北朝時代，我國內政既不安定，對外貿易也無具體政策，南海商旅一時陷於停滯的狀態中。等到了隋煬帝一統宇內之後，才有常駿、王君政一些人出使赤土的事。這在史書上說是爲隋煬帝耀威絕域，招致遠夷，其實只不過和朱應、康泰的使扶南一樣，同以發展南海貿易爲目的。隋王君政的行程，在隋書（卷八二）赤土傳中已記得很詳細，中外學者對赤土國方位的考證很多，我國舊史書都以爲是舊時的暹羅；日本學者有的說是蘇門答臘東海岸的巴鄰邦（Palembang），u有的說是馬來半島中部的克拉（Kra）地峽，e但有的說是在暹羅境內的。e總之，這還是一個未解決的專題。

自兩漢至南北朝，因域外交通的發達，官私著述都日見豐富，這或許算得我國地志發達的初期。關於南海方面，除上述見於史書的記載及專書外，現存的專書尚有晉嵇含所撰的南方草木狀三卷。①這書舊題爲襄陽太守嵇含撰，但按晉書葛洪傳所記有一洪妻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遇害，遂停南土。②又「合字悅道」，亦見葛著作抱朴子，可知嵇含實是服官廣州，這書當係彼在廣州所作。書中分載草木、果、竹四類（卷上草類，卷中木類，卷下竹類、果類），都是交趾的產物，其中有不少係來自西方，頗足爲東西交通的引證，文辭雅馴可誦，所引古籍如陸賈的南越行記、東方朔的東觀記、林邑記及三輔黃圖、東觀漢記，亦很典博，并不像唐宋人所撰的嶺外錄異、桂海虞衡志那樣，一以多聞爲可貴的。

其已亡佚而後經後人輯存的，有後漢議郎楊孚撰的交州異物志一卷。③晉劉欣期撰的交州記二卷。④晉郭義恭撰的廣志二卷。⑤南朝宋沈懷遠撰的南越志八卷。⑥楊志多記日南、交趾、朱崖儋耳、扶南、牂牁、烏許、鬱金、闌賓等國的物產，劉記多記交趾、日南、朱崖、儋耳、九真、合浦各地的珍奇動植物及宮室城堡等遺跡，郭志多記越南、交趾、雲南以及南方域外諸國的地理、人種、珍禽、異獸、蟲、魚、蔬等類，沈志多記越南各地疆域沿革而尤詳於草木、蟲、魚、鳥、獸等類，其可參考的地方很多。

此外，其已經佚亡而僅見於後代史志著錄的，有陸賈撰的南越行記（見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吳士夔撰的交州人物志，楊穆撰的哀牢傳，薛翊撰的異物志，不著撰人的夷經（以上俱見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的南州異物志一卷，薛瑩撰的荆揚以南異物志一卷，僞燕聘晉使蓋泓撰的珠崖傳一卷，晉范甌撰的交州先賢傳三卷，不著撰人的有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日南傳一卷，林邑記一卷，諸蕃風俗志二卷，諸蕃國記十七卷，交州雜事記九卷（以上俱見隋書經籍志），王褒撰的交廣二州紀一卷，黃恭撰的交廣記，裴淵撰的廣州記，俞益期撰的交州雜，顧徽撰的廣州記，魏完撰的南中志，譙周撰的異物志，陸胤撰的廣州先賢傳，不著撰人的南中八郡志（以上俱見文苑式補晉書藝文志），竺枝撰的扶南記（見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等，不下數十種。這種著述風尚，不但是從前所沒有，就是唐代以後，也很少見。究其原因，大概是那時候中土發生變亂，士民遷徙無常，尤其是北人南遷的衆多，而南方的物產風俗又多和北方不同，所以各人都依著所見所聞的撰述成書，也不過自誌不忘或是轉告他人以廣知識的意思。這種情形，尤以漢末之亂及晉室東遷的時候爲最多，由此亦可以想見漢民族南移的一種趨勢。但這一類的書籍，現在大部份都不存在了，實是可惜的一件事。

二 唐宋元

李唐以後中國和南海的貿易範圍愈見廣泛，國人對於南海的認識也更清楚。史傳記載數量上雖遠抵不上以前那麼多，但是實質方面就比較重要了。

初唐的第一部有關南海的著作要算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這不但是研究中央亞細亞的重要典籍，同時也是研究中世紀南海及東南印度地理和文化的寶庫。其中關於南海的部分，自緬甸以迄於越南半島及馬來羣島中的賈波國（Campa 即林邑國）、羯陵伽國（Kalinga，即古爪哇國，因 Kalinga 人曾經在這地方建立國家，故有這名稱）、室利差咀羅國（Srikata，即南海寄歸傳中的室利察咀羅，唐書中的驩國，相當於今日的白古）、隨羅鉢底國（Dvaravati，在今湄南河下游，伊實那補羅（Isanapura，即真臘國（Cambodia）闍摩那洲（Kavandvipa 指蘇門答臘）等主要國家的宗教風土，都有詳細的記載，雖所記只不過得諸傳聞，然而卻很確實可靠。這書國內刊本很多，^①英、德、法、俄等國都有譯本，^②把牠作為專題研究的專著也很多，其中尤以 A. Stein, Smith, Bouling 諸氏的研究為知名，而日本已故漢學家高桑駒吉氏特別對所記南海部分所考證的大著，更可注意。^③國人對於這書的研究反不如外國人來得熱烈，這是很可惜的。

較玄奘稍後的入竺高僧義淨，在咸亨年間（公元六七一年）由番禺附船到印度求法，經過了十年後復取道南海歸國。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一書，對於南海各地的地理、宗教、風俗都根據自己直接的見聞而寫成，因之這書的價值更高，我國歷代都把牠收在佛藏中，私家刊本很少，日本高橋次郎博士曾譯成英文本，並附以詳細的考釋。^④牠現在是世界名著之一，各國學者研究南海史的多半把牠作為一部重要的史料。義淨的撰述，除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外，還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一種，其中所記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取道南海的約過半數。所傳關於南海諸國的部分，與寄歸內法傳同為南海的重要史料。這書早有沙畹（Richard Chavannes）教授的法文譯本。^⑤但對之作專門研究的卻不及大唐西域記及佛國記兩書那麼的多。

唐代高僧所撰南海關係記載，除玄奘、義淨兩人之外，還有慧超的撰述。慧超是新羅人，早年便赴大唐，有志入竺，復由南方海路到達印度，巡禮聖跡，歸途取道葱嶺，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十一月上旬到達安西（龜茲 Kucha）本他的實地見聞，寫成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上中下三卷，這書後來頗多散佚，所以後世鮮有知道。近時在敦煌石室中發現了它的中下卷手抄的殘本，其中所記關於南海諸國的宗教、風土及波斯人的海上貿易情形的部分，很可以和其他的書互相印證也是研究南海史不可缺的參考資料。^⑥

唐中世以後，官家地誌的著作日盛，比較重要的有德宗時（公元七八〇——八〇二年）宰相賈耽所撰的皇華四達記，此書現已散佚，只

能在新唐書中約略見其梗概。賈耽爲一代宰輔，對於中外地理是很下一番功夫，尤其是通商事項，更加注意。他常向外國使臣或商賈打聽一些實地的報告，從中國和域外各國交通的路程，彙錄成書，所以他的記述都是確實可靠。他所記關於南海部分的「安南通天竺道」及「廣州通海夷道」兩道，至今還可在新唐書地理志（卷四三下）中看到。安南通天竺道是自安南（今之河內）經雲南、緬甸轉阿薩密（Assam）到印度的陸行路線。廣州通海夷道，是自廣州經崑崙島（Pulo Condore）出馬六甲峽迴海航錫蘭（獅子國）至印度，然後越波斯灣溯幼發拉底斯（Euphrates）河而到當時大食的國都報達城（Bagdad）的海行航路。他所記的里程里數，極爲詳確，可以和阿剌伯地理學者易達柯達貝所著的道程及州郡志（*Itin Khordadbeh: Le Livre des Routes et des Provinces*）及索來明所著的印度中國航行記（*Soleymani: Relation des Voyages etc.*）等書作比較的研究，實爲中古時代中國和阿剌伯海上交通的重要史料。這一條路線，伯希和氏都有詳細的研究及譯文介紹於西洋史學界。這書近年已有漢文譯本，對東西史學界的影響都很鉅大。②

唐代官吏所著的南海史料，除上述外，還有蠻書、北戶雜錄及嶺表錄異三種，也很有一述的必要。

蠻書是懿宗時（公元八六〇——八七〇年）隨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出征南詔的樊綽所撰。這書的內容係記載雲南諸蠻的事情，於部族的分合、山川道里的險易以及叛服征討的始末，言之甚詳，可以說是嶺南與地最古的一本。這書刊本有數種。③伯希和氏曾摘譯了一部分。④介紹於西洋史學界，是爲研究嶺南古代史地學的人不可缺少的史料。

北戶雜錄爲懿宗時段公路所撰，公路歷仕始末不可考，只知道這書是在廣州時的著作。書中載嶺南風土，十分賅備，對於物產，記述更詳，徵引亦極博洽。如南越志、南裔異物會要、述征記、隨海異物志、神船記、字林、廣州記、扶南傳諸書，現在都已散佚了，但從這本書中還可以略見一二，就是所引的張華博物志，也多是今本所缺掉的，所以牠不但是部很好的南海參考資料，同時還是考證古籍的重要根據，真是治南海史上極不可少的一部書。這書刊本甚多。⑤參考頗爲便利。

嶺表錄異是昭宗時（公元八八九——九〇五年）廣州司馬劉恂所撰，書中記載嶺南各地方的氣候、山川、河流、島嶼、風土、物產，而尤其於交通貿易等事，這書刊本有數種。⑥日本桑原博士曾根據牠的記載來說明唐代中國與阿剌伯海上的交通，和中國南方人在造船術上所受的外來影響。⑦宋代的南海探述亦往往取資於是，這也可以表示這是一部有價值的書。

唐代南海關係史料，還有見於唐志所著錄的蓬萊撰的弘通海南諸蕃行記一卷，戴斗撰的諸蕃記，不著撰人的西南蠻入貢首領記一卷，真

國事一卷，徐雲度撰的南詔錄三卷，韋臬撰的西南夷事狀二十卷，可惜這些書現在都已經散佚，我們無從來考究牠們的內容了。

自五代至宋朝的這一個時期中，舊唐書、新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等長編鉅幅的大著作，次第問世，所有唐、宋以前的關於南海的記載，都已收羅殆盡，這是參考上不可缺少的資料，其中尤以太平御覽一書，上自三國下迄南北朝，一些古書佚史，收集更加完備，所以牠的地位尤其重要。

至於宋朝人的撰述，大概可以拿嶺外代答和諸蕃志二書來做代表。

嶺外代答一書，為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公元一一七四——一八九年）廣西桂林通判周去非所撰。這書成於淳熙戊戌（公元一一七八年），即他自桂林歸來後原為備一般關於嶺外事的諮詢而作。書的編制，係根據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益以耳目的所見聞而成。原書分二十門，今有標題的僅十九門。這書條分縷析，較稽含、劉恂、段公路諸書尤勝。所記西南夷暨海外諸蕃甚詳，且所涉及的亦很廣泛，遠至西方的印度、波斯、阿刺伯埃及各方面的事物，都有記載。這書刊本有二種，①四十年前，日本已故坪井九馬三博士在羅馬所舉行東洋學會時，曾把這本書介紹於西洋史學界，自此便又獲得彼方人士的注意。

諸蕃志是南宋宗室趙汝适所撰。趙氏官福建市舶司時，常就賈胡親詢海國事情，又復雜採前人的撰述如嶺外代答、酉陽雜俎、通典及其他正史等書而成，其中尤以嶺外代答一書被採錄最多。所記事跡，雖非趙氏親身經歷，但是十三世紀記述南海的書籍，卻要算趙書大成，而且被宋史所採用的材料亦最多。書成於理宗寶慶元年（公元一二二五年），分上下二卷，卷上為志國，所記自越南半島以迄於非洲東海岸，凡五十八國。卷下為志物，所記南海各地物產，凡四十七種，其中以香料、奇石、真珠等為最多。這亦可以看出宋代南海貿易的一般情形了。這書刊本有數種：①德人夏德（G. Hirth）及美國外交官兼漢學家的羅意志（W. W. Rockhill）兩氏曾逐譯為英文，並附以詳細的註釋，極引起了東西漢學家的注意。②夏、羅兩氏釋註的原本年來日見缺少，最近北平有石印本行世（北京文殿閣書莊影印本），還可一讀。

以上兩書，對於當時越南半島、馬來羣島、西亞細亞以及非洲東海岸一帶的事情，大部分都有明確的記載，就是李唐一代的事蹟，也略有遺缺，可算得研究中世紀南海史不可缺少的參考書籍。其他如岳珂的程史，③朱或的萍州可談，④也有不少關於南海方面的記載，雖然內容要廣泛得多，但一些耳聞目見的事跡，是不可抹煞的，這也頗有可供我人參考的資料。

宋朝滅亡之後，元代勃興，蒙古人的勢力遠達於中亞細亞及東南歐諸國，隨着政治勢力的膨脹，海外的交通也比較前代發達得多了。同時

對於地理的知識也愈加擴大，對南海方面，阿剌伯有 Jin Baita 等地理學家的書籍，西方有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等的遊記，在中國呢，自然也不會寂寞的，那時候就有不少極重要的南海地方誌的編述，最著名的是汪大淵（煥章）的島夷志略及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兩種，那算得是個中的權威之作。

島夷志略一書，是根據作者數次遍遊海外時的所見所聞，實地觀察而寫成，並不是面壁虛構的空中樓閣可相比擬。所記的山川、道里、物產、民風，大半都是史書所不載，就是偶有記述，也萬萬不能有這樣詳細，所以就其本身的價值而論，決不在諸蕃志之下。這書原有舊鈔本，不過編輯傳鈔，脫誤的地方很多，讀者感覺十分困難。清末沈曾植曾有校正本一種，^①又日本藤田博士也有校注本一種，^②原文註釋，均用漢文，其考證的詳盡，可以和夏德及羅意志的諸蕃志譯註相媲美。

其次，真臘風土記是公元一二九六年忽必烈汗遣使詔諭真臘 (Cambodge) 時隨行的周達觀所撰。這也是中國方面值得誇耀的一部可以憑信的史料。周達觀等一行自溫州出發，過占城而至真臘，書中所記安哥 (Angkor) 的古跡及十三世紀甘智 (Cambodia) 的風俗，是很饒興趣的。這書刊本有數種，^③數十年前法人 A. Rehnst 及伯希和都有譯註，將這書介紹於西洋史學界，伯氏的譯註本，近年已轉譯為漢文，很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④中國古籍的整理反讓西洋學者著先鞭，確是我國學術界的遺憾。

此外尚有至元征緬錄一卷，^⑤是至元二十年至大德四年（公元一二八三——一三〇〇年）忽必烈汗遠征緬甸時的實錄。元兵兩次征緬甸，深入蒲甘，留下了許多的遺跡。書中所記當時征討的情形頗詳，很可以近時蒲甘方面所發現的碑銘互相印證。

至於楊庭璧的使馬八兒 (Mahur 即今 Coromandel)、俱藍 (Kilan 即今 Gulon) 及史弼的征爪哇等事跡，元史本紀及外國傳中都有記載，自然也很值得吾人參考的。

三 明清

蒙古人遠征海外諸蕃，所向披靡，真算威震四方。二世紀後，又有鄭和和出使西洋的盛事，這是漢人在南洋最光榮而又最有歷史意義的一幕。鄭和姓馬氏，雲南崑陽州人，他的祖先本是西域的回教徒，後來徙居雲南，永樂年間，始賜姓鄭。那時候成祖利用他和回教有些關係，所以命他與王景弘等出使西洋，來擴張中國在西南海上的霸權，藉以恢復戰亂之後的國民經濟。他在永樂三年至宣德七年間，前後七次奉使出國，歷

經南海三十餘國，所至各國都來奉貢。隨征使者有阿剌伯血統的回教徒會稽人馬歡，太倉人費信及應天人叢珍。這三人回來之後，都有紀行的專書問世。叢珍的西洋番國志已經散佚，現在還僥倖存在的有馬歡的瀛涯勝覽和費信的星槎勝覽兩種，都是隨軍遠征的實地見聞錄，所以價值極高，和後來所出的書籍徒然因襲抄錄的大不相同。西方學者常將這兩部書和阿剌伯人 Ibn Batuta 及葡萄牙人 Vasco de Gama 兩氏的游記作比較的研究。

馬歡的瀛涯勝覽成於永樂十四年（公元一四一三年），所記均鄭和出使時事跡，涉及諸蕃，自越南半島以至印度、非洲等處，凡二十國，各載其疆域、道里、風俗、物產等等；明史外國傳大部分取材於此。現行本有兩種：一是張昇改正本，即所謂改正瀛涯勝覽者是；①②內容刪改太多，幾失原書本來面目，無甚足觀；一是原本，③文字雖不十分雅馴，但還不失為一部記載翔實的史書，所以學者多取此而舍彼。法人兌溫達（J. J. Duyvendak）教授曾著重訂的馬歡書（Ma Huan, re-Xianhei Amsterdam, 1923），對這有所考釋，為研究瀛涯勝覽的一部著名專書。費信的星槎勝覽成於正統元年（公元一四三六年），較瀛涯勝覽和已佚的西洋番國志（宣德九年公元一四三四年）略後，書中除第一集是親見目擊者外，第二集卻是採輯前人的撰述。瀛涯勝覽及西洋番國志二書，當時皆為費氏所依據之本，書分四卷，自占城以迄天方凡四十國較瀛涯勝覽的所記猶多一倍，內容亦較他書豐富，這書刊本有十餘種，④日本坪井及藤田兩博士，對這書的版本及價值都有研究的文字發表，⑤羅意志也有過譯文介紹於西洋史學界，⑥與瀛涯勝覽同為中世紀南海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根據這兩部書來研究鄭和遠征西洋的事跡的，在歐洲方面，有伯希和麥那兒思（W. F. Mayers）格倫威耳德（W. P. Groeneveldt）諸氏的名著。⑦中國方面則有向達的研究，⑧同樣對於明代東西交通史上有很大的貢獻。

明代關於南海的撰述，除上述二書外，還有西洋朝貢典錄、東西洋考和海語三書，也頗重要。

西洋朝貢典錄的作者黃省曾，為嘉靖十年（公元一五三一年）舉人，書成於正德十五年（公元一五二〇年），係依據上述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及欽位諸編纂輯而成，書中記西洋諸國朝貢的事情，自占城以迄天方，其二十有三國，每國一篇，每篇又附以論說，凡道里遠近、風俗美惡、物產、用品、言語、衣服，無不細記，但其範圍只限於鄭和時所歷的國家，其他的則都沒有談到，內容平凡，沒有什麼創見的地方，可是對於地輿與方位兩點倒說得很詳盡，算是本書可貴的地方。這書刊本亦有數種可資參考。⑨

東西洋考的作者張燮，是萬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四年）的舉人，書成於萬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刊本有數種，⑩內中

綜合了正史外國傳及各種地誌筆記，也可以說是這些書的彙考。這書對於前人的撰述，不但依次排比，而且對於古事古物多有考正的地方。張氏還加入了自己所創著的新材料，算得嘉靖以後關於海外事蹟的重要典籍。又有舟師一篇，詳載計路及占驗潮汐等事，與上述黃書所據載位之書相似，使我人對於地域方位的研究又可多得一參考的資料。

海語的作者黃衷，是南海人，弘治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這書是他晚年致政家居時向海洋的番船詢問得來一些山川風土的故事，真錄成篇。內容分爲四門：曰風俗，曰物產，曰畏途，曰怪物。除記述物產及怪異之外，第一卷所載暹羅與滿刺加的歷史事蹟及各地風土，更可糾訂史傳之闕遺，不僅是一部筆記小說之類的書籍而已。^⑤

餘如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鄭曉的皇明四夷考，也極多記載南海的史料，不過都是屬於四裔之書，並不專限南海方面，所以也不再細說了。入清之後，因政府禁止人民出海，這種海外遊記筆記的撰述當然不及前朝之盛，現在略舉出兩種，以示梗概。

一、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倫炯少時隨從他的父親昂學習海事，歷官濱海重鎮，聞見所及，無非海國的事情，因此便寫成這部書，所書都很有根據。這書刊行於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五年），通行本有二種，^⑥內分上下二卷。上卷共有八篇：曰天下沿海形勢錄，曰東洋記，曰東南洋記，曰南洋記，曰小西洋記，曰大西洋記，曰崑屯記，曰南澳氣記；下卷附圖六幅：曰四海總圖，曰沿海全圖，曰臺灣圖，曰臺灣後山圖，曰澎湖圖，曰瓊州圖。凡山川的阨塞，道里的遠近，沙礁島嶼的夷險，風雲氣候的測驗，以及外番民風物產，一一都詳細地記下來，不但可算得是一部地理書，同時也是國防上一部值得參考的要籍。

二、謝清高的海錄。這書是歷遊海外的賈人謝清高所口述，由楊炳南筆錄而成的，書刊於嘉慶年間，通行本有五種，^⑦內容分三類：首記大陸沿岸諸地，自越南達印度西北岸爲一類；次記南海諸島，自柔佛迄妙里士爲一類；再次記歐美非三洲及東北海諸島，又爲一類。清高似乎對於南海諸地，認識比較清楚，印度沿岸諸國差些，歐洲諸國又差些，其餘大多只不過得諸耳聞，就不大確當。但大致還不失爲一部可信的書，和一般據典故而談海事的，豈不可同日而語了。

此外，如徐繼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薛福成的東南海島圖經等等，雖亦有一些關於南海各地的記載，但大都係一般的地理書，實無詳爲敘述的必要。

關於南海史料的敘述，略盡於此；因爲參考書籍的不完備，筆者率爾操觚，遺漏的地方當然不免，國內專家學者不吝指教，這是十分盼望的。

注釋

○藤田實久前幕時代に於ける四南海上交通の記述、藝文、大正三年、南海實所考、
○ G. Ferradi: Le Kouon Louon et les anciens navigations historo-
aniques dans les mers du Sud, 1910. (漢譯漢藏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務
印書館石印)

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o on Inde a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高麗文獻印成備遺考、商務印書館出版)

○關西、四城南蒙共術東漸史(藍譯、四方美術東漸史、商務印書館出版)

○扶南異物志、宋王僧虔撰、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藝文志、地理志、
地理類、均有著錄。此外尚有扶南土俗志及扶南記、扶南記當係佚書的同書異名。

○吳時外國傳、蘇恭撰、太平御覽引書目、清孫振宗三國藝文志史部地理類、均有著錄。
○王康漢唐地理考、魏晉。

○胸亦義、明孫慎○南方通使に於て、載歷史と地理第二十五卷第六號。
○佛狀略、合漢唐四城及沿海諸國地理考、補扶南、康泰吳時外國傳及扶南記(史學雜
誌、刊載南京中國史學會編輯、民國十八年三月出版)

○ P. Pelliot: Le Fou-nam.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 l'Ex-
trême Orient, 1903. (漢譯扶南考、版史地考、商務印書館出版)

○佛國記一卷、法門釋法顯撰、隋志宋志注疏珠林傳記均有著錄、版本有：(一)內府藏本
(佛藏兵字八號)(二)汲古閣書本(三)滄海遺書本(四)說郛本(五)鈔書堂刻本
(六)學津討源本(七)周湖孫氏有明初葉寶門來賓樓葉刻本作法顯傳一卷)

○佛國記的發刊本、Abel Renouat 的法譯本、一八三六年巴黎出版、譯名爲
Relation des Roayumes Sandhiques: Voyages dans la Terarrie dans
l'Afganistan et dans l'Inde, exécutés, à la fin du IV Siècle, Par
Abol Renanzat. Ouvrage Posthume revu, Complété et augmenté
d'observations Nouveaux, par Klapproth et Landresso. 這本計卷首
一十六頁、爲 Landresso 的導言和刊誤表、一至三六七頁、爲佛國記的譯文、三六

八至四〇〇頁爲附錄、附錄分爲二部、一部爲法顯經各各地的地理誌、一部爲法
顯的行程考證、四〇一至四二四頁爲目錄、並有附圖五。
其次爲英國傳教師 Samuel Beal 的英譯本、一八六九年倫敦出版、譯名爲 Trav-
els of Fah-Hian and San-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Samuel Beal. 這本卷中十三
頁爲序文和導言、一至一七四頁爲法顯和宋雲的遊記、一七五至一〇八頁爲法顯
和宋雲的行程考證、附圖一。
第三次譯本爲 Giles 氏的英譯本、一八七七年上海出版、譯名爲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erbert A.
Giles.
第四次譯本爲 Legge 教授的英譯本、一八八六年 Oxford 出版、譯名爲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Chinese Monk
Fa-hia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 D. 399—414) in
Search of Books of Disciplin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with
a Korean recension of the Chinese Text by James Legge. 卷中十五頁
譯文、一三五頁、中國原文四十五頁。
此外、西洋學者關於佛國記的部分研究和考證的論文很多、茲不備列、讀者可查考法
人 Henri Cordier 所著的中國書目(Bibliothèque Sinica)第七卷、一六〇
至二六五頁。
東方學者研究佛國記的專著、比較著名的有二種：(一)半竹庵著佛國記考證
(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出版)(二)日本足立善太郎著法顯傳考證(東京
三省堂出版、有何蓮氏、張小柳譯本、國立編譯館出版、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提要

○藤田實久前幕時代に於ける四南海上交通の記述、藝文、大正三年、南海實所考、
○ G. Ferradi: Le Kouon Louon et les anciens navigations historo-
aniques dans les mers du Sud, 1910. (漢譯漢藏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務
印書館石印)

高島駒吉：赤土國考綱要。戰史學雜誌，大正十年。

高島駒吉：再び赤土についで。墨田學士に買す。東洋學報，大正九年。

○神藤田雙八：鐵牙作國考。鐵東洋學報，大正二年（南海堂所收）。

○南方草木狀三卷。晉葛洪撰。宋史藝文志三：史地類地理類。馬氏文獻通考經籍志三十二：史部地理類。清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史部地理類均有著錄。（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二卷。顧氏直齋書錄解題作一卷。）版本：（一）明刊本。（二）百川學海本。（三）漢魏叢書本。（四）格致叢書本。（五）龍威秘書本。（六）百家家書本。（七）山香雜書本。（八）臨池瑣華本。（九）湖北先正遺書本。

○交州吳梅志一卷。後漢魏郡梅孚撰。晉書經籍志：乙部史地類地理類。新唐書藝文志：乙部史地類地理類。魏天听補撰漢書藝文志。後漢補後漢書藝文志。顧棟三補漢書藝文志。補撰後漢書藝文志。均有著錄。道書原本久佚。清曾昭輯續清遺書時，從水經注、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載，輯集成帙，分爲二卷。集文部百一十六條（計卷一三十一條，卷二九五條）（卷末有曾昭題跋）（位崇禮題跋）。

○交州郡二卷。晉劉昶撰。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引書目。清丁國鈞文廷式秦榮光、吳士鑑、孟元補晉書藝文志：乙部史地類地理類，均有著錄。道書原本久佚。清曾昭輯續清遺書時，從水經注、南史書時、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齊民要術及初學記等引文中，輯集成帙，分二卷。集文部七十六條（計第一卷四十二條，第二卷三十四條）（卷末有曾昭及位崇禮題跋各一）。

○廣志二卷。晉郭義恭撰。隋書經籍志三：子部雜家類。舊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部雜家類。均有著錄。道書原本久佚。惟後世類書徵引頗多。馮氏（國鈞）玉函山房輯成一本。分二卷。集文部二百六十餘條。不分類目。卷首原有馮氏編書序，今本已佚。

○南越志八卷。南朝宋沈懷遠撰。隋書經籍志二：史部雜史類。舊唐書經籍志二：史部地理類。新唐書藝文志二：史部地理類。宋史藝文志二：史部地理類。均有著錄。道書原本久佚。道書見宋代以前載籍。清葉宗源曾蒐集二百餘事，合爲一卷。後世均可復重。爲增補刪正。爲二卷。引文部百五十八條。卷首有嚴可均編書序。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釋玄奘撰。元釋教經新唐書藝文志：丙部道家類地理類。均有著錄。

版本：（一）宋刊本（北平圖書館藏）（二）宋廣德齋本（上海影印本）（三）清博影印宋刊本（四）守山閣叢書本（五）羅漢齋叢書本（六）四庫全書本（七）國學叢書本（八）明刊支那叢本（九）唯正叢刊叢本（十）大正新編大藏經本。

○大唐西域記外國譯本很多，今舉其比較重要的如左：

1. S. Julien 的法譯本，譯名爲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rientales*。巴黎出版，二冊。第一冊一八五七年出版，卷首七十八頁，正文一至八卷，四百九十三頁，附中國地圖一、第二冊，一八五八年出版，九至十二卷，附古印度及中國地圖一、卷首十九頁，正文五百七十六頁。

2. P. Beal 的英譯本，譯名爲 *Buddhist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一八八四年倫敦出版，二冊。譯者 *Trübner & Co.* 東方叢書（Oriental Series）的一部分。一九〇六年有新版。

3. H. W. W. 的英譯本，譯名爲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倫敦出版，二冊。

此外又有 A. Cunningham 的印度古代地理（*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I. the Hinduist Period including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and the Travels of Hwen-Tsang）一書，亦很值得參考。該書於一八七一年出版於倫敦，卷首二十一頁，正文五百九十九頁，附圖十三。

○研究大唐西域記的專書，比較著名的有：

1. A. Stein: *The Desert Country of Hsi-tsan-Tsang*. (1919)
2. A. Stein: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Journey in Chinese Turkestan* (1901)
3. Anoulet Khotan. (1907)
4. Ruhs of Desert Oases (1912)
5. Scythia (1921)
6. Innermost Asia. (1928)
7.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1903)

以上均爲英人斯道固(A. Stein)所著

8. V. Smith: The Itinerary of Yuan-Chwang.

9. Boudhig: Four Pilgrims.

10. 高桑嗣吉: 大唐西域記に記せる東南印度諸國の研究(大正十五年東京江戶書店發行)

此外,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叢書第一種,有大唐西域考異,其內人名地名索引一部分,把 S. Paul, E. Wator, 及 S. Julien 諸家,其本的譯名列表對照,極有助於研究者。

◎大南南流寄歸內法傳四卷,日本高田次郎博士英文譯本譯名爲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 (A. D. 671-698) by I. Tanih. 一八九六年(明治十九年) Oxford 版,卷首六十四頁,本文二百四十頁。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沙喃法師譯本,譯名爲 Les Religions Chrétiennes qui existent Charact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一八九四年出版,出版卷首二十一頁,本文二百十八頁。

◎藤田鳴久: 雜記往五天竺國傳通釋一——三十一。

◎P. Pelliot: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IIIe siècle (暹羅交廣印度兩道考,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分上下三卷,上卷總論,下卷海道考,未附錄五)(一)買駝路陸路,(二)買駝路海路,(三)安南府城至南其摩城路,(四)石夏城至羊直摩城路,(五)安南鎮至交趾者羅路,後三條係釋教自撰經所製的假書)

◎魏晉十卷,唐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地地理類有著錄,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間從

冰湖大典錄出,原本有:(一)梁步版本,(二)桐花館刊本,(三)許氏抱經室稿本,(四)胡氏琳瑯室新印本,(五)浙西村舍叢書本,(六)雙南叢書本。

◎凡古三七冊錄(三)(四)(五)

◎七頁補錄三卷,唐段公路撰,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地地理類有著錄,原本:(一)華海類

中國南海關係史料述原

編本(二)古今說海本,(三)榕教叢書本,(四)百川學海本,皆不全,(五)內府元刊本,(六)張目影印宋校本,(七)十萬卷樓叢書本,(八)湖北正遺書本,(九)魏邦本(不分卷)

◎續表錄異三卷,沈約撰,新唐書藝文志二部史地地理類有著錄,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原本:(一)梁步版本,(二)桐花館本,(三)百川學海本,(四)魏邦本(五)唐人說書本,(六)守約叢書本。

◎是羅羅羅波斯灣的東洋貿易港,說史,大正五年(東西交通史之叢書所載)故外代卷十卷,宋開法非書,宋史藝文志二部史地地理類,成書甚詳,地理類,均有著錄,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原本:(一)知不足齋叢書本,(二)華垣小說大觀本(第四輯)

◎諸葛志二卷,宋趙汝談撰,宋史藝文志二部史地地理類,通志藝文略四地理類,均有著錄,原本久佚,清乾隆年間從永樂大典錄出,原本:(一)華海類本,(二)兩淮本,(三)別本,海本,(四)廣州中山大學館印本,(五)漢承約校注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P. Hirth & W. W. Hoothill: Uhan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entitled Chin-Yan-Chi (續藝文志) 1912 曼德佛堡(Sgt. Petersburg) 科學研究院出版,伯希和所著,志譯註正誤(一九二二年通釋四四六至四八一頁,見通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張原重編者 P. 及 P. 共編諸書志(史林大正五年)對於日本補正頗多。

◎魏史十五卷,附錄一卷,宋岳珂撰,宋史藝文志三子部小說類有著錄,原本:(一)續編補齊本,(二)津逮秘書本,(三)學津討原本,(四)神海本,(五)明成化江浙刊本,(六)嘉靖間錢如京重刊本。

◎津水可達三卷,宋末魏撰,宋史藝文志三子部小說類有著錄,原本:(一)羅海金叢本,(二)守山閣本,(三)百川學海本,(四)神海本,(五)寶鼎堂叢書本。

◎島夷志略廣遺一卷,清沈曾植撰,古學堂刊本。

◎藤田鳴久: 島夷志略校注,載國學堂刊,民國四年(書堂叢刊所載)

② 夏爾士第一卷(元開邊疆)續文獻通考地理類有著錄。版本(一)古今就海本
(二)歐羅本(三)古今通史本

③ 夏爾士和法蘭本(1) Abel Renoust 譯本(譯名爲 Description du Voyage de Cambode, 一八一九年巴黎出版)(2) P. Pallot 譯本(譯名爲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載暹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一冊 1113 頁)守中(Pril. Ecole française Ext Orient, II, No 2, Avril 1902 pp. 123/177)伯氏本(由海峽殖民地地考雜誌(商務印書館出版))

④ 至元征南誌一卷(不著撰人)守中閣藏書本。

⑤ 改正通雅覽覽本之可改的有下列八種(一)張文庫公薛文集附刊本(二)紀述本

⑥ 水(作通雅覽覽)(三)夏爾士和法蘭本(四)續說鄂本(統天方面一條與他本異)(五)廣百川學海本(六)天下名山勝概本(七)圖書集成本(八)國學圖書館影鈔本(作通雅覽覽)

⑦ 原本通雅覽覽本之可改的有(一)紀述本編本(二)國朝典故本(三)勝朝遺事二編本(四)三寶莊集本(此本不知現藏何處)

此外又有(一)鈔本(見衛生堂藏書目)(二)百家家書本(全上)(三)神統續編本(見續定字書目)(四)國朝典故藏書本(見衛生堂藏書目十一)(五)吳方山手鈔本(見吳古閣藏書目)(六)滿本均校正本(史地小叢書,民國廿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書係就各本互勘文句有不同的,於原文下注出,使讀者得這一本,便可以窺見原書的真面目)

⑧ 夏爾士和法蘭本(世華堂藏書目錄稱即大四洋記,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三,也是通雅覽覽目三,詳見藏書目,均作一卷)版本有(一)紀述本編本(二)古今就海本(三)歷代分史本(四)百家家書本(五)神統本(見續定字書目)(六)舊鈔本(見汲古閣藏書目)(七)裕放藏書本(八)國學圖書館影鈔本(九)借月山房影鈔本(後又名名澤古齋重鈔,種類較此本少)(十)學海閣編本(十一)國朝典故本

(十二)羅振玉影印天一閣本(十三)廣州中山大學羅天閣本

⑨ 坪井九馬三(明古高本尾捷摩覽三就)載史學雜誌,大正七年

⑩ 藤田豐八(大小萬曆考——早捷摩覽の價值)載史學雜誌,大正三年。(南海屬所收)

⑪ Koolhill 譯文載一九一五年通雅覽覽(Young Pau)

⑫ H. Pelliot: Les Grand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ebut du XVIe siècle. (暹羅和印度洋)商務印書館出版

⑬ W. F. Kings: Chinese Explor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3th Century. (China Review Vol. 3-4 1874-1876)

⑭ W. P. Groenewald: 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 1890.

⑮ 必向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種種資料(民國十八年四月,小號月報四七至六四頁)

⑯ 四洋朝貢典錄三卷(黃會曾撰)千頃堂目八作二卷,國史經籍志作一卷)覆書歌求記,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八,均有著錄。版本(一)鈔本(二)刻下書藏書本(三)借月山房影鈔本(中有缺文)(四)指海本(五)專雅堂藏書本

⑰ 中東四洋考十二卷(孫雲撰)福建藝文志三十三,浙江採集遺書進呈錄均有著錄。版本(一)明萬曆刊本(有汪魚亭藏圖書一印)(二)四庫全書本(三)惟陸軒藏書本(四)國學基本藏書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⑱ 海語三卷(黃衷裿)也是國藏書目三,詳見藏書目,均作一卷,天一閣書目卷本作二卷)即亭見知傳本書目有著錄。版本(一)鈔本(二)夏爾士和法蘭本(三)四庫全書本(四)道光間吳蘭修刊本(五)學津村原本(六)國朝遺書本(七)粉秋閣藏書本

⑲ 海國圖志二卷(陳鼎撰)四庫全書目即亭見知傳本書目均有著錄。版本(一)編珠本(二)昭代藏書本

⑳ 海鏡三卷(謝清高)述揚南寧錄。版本(一)海外黃奕維本(二)海山館藏書本(三)泮東所至本(四)小方壺書與地鏡鈔本(此本刻額頗多)(五)滿本均校正本(史地小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

法蘭西的演義詩

李健吾

起源 羅朗歌的作者或者「說話人」再三叫聽衆注意故事的真實，舉出「古代的史乘」作證。經過近代學者的精密檢討，羅朗歌的事實幾乎有十分之九屬於他的謊話，在歷史上留下痕迹的頂多也就是十分之一。巴芮以爲是熱情歪扭了現實，歪扭是不可避免的。最初有事實做根據，如荆之谷之役見於查理本紀，雖說寥寥數語，的確由歷史蛻變而成。這也就是爲什麼，像羅朗歌這樣的作品，詩人很早就稱之爲 *chanson de geste*。「拉丁字」皆司塔 (*gesta*) 的意思是「行動」，到了後來，借做若干歷史著述的題目，例如 *Gesta Francorum*，猶如許多其他字，這個中性多數的字變成一個陰性單數，「皆司特」這個字就有了「歷史」的意義。「巴芮緊接着就下定義：「所以一首 *chanson de geste*，正當來看，是一首歌，拿歷史上的事實做主旨。」屬於全社會，從民間來，歪扭不可避免，雖說含有歷史的成分，我們不願意把 *chanson de geste* 譯做「史詩」，也不願意汎汎地譯做「敘事詩」，也不願意譯做「功績詩」，因為我們回頭就可以看出，有些事蹟雖說轟轟烈烈，例如辣誤·德·岡布賴 (*Raoul de Cambrai*) 的生平，並不就是「功績」。我們採用一個通俗的名詞：演義詩。

在薩克遜歌 (*Chanson de Saisnes*) 的開篇，作者包代勒 (*Jean Bodel*) 把當時的敘事詩材料分做三類：

法蘭西，布洛達涅和偉大的羅馬。

關於後兩者的製作，我們歸入傳奇詩；我們這裏的演義詩，屬於法蘭西。一般學者提高牠們的地位，用「國家的史詩」 (*l'épopée nationale*) 來代替。解釋「國家的史詩」，巴芮以爲牠是日耳曼民族征服高盧之後新社會的自生產物，最初沒有文人參與。惟是國家稟賦的最直接最自然的創造，具有一種共同的特徵，表現全國家的情感和理想，作者沒有特殊的存在，風格因而缺乏個性，猶如一般人所稱「國家的風格」。一切

是國家的，至少是貴族或者戰爭的階級的，這裏的主旨和形式全是自己的，不是借來的。「國家的史詩」的生命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期和歷史的事蹟同代，採用簡短的抒情的頌歌（cantilanes）的形式，談到戰爭，勝敗，英雄與奇勳，不敘述，僅僅表揚。因為和事實同時，人人目擊耳聞，用不着詳細的敘述。在這短歌裏面，猶如詩經的大明，六月或者采芣，一方面是熱情，歡悅，讚美或者傷悼，一方面是事實，簡括，偶有對話，偶有敘寫，不連續。日子漸漸久遠，這種短歌失掉興趣，甚至於失掉意義，孑然而立，不復為後人所瞭解，於是「說話人」把牠們連綴起來，用一個中心觀念把牠們貫穿在一起，成為我們看到的史詩，自自然然就到了第二期。第一期假定從七世紀開始醞釀，第二期就在紛亂的十世紀有了眉目，到了十二世紀後半，史詩的頌慶期光臨了，真正的民族的作品中止製作。熱情主有第一期的頌歌，誠懇主有第二期的史詩，幻想繼而侵入牠的範圍。頌歌僅有的遺留，是聖·法龍歌（Cantilane de Saint Faron）或者更正確些，克勞泰耳歌（Chant de Clotaire）保存在八六九年伊德蓋爾（Hildegarde）的聖·法龍傳（Vita Sancti Faronis）。聖·法龍是七世紀人，Meaux的主教，差不多在兩世紀以後，伊德蓋爾給他作傳，說他在克勞泰耳二世的宮庭，正當薩克遜人叛變，使臣說了一些無禮的話。克勞泰耳要把他們殺掉，法龍勸他緩在第二天行刑。法龍當夜勸導使臣皈依基督教，免掉受刑的厄難。聽說他們已經領了洗，成為基督的信徒，克勞泰耳饒掉他們一死，但是，隨後率兵征討薩克遜人，大勝而歸。勝利給他在民間引起了謠歌，婦人拍着手，拉成圓圈，在一起唱着：

我們歌唱克勞泰耳，法蘭克王，

他去和薩克遜人打仗。

薩克遜使臣要受多大的苦難，

萬一沒有布爾高區的名人法龍！

把短歌當做史詩的前身，因而把法蘭西的演義詩看做民間的「自生產物」，仗着巴芮的工作趨於凝定，實際來自德意志，老早就在法蘭西流行。一七七八年，德意志狂亂運動的先驅海爾德（Helder）刊行他編纂的民歌集（Die Stimmen der Völker），以為詩歌裏賦一個國家的意識的力量，由民間自然而生長，不經摸索，不費力氣，一下子就像神蹟一樣出現，無名，集體，沒有個性。史詩就由民歌形成，奧西昂（Osian）是最好的說明。他一點不知道奧西昂是一首廣製的史詩。這種浪漫的解釋幾乎影響到全部十九世紀的學者的工作。一七九五年，奧勒夫（Wolf）發表他著名的荷馬論（Prolegomena ad Homerum），以為伊里亞德（Iliade）和奧德塞是由不同的年代的斷章零篇集合而成。一八一六

年，拉阿曼(Tachmann)發表關於尼布隆金(Nibelungen)的論著，採用同一的解釋。最後出來格林兄弟(Grimm)說明民間故事，以爲史詩原始的形式就是短歌，最初的傳統是口授，其後才由文字寫定，留給後人。這是「自然詩」(naturpoesie)，民族的靈魂全部在這裏呈現，人直接創造史詩，並不假手任何具有個性的詩人：「我不能夠想像人世會有一個荷馬，或者尼布隆金會有一位作者。」

法蘭西演義詩的起源也就是一般史詩的起源。直接屬於人民，最初的形式是短歌。但是，牠的形式和主旨，真是所謂「國家的」嗎？德意志一位詩人烏爾德(Ulland)研究詩歌的源流，用一句話點定演義詩道：「法蘭西史詩，是羅馬其形，日耳曼其神。」這就是說，法蘭西人原來是法蘭克人，法蘭克人在沒有接受羅馬文化以前，應當歸入日耳曼民族。德意志是日耳曼的直系後裔，所以和浪漫主義一同起來的國家思想，不免要盡量把日耳曼誇大，因爲這等於把德意志的文化地位提高。我們曉得，有人不把德意志看做尼布隆金的來源，把西特人(Wotthan)看做牠的來源，傷了傑考布·格林(Jacob Grimm)的國家的驕傲，引起他的抗議：「要是有人懷疑我們史詩的來源，我承認，我不肯一下子就放棄這耳目濡染的土地，我們鍾愛的萊茵河的兩岸。要是我不得不接受西特來源，就像我必須放棄我的宗教去接受另一個更老的宗教，我要同樣爲之痛心。」學者的考據最後成爲一種種族的爭執。一位德意志教授在一九零五年肯定道：「沒有德意志的傳說和史詩，法蘭西史詩的產生是不可想像的事體。」我們很難給日耳曼人和法蘭克人分界，假如可能的話，依照「羅馬其形」這句話，羅馬語言代日耳曼語言而取之的那一天可以做爲法蘭克人告別日耳曼人的期限。巴茵在早年是傾向於日耳曼論的，以爲日耳曼人帶着他們的抒情詩和史詩來到高盧，抒情詩隨着語言一同自然消滅，只有史詩不曾完全散失，有些成分重新在法蘭西史詩露現。查理曼讓人編纂的法蘭克人的詩歌雖說不幸失傳，歷史家敘述麥洛外朝的王公往往卻有史詩的性格。演義詩應當從麥洛外朝開始，十二世紀的福鹿網(Thoen)是一個有力的說明。經過若干世紀的修改，十二世紀的福鹿網(原來的意思是克勞維斯(Olwa)或者 Ohtodovech 的後裔)成了克勞維斯的太子，因爲割掉一位大貴人的鬚髮，被父王逐放在外，和世仇薩克遜人作戰，幫父王奪回一部分土地，給自已爭來一位美人。一位太子放逐出去再回來，是一種日耳曼主題，經過法蘭克傳說，來到法蘭西史詩，同樣有許多主題。人物，尤其是性格，大多也是從日耳曼借來的。例如莎士比亞的幻麗的夏夜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有一位神仙叫做奧拜龍(Oberon)，在尼布隆金裏面看到，在十三世紀初葉的徐翁·德·包爾斗(Hon de Boudaux)裏面也看到。奧拜龍或者如尼布隆金裏面的拼法，阿勒拜茵質(Alberich)或者阿勒拜龍(Alberon)是一個矮子，住在一座森林裏面，是魔獸和仙女毛格(Morgue)的兒子。

和夏天的太陽一樣美。

拿着弓箭，專門在人間扶善鑄惡。假如再找一個證據，說明演義詩的來源，學者只好重新回到聖·法龍歌。

回到聖·法龍歌，出來一位意大利學者辣伊納 (Pio Rajna)，另外給演義詩尋找了一個形式。反對短歌是牠們最早的形式，一八八四年，在法蘭西史詩的來源 (Origini dell' epopea francese) 裏面，辣伊納主張七世紀根本就無所謂短歌，有的只是已經完成的長詩，已經就是演義詩，並非什麼頌歌或者「歷史抒情歌」(chants lyrico-epiques)。聖·法龍歌不是一首短歌，是一首長詩的一節。分析辣伊納的學說，巴芮以為這僅僅可以用在後人改編的製作，然而不能夠用在直接從事實出來的史詩。緊隨着事實的發生，詩人自然而用不着敘述。「相反，誰看不見在這裏主有的應當是抒情的成分，勝利的驕傲，戰敗的痛苦，英雄的讚美，死者的悼惜，復仇或者一個更大的成就的希望。可是我們的演義詩一點沒有這種性質；牠們是些詳而又細的敘述，抒情的成分（在德意志的史詩更其顯著）差不多全然不見。」時間久了，情感低落，事實的鋪行成爲一種需要。這不是一隻蝴蝶生出另一隻蝴蝶；依照巴芮，「歷史抒情歌」猶如蟲之於蛹，蛻變而爲蝴蝶似的演義詩。

然而就在一九〇一年，沿襲浪漫學說的日耳曼來源論的巴芮，開始提出異議：「假如德意志和法蘭西史詩有若干點相同，牠們在精神和內容上大致是全然獨立的。」另一位法蘭西學者，愛國不下於德意志學者，以爲巴芮應當把「大致」兩個字從這句話刪去，才叫符合真實。一九〇八年，拜笛耶開始印他的巨著史詩的傳說 (Les Légendes épiques)，站在現實的立場，根據精密的考證，從頭到尾推翻前人的假定，不給日耳曼論留下絲毫的餘地。形式是短歌也好，是長篇也好，從日耳曼來也好，從事實的本身來也好，根本全和法蘭西演義詩的產生沒有關聯。「演義詩僅僅到了十一世紀才出世，和牠們潮寫的事變隔着一個長遠的距離。」聖·法龍歌不足爲憑，因爲聖·法龍傳出自伊德查耳的虛構材料，採取法蘭克史書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沒有力量證明短歌由事變產生，本身就是演義詩的前身。至於主題和人物，學者大都以爲來自日耳曼，例如太子放逐出去再回來，拜笛耶不禁問道：希臘神話裏面的派爾塞 (Perseus)，舊約裏面的大衛，同樣放逐出去再回來，難道全是日耳曼人嗎？假如法蘭克人從日耳曼帶來他們祖先的詩歌，最好由日耳曼學者去研究，但是牠們和十一世紀的演義詩並不相涉。演義詩裏面的英雄，如羅朗，如奧吉耶，如威廉 (Guillaume)，甚至於查理曼，在十一世紀以前，沒有一位有羅馬語言來謳歌；介乎麥洛外朝的日耳曼詩和法蘭西最古的演義，足有三四百年在中間隔斷，有誰能夠拿出任何真實證據來填補這道鴻溝？

屬於真正的歷史的人物的，在現存的演義詩裏面，拜笛耶歸納出來五十五位十一世紀以前的英雄。最早的要算五世紀的克勞維斯，末一

個是紀元九九六年去世的徐格·喀拜。從什麼地方演義詩的作者或者「說話人」曉得他們的存在，借來他們的名姓，做爲故事的英雄，從不斷的史詩的傳統？還是從拉丁文字的史乘？能夠讀拉丁，一定受過相當的教育，「說話人」不夠資格，夠資格的應當是教士。假如有詩歌從事變發生的年代一直口傳下來，爲什麼演義詩裏面的英雄十九不和歷史的人物相符？不唯性格不符，就是事蹟也是無中生有。演義詩裏面的克勞維斯是一個回教徒，後來改奉基督教，查理曼的寶劍喜悅（Joyeuse）是他的遺物，在福鹿網裏，而他爲敵人圍困，敵人是波斯人（Persians）和亞拉伯人（Arabians）。「說話人」似乎忘掉他是日耳曼人，根本也不知道他在和些什麼人作戰。查理曼是中世紀最偉大的人物，很少幾部演義詩不碰到他，和十一世紀相距不算太遠，似乎應當確切了。但是，僅僅根據我們已經看過的羅朗歌，我們就明白「說話人」對於他的知識不僅是淺妄而已。北方的薩克遜人是他一生的大患，征戰了足有三四十次，西班牙的回教人他只遠征過一次，僅僅三個月，無功而返，演義詩卻把他的強敵全部變成信奉回教的薩辣教。法蘭西的帝王不戰則已，如戰必是攻打回教人。他們的將官不戰則已，如戰必是和回教人交鋒。羅朗和他的後衛兩萬戰士是殉教而死的，威廉一家人，從祖先到子孫，把采邑安插在回教人的土地，永遠以保衛和擴張基督教的信仰爲職志。是什麼歪扭了他們的面目，是什麼把他們一律變成基督教的戰士？這裏是巴尚所謂的「熱情」，然而不是歷史上的熱情。活在「說話人」和他的聽衆的心裏的，不是遙遠的歷史，而是目前的事實：他們活在十一世紀與十二世紀的十字遠征的熱情裏面。

我們不能夠從演義詩裏面尋求歷史的真面目，同時我們也不能夠否認牠們的作者具有一知半解的歷史的知識。他們從什麼地方得到他們的材料，在什麼地方培育牠們的成長呢？拜笛耶給了我們一個新答案。演義詩的發祥地猶如宗教詩，是基督教的禮拜所在，換句話說，教堂。我們的「說話人」要想知道克勞維斯嗎？不用到遠地方去，就在市集的中心地點：在樂司（Reims）的大禮拜堂的大門上面，望着七尊石像，一尊就是克勞維斯。在摩薩薩克（Mosaik）的寺院，僧侶把他當做創建人禮拜。他的陵寢就在巴黎的女聖·日勒維耶芙（Sainte-Genevieve）教堂。同樣是查理曼、羅朗、威廉和演義詩裏面其他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拜笛耶舉出了五十來座教堂，有二十八座埋放着他們的棺槨，此外也全充滿了紀念他們的事物。爲了宣揚聖道，教士沿用了聖傳的體製來寫另一種殉教者英雄。爲了表揚遺蹟，增加教堂或者寺院的名聲，他們把傳說當做事實來寫，甚至於不惜製造虛偽的歷史的文件。傳說有時候活在森林裏面，峯巒之間，洞穴裏面，古老的建築裏面。把這些地點一一在地圖上畫出之後，所謂瑣碎零亂者，立刻有了歸宿，拜笛耶告訴我們，牠們大都鄰近一些奔往最著名的聖地的道路。有的道路通到西班牙，終點是孔包司泰勒（Compostelle）的聖·雅克（Saint Jacques）教堂；有的通到意大利，終點是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有的通到德意志，把高

勞涅(Cologne)的聖·彼得禮拜堂當做終點。過了這些終點，「說話人」似乎就一無所知。在法蘭西境內的聖·帶尼(Saint-Denis)寺院，要人知道牠寶藏的荊冠，編了一查查理曼麥拜耶路撒冷的野語村話；克呂尼(Cluny)寺院三番四次推動西班牙的十字遠征，改變了查理曼戰爭的性質；皆勞勒(Gellone)寺院和不遠的阿尼亞勒(Arianne)寺院爭風吃醋，擴大了威廉的使命和傳說。爲什麼教士要這樣不安分一句話；招攬香客。或者，說偉大些：要香客從事於他們切望的神聖戰爭。市集是他們生財有道的另一個方法。有些教堂，甘冒不韙，和流演爲生的「說話人」互相其手。教士拿書本上的材料供給他們用，甚至於他們自己寫好了給他們用。從此我們有了演義詩；牠們在十一世紀出現，也不像浪漫學說所解釋，完全屬於「自然詩」。

學者，尤其是史學家，不否認拜笛耶提供的堅強的物證，並不完全接受他的理論。拜笛耶以爲羅朗歌是在朝拜孔包司素勒的聖·雅克教堂的道路產生；奇怪的是，在羅朗歌裏，作者提到聖·米羅勒，聖·喀布芮耶勒(Saint Galerio)甚至於聖·吉勒(Saint Gilles le Baron)，然而絕口不談聖·雅克。而且荊之谷，羅朗戰死所在，不是經常香客採取的道路。他們走一條比較平易的山路，穿過卑賴乃的西端，前往查理曼焚掠的旁浦呂。羅朗歌，猶如威廉歌(Oranson de Guillaume)兩首比較最古的演義詩，全沒有提起進香的道路和寺院。所以，演義詩不全如拜笛耶所云，是寺院或者教堂的製作。牠們也不見其就忽然出現；在英格蘭帝王紀(Histoire des rois d'Angleterre)裏面，馬勒羅斯拔芬(William de Malmesbury)敘述1066年征服者威廉的軍隊有一個「說話人」，在哈司丁司(Hastings)之役的前夕，歌唱羅朗歌，激勵士氣。在魯傳奇(Roman de Rou)裏面，作者舉出「說話人」的名姓：

達耶佛，真會唱歌，

騎着一匹快馬，

在公爵前面歌唱，

查理曼和羅朗，

奧李維耶和那些騎士，

在耶之谷戰死。

假如連那佛歌唱的就是演義詩，那麼最古的羅朗歌不就是牛津的稿本。假如他歌唱的是一種短歌，巴內的主張就有了根據。史學家勞(Ferris)

rimand Lot) 指出，在喀勒河(Garonne)上游，聖·白(Saint-Pé)教堂在一〇九六年舉行慶典，有兩位兄弟簽名，一個叫做羅朗，一個叫做奧李維耶。不用說，數十年前，他們產生下來，父親從演義詩選了兩個成名的英雄來給他們命名。另外一個有趣的事實，就是荆之谷這個地名，不見於史乘，完全憑藉傳說保留下來。什麼能夠讓人民牢牢记住荆之谷之役？不是宗教，而是歷史，戰爭本身。查理曼的史官把後衛的覆沒譴做小事輕描淡寫過去，實際就是這場損失（慘敗）勾起人民的流動的想像。在演義詩出現以前，或許就有輓歌，頌歌，任何抒情的體製存在。

我們彷彿兜了一個圈子。假如我們來讀威廉歌，我們會發見自己重新站在日耳曼來源論前面：

但是威廉大人有一個「說話人」

在全法蘭西沒有這樣好的歌人，

在戰場也沒有更勇敢的戰士，

能夠演唱武士的事蹟，

克勞維斯，第一位皇帝……

在甜蜜的法蘭西相信我主上帝，

還有騎士福圖納，他的兒子，

把榮譽留給甜蜜的法蘭西，

在所有威武的帝王之中。

直到矮子騎士白班(Bain)……

在這首十一世紀初葉的演義詩裏面，「說話人」的行囊似乎就有了關於法蘭克帝王的「唱本」日耳曼來源和短歌形式全有可能存在。但是拜笛耶的宗教的解釋因此就可以駭倒嗎？我們不妨來讀一首十三世紀末葉的演義詩：

因為這是星期五，我就想起

到聖·帶尼去呼喚上帝。

一位叫做亞法西(Afaix)的有禮貌的俗人，

我得感謝上帝，他和我相好，

法蘭西的演義詩

拿故事書給我，我在這裏看見
拜爾特的故事，也看見白班的故事。

還有白班怎樣打獵子。

在這首大脚拜爾特(Borthie aux Grands pieds)的開篇，「說話人」有意把自己的身價擡高，謊話不免連篇，但是，聖·帶尼寺院和僧人的影響，無論如何是顯然的。當着這些似乎矛盾而又錯綜的事實，我們選擇那一個學說來說明演義詩的起源呢？一種單純的看法是冒險的。說不定就在這些交錯的影響之下，歷史和神話揉在一起，宗教和種族揉在一起，文人和民間攜手，教士和「說話人」同流，演義詩有如雨後春筍，冒
出法蘭西的溫潤的地面。

分類 我們如今看得見的演義詩，數目在一百部左右，在中世紀當時，顯然是不可勝計。最短的例如查理曼進香(Le Pèlerinage de Charlemagne)，只有八百七十行；尼稷的貨車(Le Charroi de Nîmes)一千四百五十行；奧朗吉的攻取(La Prise d'Orange)一千八百八十八行，後來越扯越長，兩萬行的「唱本」不算怎麼希奇。每行大都十音，例如羅朗歌，平常每行總在第四音稍稍停頓一下，偶而也有在第六音稍稍停頓一下的。每行八音的比較少有，例如高孟和伊桑巴(Jormont et Isenbar)十二音的例如查理曼進香，專名是「亞力山大詩行」(Vers alexandrin)，由亞力山大傳奇(Roman d'Alexandre)得到名字，但是亞力山大傳奇實際是在查理曼進香之後問世。演義詩分成若干節(Chansons)，每節換韻，行數沒有一定，早期用母音韻，後來有地位的詩人漸漸出而代之，「說話人」改用全韻，和演義詩真正的氣質也就越發離得遠了。等到演義詩由演唱變成讀，由耳朵移到眼睛的享受，甚至於由詩遞變而為散文，演義詩根本就不可以不復存在了。

爲了便利記憶和演唱起見，「說話人」根據經驗給「唱本」理出一條頭緒。拜爾唐·德·巴爾·徐爾·歐布(Bertrand de Bar-sur-Aube)一位教士詩人，在他的吉辣·德·維耶勒(Grand de Vienne)的開篇，把龐雜的演義詩歸成三組：

在富足的法蘭西，「皆司特」只有二個：

最高貴的是法蘭西的國王，

另一個緊跟着，講出來也不差，

是銀白鬚鬚的都恩(Doon)……

第三個「皆司特」應當爲人看重。

是羅做的喀樂·德·孟格拉勒 (Garin de Manglane)

「普司特」在這裏和「粗」或者「類」(Cyde) 的用法相近。牠的出發點是「血統」(lignage) 的尊重。國王是查理曼，都是都恩·德·馬楊司 (Doon de Mayence)，他們和喀樂·德·孟格拉勒，依照都恩·德·馬楊司的「說話人」，在一日之內同時降生，當天狂風暴雨，雷鳴電掣，把三家門外的地面擊成一道溝，長出一株樹，象徵繁茂的後裔。這三大家族，相克相成，雖說沒有能夠把全部的演義詩吸收進來，也差不多佔去最大的部分。

國王粗 聲勢浩大的是國王粗，然而好笑的是國王隨時出面，不是主要的人物。查理曼是一種方便，一種存在，一種象徵，很少是一個有性格的活人。他的父王和他的太子，並不比他高明，也是一種傀儡。握有政治軍事的大權，查理曼高高在上，臣下早已把他尊做「教會的領導和光榮」。他是他們的大衛。他以基督教的保護人自許，給教皇賴翁 (Adon) 三世寫信，表白他的職責：「我們的工作是，藉着上帝的援助，用武力保護基督的神聖教會，在任何地點抵禦邪教徒和叛徒的侵入。」他是基督教一位辛勞的救主，創設寺院，大量捐捨，教士念念不忘他的功德。碰到十一世紀末葉，鼓舞教民從事於十字遠征，提醒喀拜朝的旁觀自保的國王，教會不斷把他捧出來：「虔誠的查理不害怕為祖國而死，為教會而死，所以他巡幸全地球。他看見反抗上帝的叛徒，他就加以鞭撻；他不能夠用語言勸導的人們，他拿鐵來讓他們信奉我主。」在演義詩裏面，他帶領他的十二員虎將，東征西討，正如耶穌攜同十二位門徒，南北佈道。在查理曼進香裏面，他率領扈從來到耶路撒冷大廟，詩人特意點出耶穌和門徒在正殿的十三個座位，耶穌的座位在中央：

看見這個座位，從一旁攏近，

皇帝坐在上面，休息了一刻，

十二員虎將坐着此外的位子，在四周和兩旁。

以前和以後，全沒有人在這裏坐過……

這樣一位無可比擬的歷史人物，到了「說話人」的筆底下，保持地位的崇高，滑出故事的中心。在羅朗歌裏面，查理曼已然露出老態，在勒滿·德·孟斗邦 (Renard de Montaban) 裏面，或者在丹麥人奧吉耶 (La Chevalerie Ogier de Danemarche) 裏面，查理曼象徵專制暴君。在徐翁·德·包爾斗裏面，他打發徐翁到巴比倫的宮庭去割下第一個遇見的異教徒的首級，顯然是無理取鬧。利用他的長壽 (二百歲)，

「說話人」這裏派他打七年仗，那裏打七年仗，在薩克遜歌裏面，修稿也叫他足足監工七年，在這任何一個七年之中，他不是英雄，他只是有一位有宮庭或者營寨的皇帝，故事在宮庭或者營寨發生，需要他的時候，他出面料理料理而已。

查理曼進香 沒有幾首演義詩完全用他做中心，比較說得上的也就是查理曼進香。演義詩有五首通常看做最古：一首是羅明歌，一首是威廉歌，一首是高孟和伊桑巴，一首是路易加冕 (Gouronnement de Louis)，還有一首就是查理曼進香。巴芮把一〇六〇年左右的作品，至遲也要在十字遠征以前問世，因為查理曼和他的騎士在這裏以香客的身分出現，充滿了和平的氣氛。但是，和羅明歌遭到同一的命運，拜笛那證明他是十二世紀初葉的製作，牠不能夠早過一一〇九年，因為這是聖·帶尼寺院的廟會 (Laudis) 開始的一年。就在這一年，巴黎聖母院發起耶穌遺物 (十字架一塊斷木) 的瞻禮遊行，聖·帶尼寺院因為遊行的終點就在左近，決定參加慶典，公開陳覽耶穌殉難的荆冠和一枚十字架的釘子。各色人物來參加這空前的盛會，一連好幾天，男女老少禮拜完了聖事，有的辦貨，有的尋樂；這些巴黎人，大都是中產市民，虔誠而又欣快，傲然自得，擅長嘲弄，是「說話人」爭取的對象，因而大有影響於「說話人」的製作。一方面是僧侶，宣揚聖事，給寺院增多香客，一方面是香客，中產出身，要的是娛樂；站在二者之間，接受雙方的影響，「說話人」半虛半實地構製聖事的來歷；他不是一個藝術家，他不知道怎樣調和這兩種矛盾的成分，讚美和嘲弄。但是他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卻是真的。在他設法彌補這種矛盾而不可得的時候，他活活表現他是一個巴黎人，或者說這些，一個高盧人。我們開始在這首最古的演義詩裏面嗅到真正的法蘭西人的氣質。——貴族文學的材料第一次落到中產階級的手邊。

僅僅崇拜，缺乏戲劇性，引不起聽衆的熱心的。「說話人」明白這種道理，他在查理曼進香之外給他編造了一個不倫不類的故事：我們前面看過一個小故事，一位皇帝因為自大自尊受到上帝的懲罰，同樣是查理曼，以為除他之外天下沒有第二個人物，然而因為是教會的衛士，上帝不唯不懲罰，反而成全了他的過失。是什麼作祟，改變了民間流行的傳說？法蘭西人的優越感幫「說話人」打圓場。查理曼有兩次簡直不像皇帝的作爲：一次是他問皇后：

「夫人，你看見天底下有人

佩劍戴冕像我一樣好嗎？」

皇后不幸說了一句有：皇帝勃然大怒，要砍掉她的頭。他暫時饒下她的性命，到君士坦丁堡去尋找另一位皇帝，是否當真比他還要威武。第二次

是他不幸在君士旦丁堡的宮庭喝醉了酒，和他十二員虎將睡在同一寢宮，興奮之下，他鼓舞自己和將官「吹牛」(bravo)。他們忘記自己是上賓，個個全拿主人來墊底。「說話人」似乎並不感到皇帝有失公平和尊嚴，前者是他進香的來由，一種不純潔的動機，後者是他致勝的來由，另一種不體面的原因。我們奇怪「說話人」的用意是什麼。他的主題是進香，是聖·帶尼寺院的聖事的來歷，可是他彈唱的情緒，在虔誠之外，卻是妬忌；不要居人之下，更有趣的是，當着中產階級的聽衆，他並不把財富當做一個高貴的特徵。我們這位流浪人是看不起財富的；君士旦丁堡的皇帝的財寶算不了什麼，說話人一開始就借查理曼的皇后點破：

「她說，皇帝，你不要生氣，

他多的也就是財寶，金子和銀錢，

可是他不要錢，也不是好騎士，

到戰場打仗，追趕異教人。」

當着近東的富麗，查理曼和他的騎士未免失色。臨睡的時候，他們交換感想道：「看呀多美！」「宮殿多堂皇！」「財寶有多少！」他們恨不得查理曼把近東買下來，或者用武力征服下來。於是查理曼不願意再聽這些無聊的羨慕，提議大家來「吹牛」。帶着妬忌的下意識作用他們輪流侮辱——在精神上——他們鬧綽的居停一番。藏在空心柱子裏面的好細——據實報告給地主。地主選了三樣「牛」叫他們實行：無以應命，查理曼祈求上帝幫助。上帝果真就叫奧李維耶（他的「牛」最荒唐，最無禮）實現了他的「牛」，好污了公主，叫威廉打倒了一堵牆，叫拜納（Bernard）拿水淹了全城。勝利的不是財富，是信仰和騎士精神。可是，有誰能夠解釋我們這位「說話人」的用意嗎？爲什麼他要這樣荒唐，胡鬧，這樣尋開心，這樣虔敬而又粗野？爲什麼他要把滑稽和英武拼湊在一起？爲什麼他要揉混他的主題，叫我們後人無所適從？一句話：我們不敢說懂。

在「說話人」的三個「峇司特」裏面，國王組的國王幾乎永遠是查理曼一個人，他吸收了同名的祖和孫，凡是不同名的帝王，他留下絕小的機緣發展。查理曼的壽命是久長的，他的將官老了，退隱了，死了，將官的子孫孫由他封爲騎士，也都建功立業，老了，退隱了，死了，他還活着。直到路易加冕，我們這才遇見他衰了（他似乎很早就老了；他的鬚鬚自來就是白的），把太子交給威廉，自己過不了兩年死掉。但是，到了另外兩個「峇司特」，「說話人」改變方針，不得不改變方針，給正面的英雄添上一堂的祖孫和親族。假如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的演義小說，從「征

東」到「征西」從「大演義」到「小演義」，薛仁貴是一族，徐慶是一族，然而皇帝仍是唐太宗，主公仍是包文正，我們就不會奇怪法蘭西的「說話人」爲什麼這樣不盡情理。查理曼好比希臘的大神宙斯，是友人有時候也是敵人，軟弱，專橫，勇敢，遲疑，狂暴，虔誠，愛惜英才，然而蠻不講理，動輒殺人。臨到他兒子路易，「說話人」老實不客氣剝掉他美德的華飾，赤裸裸露出一個荏弱然而專制的存在。他們是力量，而他們的臣子又是一種力量，他們合起來就形成一種絕大的力量，永遠摧毀基督教的仇敵，否則，分開了，君臣彼此衝突，一樣激起綺麗的火花。

都恩組 於是我們到了第二組，英雄屬於一羣反叛的諸侯，然而可歌可泣，和國王一樣爲人同情。時代活在這裏，我們看見封建制度在崩潰之中最殘酷的色相。一方面是條例，是君臣之間的信約，一方面是驕傲，是個人主義的氾濫。查理曼要求絕對服從，衆英雄要求公平處理，然而無論君臣，容易發怒，對於自己懷着十足的信心，全是個人主義者。用內戰做對象的演義詩，最古的「唱本」現在要算高孟和伊桑巴，哈茵（Hainaut）在他的聖·芮基耶寺院紀（Chronique de l'abbaye de Saint-Riquier）（一〇八八年脫稿，一一〇四年重修）曾經提起：我們如今看到的「唱本」並不完善，只有六百六十一行，巴茵以爲是重訂本，成於羅朗歌之後，約當十二世紀初葉。吉鍊·德·盧席（Lucie）曾經提起：方語言，成於一一五〇年和一一八〇年之間。勸漏·德·孟斗邦，十二世紀末葉的作品，後來經人重寫，改用艾孟四子（Quatre Fils Aymon）做名稱。無遠弗屆，一種通俗的氣質，一直護牠活到現在。另外一部值得一提的，是十三世紀初葉的丹麥人與吉耶，作者是巴黎人，名字叫做羅拜爾（Raimbert）。像這一類的演義詩，我們可以用反叛來稱呼。國王在這裏是一個有血性的常人，和他稱兵作亂的諸侯同樣急於報復。另一類的演義詩，國王好似小兒，諸侯目無天子，自相殘殺。十二世紀末葉的揀誤·德·岡布賴稱得起其中的傑作。勸漏和奧吉耶是表兄弟，吉鍊是勸漏的叔伯，艾孟·德·道爾道勒（Aymon de Dordone）是勸漏的父親，勸漏的祖父是都恩·德·馬揚司（Doon de Mayence），而所有的反叛遠遠近近全可以勉強算做他的後裔，所以「說話人」便用「都恩」來命名第二組。

高孟和伊桑巴演唱的是一段歷史上的戰爭。紀元八八〇年十二月，羅爾芒底人來在法蘭西西北一帶濱海的地方騷擾，第二年八月三日，路易三世在搜古（Saucourt）打败了他們。「說話人」把戰爭具體化了，然而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是創造，學者沒有方法得到一個結論。在我們的殘本裏面，高孟是愛爾蘭一個回教國王（回教從來沒有到過愛爾蘭），伊桑巴是法蘭西一個叫做拜爾納（Bernard）的貴族的兒子，來到高孟的宮庭做將官，因爲他丟掉他的基督教信仰，人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馬喀芮」（Marcari），希臘字，意思是破誓者。由於他的德惠，回教國王帶兵侵入彭地歐（Pontien），燒掉聖·芮基耶寺院。殘本一開始就把我們帶進了戰爭，高孟騎着馬，站在山頭旗幟旁邊，等候

法蘭西的戰士廝殺，他殺死一個對手，「說話人」緊跟着就在這一節後面添上四行疊句：

他殺死了那好將官，

把馬趕到後面，

然後把旗子向前移，

再拿過一個盾牌。

路易的寵臣徐貢 (Thibaut) 最後也死在他的刀下。路易在戰場成了英雄，親自出馬和他比併。他一棒把高孟打成兩截，力氣用大了，內部震傷，自己活了三十天也就死掉。伊桑巴聚起敗兵，苦苦撐持了四天。路易一邊作戰，一邊把高孟和徐貢的屍身收在營帳裏面停着。伊桑巴的父親是路易的將官，親自出來和他交鋒。伊桑巴戰破父親的鎧甲，把他從馬上挑下來，沒有傷着他的廂肉；他不曉得對方是父親，因為有查甲連住。但是，軍心渙散，伊桑巴攔阻不住士兵逃亡。

就像跑在草野奔逃，

要爾蘭人往前奔逃，

追趕的有法蘭西人，

國王路易和他的伴侶。

伊桑巴自己在三叉路口受了傷，覺得自己要死，他哀求聖母聖子饒恕他的過失，然後臉向東，坐在一棵橄欖樹底下，他等候死來。

伊桑巴背棄宗教和祖國，似乎不值得「說話人」憐惜，但是，猶如我們的李陵，伊桑巴實際是不得已而亡命的。在後出的「唱本」裏面，我們知道伊桑巴出亡，由於路易的強暴。他不追究伊桑巴的兄弟的兇手，反而要伊桑巴的妹妹嫁給兇手的兒子。同樣是若干其他演義詩的英雄的遭遇。勒滿和查理曼的外甥拜爾道萊 (Berthold) 下棋，拜爾道萊罵他，打他的臉；查理曼不拿公道給他，又打罵了他一頓。勒滿一棋盤把拜爾道萊打死。他和三個兄弟一同逃出京城，在外過着打家劫舍的流浪生涯。奧吉耶的兒子和世子查勞 (Charlot) 下棋，惹惱了世子，被他用棋盤打死。奧吉耶得不到公道，起誓不殺掉他兒子的兇手，不和查理曼講和。伊桑巴、勒滿、奧吉耶和許多同一命運的英雄，全是鐵漢子，意志比鐵還硬，出生入死，說到做到，絕不輸氣折腰。情感像火一樣暴烈，孤零零站在人類之外，結了一個力不可抗的仇家，因為仇家不是一個私人，而是一個國家的首領，和他鬥爭，就是和國家鬥爭。原來就傲氣沖天，禁不住一再的凌辱，他們一來就「氣大發了」，逾越了理智的界限，如「說話人」所謂，

形成一種異常或者過分 (démence)。他們向權威挑戰，甚至於向良心挑戰。他們要的是報復和滿足。他們把安慰也扔在一旁，正眼不顧宗教。伊桑巴否認基督教，揀誤·德·岡布賴出兵的第一件功績是焚燒道庵和全數的尼姑。但是，宗教猶如慈母，耐着心等候浪子回來。回來的時候是他們臨死的時候。和伊桑巴一樣，揀誤最後的語言是請求上帝饒恕。勒滿和奧吉耶特別讓人同情，一生在血裏過活，晚年在教堂服役或者在寺院修行；以前他們是英雄，如今他們是聖者。

勒滿·德·孟斗邦和丹麥人奧吉耶，尤其是前者，有巫士和神馬出面，漸漸脫離單純的古拙的氣質，接近通俗小說的門徑。假如不是語言作祟，緊張和動人的鬧劇 (*Melodrame*) 成分在勒滿·德·孟斗邦裏面，正和在大仲馬 (*Dumas père*) 的小說裏面一樣重。若艾孟不肯違棄他和若上之間的信約，爲了表示忠盡起見，親自和他的四個兒子作戰。有一天，四個兒子帶着僅有的七百隨從，在一座石洞睡覺，不幸和他們的父親遇見。他強迫他們和他作戰。他差不多殺了他們所有的隨從，殺過之後，他爲他們難受：

「啊，我四個兒子，按說我應當愛你們，

照應保護你們的人馬才是……」

回去向查理曼報告，查理曼不相信，說他有意放走他四個兒子。過了三年五月，有一天早晨，母親走進大廳，看見圍着一張空桌子，坐着四個衣服襤褸的又黑又瘦的男人，低着頭，不言語。看見這些叫化子，母親畏畏意意問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你們要是缺喫缺穿，我拿東西給你們，爲了上帝的愛，保佑我兒子平安不死。我有七年沒有看見他們了！」勒滿問她兒子怎麼樣了。她於是傷心，向他們講起她兒子的故事；他們靜靜聽着，顫慄着。忽然她認出了勒滿，在他的臉上發見他小時候自己弄破的一個傷口。她哭着，舉起胳膊，一個一個吻着四個苦命的兒子。就在這時候，父親進來了，心裏雖說驕傲，歡喜，因爲從前宣誓忠於皇帝，他不得不罵他們，苦着他們，把他們趕出岩堡。但是他允許母親私下幫助他們。

「說話人」知道怎樣利用他的時代和材料。他不在演唱之際停頓；他不分析，也不詮釋。但是，在聽衆領會之下，自然而然會感到一種藝術的刻劃，在形象和動作裏面，把一個更深邃的內在烘托出來。奧吉耶逃到龍巴底 (*Lombardie*) 的國王戴西耶 (*Desider*) 的宮庭，查理曼率領大軍來征討。有一位僧人曾經在九世紀末葉留下一段傳說：聽說皇帝的大軍要到，奧吉耶陪着戴西耶走上一座高塔瞭望。

不久行李出現了，是意大利烏 (*Dante*) 和懺悔連征使用，戴西耶向奧吉耶道：「查理在這大隊人馬裏面嗎？」他回答他：「還不在，還不在。」於是他開始發抖道：「要是陪奉他的人還要多，我們該怎麼辦？」奧吉耶向他道：「查理來了，你回頭會看見的；至於我們，我不知道我們要變成什麼。」正當他們這樣說話的

時候從來不會休息的宮臣出現了，戴西耶看見嚇呆了：「查理來了。」奧吉耶說：「還不在，還不在。」隨後皇家的主教，方丈教士和他們的隨從出現了，看見他們國王戴西耶巴不得死和光明的仇敵來，嗚咽着，幾乎說不出話來：「下去罷，讓我們離開那樣一位敵人的忿怒，祇到地的曠野罷。」奧吉耶在往常好的時候，對於無可比擬的查理的軍力和風很熟習，一邊回答他，一邊自己也在害怕：「等你看見田地長滿了饑饉海水漲大了包（*Bay*）和泰散（*Taen*）河，用鐵的暴浪淹沒了城牆，那時候查理也許快要來了。」

查理曼帶着大軍終於出現了，僧人在誇張其辭的描寫之後，告訴我們奧吉耶向戴西耶道：「你問的那個人，你現在看見了。」話才說完，他倒在地上，差不多就沒有氣息了。——這種旁面的描寫（關於查理曼的大軍）和心理的推呈（關於瞭望者的畏懼，）非唯經濟，而且聰明，勿怪乎我們的「說話人」要沿用，飽受後此文人的歡迎。

「說話人」用力從時代和材料裏面掘發戲劇和心理的效果。對於中世紀虔誠的靈魂，最重要莫過於主公和僕從之間的信約，保護僕從和忠於主公是雙方鳴誓之後的必然行爲，遵守誓約，伊桑巴的父親，勒滿的父親，就不得不全把兒子當做仇敵，出以「大義滅親」。巫士用法術把查理曼騙在孟斗邦的大廳，交給勒滿處置。人人替查理曼倒捏一把冷汗，就是查理曼自己也覺得必死無疑，但是，出乎意外，勒滿跪在他前面，願意獻上孟斗邦岩堡，他的神馬巴雅爾（*Bayard*），甚至於把自己流放到耶路撒冷做大廟的武士，只要查理曼答應中止討伐。查理曼要他獻上他的巫士，勒滿寧死不肯這樣做，雙方只好決裂，讓勒滿釋放查理曼的，讓勒滿拒絕查理曼的條件的，都是他所信守的誓約。因為「說話人」提醒聽衆道：

人不應當爲了兒子或者朋友違信，
出賣他的主公就是背棄上帝。

人情和法理衝突，被犧牲的是人情，還有比這更富於戲劇性的身當其衝，無所適從，還有比這更難解決的把這種糾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把內心的痛苦發揮到最高的效果，是辣誤·德·岡布賴。

辣誤·德·岡布賴 辣誤·德·岡布賴的「唱本」共有八千七百二十六行，每行十音，由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第一大部分押的是全韻，大約是一個更古的重母音韻的「唱本」的重訂本，從五千五百五十六行起，改用重母音韻，然就內容和氣質看，比較晚出，偏重傳奇的成分，不大爲人重視。這首粗獷的演義詩似乎根據歷史的事實演變出來。福勞達爾（*Florentin*）在他的年史（*Annales*）裏面記道：「在九四三年，

海爾拜 (Herbert) 伯爵去世，他們的兒子把他埋在聖·岡且 (Saint-Quentin) 其後，聽說辣誤·德·古伊 (Raoul de Guis) 的兒子，誤領兵侵入他們父親的疆土，他們迎戰，把他殺掉。聽到這個消息，國王路易十分難受。在詩裏面，「說話人」忽然中止戰爭的演唱，告訴我們：

拜爾爾萊 (Beroul) 說要把這寫成歌。

「說話人」從來沒有唱過那樣的歌。

然後他說拜爾爾萊生在朗 (Lan)，勇猛而有機智，出身名門，親自參加這次戰爭。但是，依照拜爾爾萊的考證，辣誤·德·岡布賴並非一首直接由戰爭產生的頌歌，而是猶如其他演義詩，由於教士和「說話人」合作的結果。詩裏面常常用聖·肯芮 (Saint-Geri) 宣誓就在岡布賴的聖·肯芮教堂有兩座叫做辣誤的墳塚，教士拿來和年史的辣誤混在一起。教士在自己的善冊發見一位叫做阿艾里絲 (Aalis) 的女施主，為她兒子辣誤的靈魂修福。

在演義詩裏面，阿艾里絲是一個寡婦，守着遺腹子辣誤；她是國王路易的妹妹。路易要她帶着采邑改嫁他一個寵臣；她不肯改嫁，他叫她把采邑暫時交給他的寵臣管轄，等到辣誤成年再說。歲月如逝，辣誤已經長成一條好漢。他叔父蓋芮 (Gierri)把他帶到宮庭，要路易踐約把采邑歸還他的外甥。路易答應他們，在最短期間如有諸侯死亡，就把采邑移贈辣誤。一年之後，海爾拜·德·外芒都窪 (Herbert de Vermandois)去世，蓋芮叔姪趕到京城，指名要外芒都窪做采邑。路易勸他們不必心急，海爾拜的采邑有他四個強大的兒子承受，不如再等另一個機會。辣誤堅持要他踐約，路易最後答應道：「好罷，我給你外芒都窪，可是你有本事，你自己拿去好了，我是不幫忙的。」

辣誤說：「我求的就是這個。」

他決定侵入外芒都窪，把海爾拜的四個兒子趕走。但是，他母親反對他這樣做，海爾拜和他父親在世是好朋友，與其奪取他兒子們的產業，不如領兵奪回原來自己的采邑。而且他的士兵是不可靠的，尤其是他的盾士拜尼耶 (Bonnier)，他對於這次戰爭怎麼樣？他沒有幾個人可以算做親信。母親苦口勸他停止干戈。辣誤吩咐她閉住嘴：

「一位上流人，

應當打仗了，去向一個女人

要主意，我把他看做懦夫！

到你的房間飄着去罷。」

他回過了母親，她不由自己道：

「願裁判我們的聖母，讓你

從那邊回來，不健康，不平安，不是全屍！」

在她的詛咒之下，辣誤出了一身惡汗。但是，魔鬼附着他的身子，剛愎，多疑，殘暴，他應了母親的杞憂，死在他的盾士拜尼耶的刀下。

拜尼耶不願意他的主公無故侵佔別人的疆土。他曾經在宮庭勸阻辣誤，指出他們甥舅的錯誤。直到辣誤率兵來到奧芮尼道廟前面，他始終閃在旁邊沉默着；他曾經發誓不出賣他的主公。但是他痛苦：辣誤所要侵佔的土地正是他祖父的采邑。海拜爾有四個兒子，其中之一叫做伊拜·德·芮布孟（Ybert de Ribemont），就是拜尼耶的父親。他是私生子，母親去做奧芮尼道廟的住持，小時候把他託給阿艾里赫撫養。一邊是他的恩主，一邊是他的血族。「說話人」的好戲全在這裏。辣誤第一次下令佔領道廟的時候，拜尼耶應當怎樣想？「說話人」沒有告訴我們，可是辣誤應允女住持維持道廟之後，拜尼耶開始露面了，他偷偷走來和他母親相會，她責備他不應當和父親作對，拜尼耶的回答是：

「我的主公比猶大（Judas）還要壞。」

他是我的主公，他給我馬，

布馬具，巴格達（Bagdad）的衣料；

我不要爲了達莫（Dama）的采邑離開他，

要是離開也得人人講拜尼耶你對。」

母親說：「兒子，你對停在他旁邊，

伺候你的主公，上帝會得利的。」

就在當夜，有三個士兵跑進鎮店搶劫東西，兩個護商人打死，一個逃出來向辣誤哭訴。辣誤不問是非，下令攻打鎮店，火勢蔓延到道廟，活活燒死女住持和她的一百名尼姑。

拜尼耶看見事情越發不可收拾，

十分難受，覺得自己要發瘋。

他奔向大火所在，遠遠望見母親倒在一道石階旁邊，一本讚美詩還在她的胸脯上面發燒。假如他這時候離開他的主公，現代不會有一個人責備他。但是，他是一個中世紀的騎士，懷着一肚子的悲忿，他回到辣誤身旁，跪下一隻腿，獻酒給他飲。但是，辣誤看着他半天，想看出他的心思，忘記接過酒杯。拜尼耶勸他中止進軍，他的疑心證實了，一生氣，拾起地上的斷棒打破他的頭，血流了一臉，染紅了衣服。拜尼耶回絕了辣誤謝罪：「讓上帝裁判。主公打出我的血來，我對於他的信誓撤消了。報復是我僅有的酬庸。」他帶着五個騎士，一逕奔往父親的城堡。

大戰在奧芮尼附近發生了。辣誤答應他叔父不離開軍隊，但是遇見一個叫做艾爾漏·德·都艾（Ernaut de Douai）的舊仇人，他殺起了興，一刀砍掉艾爾漏的左腕，快馬追趕下去。一邊求饒，一邊奔逃，艾爾漏瞥見自己一個姪子，他喊他來解圍。辣誤一刀砍掉他姪子的左腳，嘲笑道：「我給你們叔叔找了一份好差事，叔叔去做打鐘的，姪子去做看門的。」艾爾漏好不恐懼，向前飛也似地逃命。辣誤賭誓不砍下他的腦髓，不任手。他不理艾爾漏開口聲聲的饒命：「就是上帝，就是人，就是所有的聖者，也救不了你！」他這句蔑棄上帝的話才出口，遠遠就見拜尼耶放過艾爾漏，攔住他的去路。拜尼耶不先動手，他希望事到最後還有一線和平留給主公考慮：「我全原諒，只要我能夠調解你跟我長輩的仇隙，我不碰你，也不碰別人，我把我們的土地全獻給你。」辣誤的回答是：「你的恭維沒有用處。我砍掉了你的腦髓再作道理。」看見他非情理可喻，拜尼耶下了決心。但是，殺死之後，雖說他應當這樣做，他懊悔他不該這樣做。五年過去了，阿艾里絲的外孫來替她的兒子復仇。良心不安，只要有機會允許他開口，他就哀請對方接受他的懺悔。他的誠懇終於感動那撫養他的孤苦的寡婦。

「說話人」雖說在第二部加進好些傳奇的成分，但是他有本事抓住這個良心的線索，來完成不可捉摸的命運的安排。拜尼耶和蓋內的小姐結婚，一切似乎平靜，但是拜尼耶得不到安寧。他忘不掉他殺死的辣誤。他是他的主公。他要陪他岳父一同到西班牙的聖·雅克教堂去瀟香。回來，他們穿過奧芮尼舊戰場，辣誤喪命的地方。拜尼耶深深嘆了一口氣，蓋內聽見了，問他為什麼嘆氣。

拜尼耶回答他：「岳父，別管我。」

現在心裏有什麼東西沈沈壓着。」

土紅頭髮蓋內道：「我願意知道。」

巴尼耶回道：「那麼我告訴你。」

我是逼不得已才講。

我想起來，辣麼侯爵，

當年他傲氣沖天，

要強佔四位伯爵的土地。

這裏正是我殺死他的地方。」

蓋芮聽見很氣悶，但是他藏住他的真情，僅僅說了一句：「你不應該叫我想起我的朋友們或死。」現在輪到蓋芮嘆氣了，拜尼耶的話句句引他痛苦，欠一點點他的心就爆炸。他們來到一條小河，放馬去飲水。他解下馬韉，趁拜尼耶不防備，從後邊一下子打破他的腦髓。他死在他主公死的地方。是報應嗎？還是良心在作祟？能夠安排這樣一個驚人的結局，雖說是續作，他值得我們稱讚。

喀樂組 來到第三組，我們很容易就聯想到中國小說裏面的楊家將，一心保衛宋室的江山，家無大小，人無男女，世世代代把癡侮看做自己的肩責。查理曼到了暮年，回教大教主佔有西班牙，不斷與兵蓋食法蘭西的土地，羅朗已經戰死，衆家英雄也多衰老，太子路易萎靡不振，基督教和帝國眼看就要不保。在這危急之秋，出來了一位頂天立地的好漢，擁戴朝廷，篤信基督教，一家大小，不分男女，猶如楊家將，在邊疆上以一姓的力量和強敵搏鬥。都恩組給我們看內亂，喀樂組讓我們看外侮；牠們合起來正好做成一曲帝國崩潰的前奏。支持這個危局的人物是威廉·讓·奧朗吉 (Guillaume d'Orange)，外號叫做鐵胳膊 (Fétebrace)，或者削鼻子 (au Court Nez)，後來的演義忘記鼻頭叫人削去的典故，把削鼻子改做短鼻子 (au Court Nez)。我們有七部演義用他做英雄。

(一) 威廉幼年 (Les Enfances Guillaume)，十三世紀的作品，三千四百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他第一次來到宮庭，查理曼封他做騎士，把自己的寶劍歡悅賜給他。拜笛耶以為這是一個最有意義的象徵：「查理曼老了，對於未來杞憂；他猜到太子路易的無能，威廉的忠誠；所以他把皇冠留給太子，把寶劍賜給威廉。這把寶劍象徵法蘭西的力量，由王室移到納爾包 (Narbonne) 一姓；但是納爾包這一姓人永遠用它來保衛國王。」

(二) 路易加冕，依照巴內，是一一六〇年左右的重訂本，二千六百八十八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查理曼在逝世之前把路易託給威廉，後者輔佐幼主，勦平內外的叛亂。

(三) 尼穆的貨車和(四) 奧朗吉的攻取，全是十二世紀中葉的作品，每行十音，重母音韻。路易封賞功臣，忽略了元勳威廉，但是威廉早

已給自己安排下一份采邑，就是回教人的土地。他把自己裝做一個運糧的商人，混進尼殺，然後和福裏的同伴，一舉佔領。聽說奧朗吉有一位美麗的回教公主，他扮做回教徒去見她，奧朗吉攻下，她皈依基督教，和他結婚，名字改做古伊布爾 (Guinevere)。

(五) 威廉歌，十一世紀末葉的作品，三千五百五十三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回教國王戴辣買 (Desram) 率領大軍在海岸登陸，威廉的外甥 (有的做爲姪子) 維維言 (Vivian) 在拉爾尚 (Larchamp) 戰死，威廉一再敗北。最後在古伊布爾 激勵之下，再向國王借來一個巨艦賴爾阿 (Rainolt)，威廉的內弟，回教人，流落在御廚房，威廉終於獲勝。

(六) 阿李司抗歌 (Chanson d'Alicans)，十二世紀後半葉的作品，八千四百三十五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這是前者的一篇複製，阿李司抗就是拉爾尚。

(七) 威廉修行 (Le Montage Guillaume)，有兩個「唱本」，巴芮以爲一個成於十二世紀初葉，一個成於中葉。古伊布爾去世之後，威廉厭倦塵世，來到阿尼亞勒寺院修行，其後退在自己修建的普勞勒寺院隱居，死在這裏。但是，路易需要他的時候，他會依然回到武士生涯，殺退信奉異教的敵人。

若干學者願意用威廉來命名第三組，因爲他不唯是這裏的中心人物，而且最古的「唱本」正好就是威廉歌。但是，「說話人」不滿足於他的孤單，前後給他添了上下好幾代。有五個「唱本」演唱他們弟兄七位，有六個演唱他們的子孫，有三個演唱他們的父親，老英雄艾羅芮·德·納爾包 (Aymeri de Narbonne)，最後平空給威廉尋來一位曾祖父，另有三個演唱喀樂·德·孟格拉勒 (Victor Hugo) 的世紀傳說 (La Légende des Sidiols)，有兩首詩的故事從這裏出來：一首題做羅朗的婚姻 (Le Mariage de Roland)，另一首題做小艾羅芮 (Aymerillo)。羅朗和奧李維耶爲了各自的親長從事死鬥，不分勝負，兩相愛情，結爲生死交，奧李維耶把妹妹歐羅許給羅朗做未婚妻，沒有成親，全隨查理曼去了西班牙。遠在十三世紀初葉，拜爾唐·德·巴爾·徐爾·歐布把這著名的傳說收在他的吉辣·德·維耶勒，同時在他的艾羅芮·德·納爾包，他演唱查理曼損兵折將，由西班牙回歸，小艾羅芮自告奮勇，分兵征服納爾包。奧李維耶是艾羅芮的堂兄，他們仍是一家人。

沒有比這一家人的團結更其堅固的。在外個個是英雄，赤手空拳，給自己創立基業，回到祖祠，黑壓壓一片，我們看不出他們彼此有什麼不同。不妬忌，不競爭，不怨尤，人人稱得起父賢子孝。父親怎樣來，兒子怎樣去，這是他們的家訓。喀樂是一個有志氣的苦孩子，以自己的力量給自己

爭到一個嬌妻，一份家，一座城邑；他趕出四個兒子，留起產業，把冒險贈給他們。艾羅萬和他一樣，子孫孫和他一樣。在戰鬥之中成長，戰鬥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明白團結的意義。他們之中很少有一個人單獨殉難，只有維維言因為送信遲力戰而死，否則，信到人到，一家人爭先恐後地奔來援救。吉辣奉命去求救，跑壞了馬，下來步行，鎧甲沉重，他扔掉矛，扔掉盾，脫掉鎖子衣，只留了一把劍，三天不飲不食，不睡不休息；他的表弟兄伊（Gün），一個十五歲小孩子，腳蹬不着馬蹬，看見威廉舅父不帶他去，和舅母吵鬧，連夜趕到拉爾尚戰場，忍着飢渴，拼死救出舅父。回教人遠遠望見這家人不禁要嘆道：

艾羅萬的兒子可真多！

他們屬於一個血統，這是他們的光榮，他們的驕傲。他們扶助國王，迫不得已，才向國王求救，然而他們從來不想依賴國王；他們明白他多柔荏！他們也清楚他們的處境，四鄰全是回教徒，自己的城堡永遠朝不保夕，然而他們絕不畏縮，正如威廉，他們的責任是

要把神聖的基督教擡高。

雖說有時候十分粗野，十分剛強，但是，他們通人性，不像一座赤裸裸的黑鐵一樣的陸巖，他們懂得幽默，能夠嗅，知道疲倦，尤其是尊敬婦女。「說話人」給我們另外創造了一個英雄型：威廉歌第一次把滑稽和英武揉成一個性格，富有人性，處處以家族為念，猶如山西人白眉毛徐良。我們從刺鼻子威廉很容易想到高鼻子西辣漏·德·拜日辣克（*Cyrano de Bergerac*）。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假如喀樂組或者威廉組特別完整，自成系統，並非由於「說話人」預先加以組織，如巴爾札克之於人曲（*La Comédie humaine*），或者如左拉之於盧貢·馬喀（*Les Rougon-Macquart*）。這是一種偶然的湊合，得之於無意，因而猶如其他兩組擺在一起，也就呈獻不出什麼宇宙或者人生的哲學。「說話人」沒有大作家的野心，然而他們是忠實的，對於時代忠實，對於階級忠實，甚至於對於表現忠實。隔著年月和文字的階障，他們依然有力掙掙我們的心靈。文學上最寶貴的似乎就是這種潛在的力量。布雷地耶（*Brunetiere*）以為「演義詩」只是一種史詩的材料（*matière epique*），就是羅朗歌，也不會實現史詩的理想。他的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觀點妨害他從草莽之中接續英雄。

「說話人」並不把材料完全限於這三大家族，有些演義詩具有強烈的地方性，例如龐大的勞樂人（*Les Laurains*），本身包含五首詩，統述兩大家族（正面是麥磁 [Mots] 或者勞樂族，對面是包爾斗族）的錯綜的鬥爭。有些演義詩實際是當代歷史，採用詩的形式，詠歌，例如十

三世紀初葉的耶路撒冷歌 (*Chanson de Jerusalem*) 和昂調克歌 (*Chanson d'Antioche*) 記述第一次十字遠征的始末；又如十三世紀的天鵝騎士 (*Cherlier au cygne*)，敘述十字遠征領袖高德福羅·德·布永 (*Godefroi de Bouillon*) 的祖父艾里亞斯 (*Elias*) 的傳說，攙雜了不少傳奇的成分。演義詩越來越在材料上接近富有故事趣味的後起的傳奇。一個美好動人的故事，巴尚以為由近東過來，把友誼高高提到自我犧牲的境界，是十二世紀的阿密勒和阿密勒 (*Amis et Amie*)。三千五百行，每行十音，重母音韻；每節最末一行是六音，不協韻，如威廉粗若干演義詩。阿密勒和阿密勒在同天生在兩個地方，一同在羅馬領洗，教皇各自賞賜他們一隻完全相似的金杯。他們的形貌恰好也是完全相似。長大成人，全在查理曼麾下做戰士。阿密勒的妻是好臣哈爾代 (*Hartne*) 的姪女。阿密勒和公主拜里桑 (*Beliseen*) 相愛。哈爾代揭發他們的私情，爲了逃避上帝的審判起見，阿密勒（因為像貌相同）代替阿密勒和哈爾代決鬥，阿密勒勝利了，查理曼把公主賜給阿密勒爲妻，錯把阿密勒當做阿密勒。但是上帝沒有認錯人，罰他一身癩症。阿密勒的妻呂比阿 (*Ludias*) 懷着報復的冷血，藉口惡疾，把丈夫驅出岩堡。在外行乞渡日，阿密勒有一天來到阿密勒的岩堡，施捨的僕從回稟阿密勒：

「他有一個十分珍貴的杯子，

要是同你的杯子調換一下，

只要是上帝吩咐降生的人，

就分辨不出兩個杯子誰是誰。」

阿密勒趕出去把阿密勒接在堡裏休養。天使告訴阿密勒，他要病好，只有用阿密勒的兩個孩子的血來沐浴才能夠痊癒。阿密勒曉得這個療法之後，橫下心，砍掉兩個孩子的頭，拿血來洗朋友的癩症。阿密勒的病好了，阿密勒回到房間去料理兩個孩子的屍身，發見他們好好的抱着一個金澤果坐在牀上遊戲。這裏的內容不像所有的演義詩，千篇一律屬於戰爭。在這可愛的文靜的故事裏面，「說話人」給他的聽衆開闢出來一片新的情緒的小天地。文學擴展了，滿足從別的方面（或者生活）一樣可以發見，不一定單單在演義詩的殉教的戰爭存在。就是演義詩本身，聽衆也要求變化，然而沾染上駁雜的成分，失去牠單純的原動力，牠不復存在了。

上海金石錄

澤人

引言

上海本濱海斥鹵之地，其文化史蹟，遠不及鄰近諸地如蘇州、杭州之豐富與悠久。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庚寅（公元一二九〇年）上海立縣迄今不過六百餘年，其踏入於地理志之歷史，可謂至爲短暫。故古代之金石，上海絕無僅有，相傳舊靜安寺有赤烏碑，係吳赤烏中石刻，乃上海金石志之第一目，然稱碑石久埋於江中，不僅碑中所記爲何事物，一無可攷，究竟有無此石刻，亦屬疑問。豈僅秦漢金石爲上海所無有，卽唐、宋之遺物，亦稀如鳳毛麟角，故若就年代之古遠而言，上海金石誠無足稱述。然上海之運命，乃因世界之變化而突變，於過去之百年間，上海竟一躍而爲中國經濟文化之重心，其發展之途徑，不論其爲如何畸形，其發展之歷史，不論其爲如何複雜，上海之從一濱海漁鄉而成爲世界之一大都市，則已無否定之餘地。上海簡短而複雜之歷史，乃具有世界的意義。上海金石故雖少，骨董之薰香，而於文獻價值，則反較蘇、杭各地高出萬倍。舉例言之，馳譽世界之上海靜安寺路因靜安寺而得名，其英文路名則爲沸泉井路，蓋因靜安寺前之沸泉井也。靜安寺與沸泉井於是均成爲上海史實溯源察流之研究資料。上海金石之從骨董意義轉變爲文獻資料，是誠從來金石考古家所夢想不到者也。

上海志書之於金石，素不甚注意。同治上海縣志金石附於藝文志中，存目一百七十八條。上海縣續志金石志存目五十五條，兩者合計亦不過二百三十三條而已，其記錄之稀少可見，且對於金石之認識，亦未能擺脫傳統觀念骨董意味，雖則同治志之編輯時代已在十九世紀之末，而續志之完成且在民國建立之後矣。卽就骨董趣味而言，同治志與續志之紀錄，亦不能使人滿意。例如北山董愈憲保障上海縣碑，同治志作「嘉、慶五十五年丙辰十一月」，嘉、慶無五十五年。然拓本所紀年月確爲五十五年。編者依拓本紀錄，若可不自負責任。實則不然。同書兵防志，名宦志均有記述董邦政者。董字克平，山東陽信人，以貢授六合縣，善騎射，有廉武聲。嘉、慶三十二年督府使帥兵討倭寇，據按察司僉事，領海防道駐瀟、城

始建，賊掩至，穴民樓俯瞰城內，郭政登陴，督且遷，用神槍手，一當百者，賊懼解去。三十四年，擄川沙賊巢，旋會兵擊賊於蘇州吳林廟，轉戰橫金鎮，俘斬甚衆。三十五年，與任環合機，倭於界，擊斬莊賊及於沈莊，又敗諸清水窪，論功加四品服俸。名宦志中所記如此，而兵防中所記亦復如此。且三十五年後倭寇不復入上海。同治志之編者未將拓本加以審查考據，即貿然鈔錄，未免草率。況細察拓片五十五年等字，即可發見「二五」字書法不同，第一「五」字乃頂蓋以「三」字改刻耳。若稍用心，此種錯誤自然可免。又若縣學，素爲士人所最注重，同治志收縣學石刻十三種，其中十種均據府志補，其實碑石尙存，採訪者不欲實地採訪耳。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一七六五年）曾立有「重建上海縣學碑記」，同治志金石中失載，續志補正之，而作乾隆三十三年。此皆編志者之漫不經心，有以致之。

余留意於上海金石爲時已久，初則搜集拓本，登記目錄，繼則以所得拓本與志書相對證，以爲史料之研究。春秋佳日，復赴上海各地作實地調查，頗以爲樂。至民國二十八年春，始擬編錄所得金石拓片，惟錄碑一事，不同鈔書，頗爲麻煩，拓片巨大，書案狹小，不能攤置，只有鋪陳地上，邊讀邊鈔，極其費力，一也；碑文難多屬楷書，而書家有時喜用古體，鈔錄時即須照樣摹寫，二也；碑石漫漶，字蹟模糊，更費精神，三也。且又以金石之學爲不急之務，何必孜孜工作，乃旋作旋輟，一無所成。頃者感於上海文獻史蹟之摧毀殆盡，所謂金石行將蕩然無存，今日所僅存之斷簡殘編，且將成爲珍品，則就所見所知之上海金石加以記錄，貢獻當世，原亦非無聊之事矣。於是盡二十日之力，將所得資料整理之，排比之，分類之，而成上海金石錄初稿一編。所錄計三百九十四條，較同治志及續志二書所收，約多百六十餘種。遺漏尙多，則須待他日之補正。排列方法依時代之先後，然如墓誌排比較難，今依同治志人物次序爲標準。誤列之處，仍所難免。每一金石若鈔錄全文，則將成一巨帙，此時殊無印刷之機會，惟有選錄一法。今所錄者並非均屬最要，就舊時鈔就之件擇其足資研究者採登耳。上海爲商埠，故本稿中會館公所較多鈔錄，或爲讀者所需乎。至於分類，乃爲便利檢查。舊日記錄一地金石，少見分類者，蓋分類困難，每易失當。本稿分類計十二門：（一）建置：（1）城池，（2）衙署，（3）倉廩，（4）善堂，（5）會館公所；（二）學校：（1）縣學，（2）鎮學，社學，義學書院；（三）水利：（1）漕河，（2）海運，（3）津渡，（4）隄防；（四）政績；（五）祠祀；（六）名蹟；（七）寺觀；（八）鐘彝；（九）仙佛經咒；（十）墓石傳記；（十一）御筆；（十二）法書。此種分類，失當之處，想必不少，至先後次序，略就筆者主觀以文獻價值之輕重而定，二者均待指正者也。至文中金石稱尙存者，均指八一三前之狀況，現狀如何，則不可得知矣。

建置

城池

築川沙城記 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公元一五五七年)邑人張弼覓塊文

徵明書。

南匯所城記

呂侯修城記

障川門記

衙署

新建分巡蘇松兵備道公廨碑 清雍正九年辛亥(公元一七三一年)立

碑云：「郡國之有使者自唐始然官無定秩亦無常員觀察經略防禦團練等使

時置時罷逮宋以還沿革不一明代直省設按察司使一人蓋即古之觀察又設

有副使兼事所以佐按察司使所不逮而為之分道揚疆者也國初官制概仍明

舊蘇松一府向有兵巡道駐太仓州巡行人郡則明澤橋東有駐節之所蓋康熙

二年改兵巡為分守蘇州遂為治署二十二年以督糧道兼領之分守道復奉裁

今上即位之二年百廢具修庶司振飭以撫臣何公之請復蘇松分巡道如舊制

八年六月申丞尹公上言分巡道有巡緝之責兵民皆得治之請加兵備銜移駐

上海滬廳通洋口岸為便制曰可。按上海自明嘉靖甲寅設海防道以兼事隸邦

政領其職募兵三千以備倭旋以海上無警罷之今余適承乏是官問其舊署不

可議矣乃於城之東南隅相度設官廳舍兼買民地一十四畝有奇改建公廨一

百五十楹定規模架木石考核其工作既慶經營區處費公帑四千緡更為相其

不足閱八月告成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裝下舍約略具備邑吏士庶聚而觀之

縣外以闢其中穆然以肅歷階以望其堂廓然以容登堂以觀其左右仰而顧其

後井然以辨翼然以整蓋隱乎見春庶之秩風起之揚子是乎在余用是重自惕

矣蘇松通都望國被海帶湖地繁而劇人稠以囑主客兼務惠黠異數而魚鹽鐵

冶致粟絲絮之利人競錐刀三江雲澤激山三柳之區昔歲歲盛官斯土者不可

以弛亦不可以急不可以文令亦不可以武觀以求政成亦不難乎夫古之所謂

盛德者一之歲勤而教之二之歲慮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物不知化陶然日

春夫而後乃可謂政之成余不敏誠不能上追古人然竊上德意以與民進道而

違路使者之責也今日者登其堂思其義其何以肅吾民而使之無犯復何以容

我兵民而俾得並生其何以辨其淑慝而樹之風聲復何以整其習俗而會歸有

極苟如是庶幾上有以答聖天子鄭重設官之意下亦無負中丞公轉移調劑之

宜雖然膏之匪類行之雜糅非曰張之勉焉而已余敢起辭舍之經始並書以自

勸云雍正九年冬十月初且建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江南分巡蘇松兵備道兼

理水利鹽務按察使司副使加二級陞賜王澄恩授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吏部

員外郎王澍書并篆額。」

都憲行臺重建記 明弘治十三年庚申(公元一五〇〇年)少宰楊守

記弘治上海志錄有全文

海防廳記 續志云：「張弼覓塊置邦政立石。」

新建松江府海防同知署記

洪維我國家統一區宇文德武功遠邁前古異時天戈所指歸回疆二萬而遠凡

西陲諸部落固有大小悉主悉臣而海外島夷聞風慕義在若護隴若倚關若英

吉利皆搜奇籍通偏譯職首闕延者一再至粵東澳門向為諸夷薈萃地百貨駢

萃五市既久實積至百萬夷性嗜利多疑其情尤狡竊一不相當輒輕而走險

頃且弄兵潢池而封疆大吏又憤扞疆為各行其所是遂至烽火激於江浙列

戍……而守者年餘遠乎達其志通其欲始克平定撤防於是中外一家並海諸

巨口委予通商上海其一也。兩垣於道光癸卯四月，以蘇州府督糧水利同知改官為松江府海防同知，奉命移駐上海，專管通商，於華夷交涉事件得受治焉。政前明嘉靖三十五年設海防同知於縣，建署在縣西，後移郡城，署遂廢。兩垣初下車，權假教養書院治事，邑紳士創議建署，於是集資鳩工，用價買西門李氏舊屋基地若干畝，改建大門，儀門，大門五楹，中圓扉，旁兩楹，為軍夜執事人等所居。儀門三楹，皆圓扉，傍各一楹，為差役日值夜宿之所。偏東三楹，為土地神祠。大堂三楹，左右翼以廡，亦三楹，為承發東西兩科各書吏辦公之所。堂之東南，一楹為號房，西一楹北牆，則為門房，司閤所居，宅門在焉。門通川堂，蔽以屏，二堂為禮三，限以地，中寬而旁窄，扁曰「鏡清」。又其旁各二楹，適從人辦事處也。後為大樓，上下各五楹，以安眷屬，旁有廊，亦樓焉。二堂之西，曰華廡，以待客，曰賓室，以□□曰候房，以稽出入，□□曰樓，樓後四楹，則官所退食治事處，皆有廊以連屬，其東為書室，為井甕，為何應所棲止，屋皆四楹，後屏設焉。屏以外，有隙地，地東池作曲尺形，餘以土垣，其自大堂以暨後樓，撤李氏舊材而改作之，餘皆新建，用錢若干緡。經始於甲辰十月，訖乙巳五月落成，捐資者為某某，董其事者為某某，人來不悉書，特書其大者，以著改官建署之所自始，俾後之君子獲焉。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五月，桐鄉沈炳垣撰，越已酉八月，松江府海防同知前知上海縣事定海監尉龔書丹上石。

上海縣記 元大德六年壬寅（公元一三〇二年）三月唐時措記：弘治上海志錄全文，同治志亦有節錄。

重修上海縣監所記 國家矜恤庶獄，於州府縣各有專監，地至重也。上海……建自前明正德七年，凡二十四間，在縣隴西。康熙……重修，迄今百有餘年，雖隨時補葺，而公役之資……甚，堂憲聞公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因圖察觀視折既於

廳事西偏增設外廳一所，以……之薄且小者，夜捐廉重修，合向兩號口八間，鳩……月而檣棟一新，垣補崇固，足真能握要而務所心……堂憲再政仁心，被一邑者筆難觀載，即此嘉石流……沾仁殆有合於聖朝欽哉，惟惟刑期無刑之至意，兩職專典守，敬禮詞……日，竊紀其額末於石，以垂久遠，誌不厭也。乾隆五十三年四月日 上海縣典史懷寧張開撰并書

自新所記 聞諸困圍之設，朝廷曰：獄，懲惡曰：狴，一曰：岸，小兒之五章曰：哀我填塞，宜厚立獄。夫填塞不宜於岸獄，而曰宜者，亦曰入此室處焉爾。上海縣署西南隅舊有自新所，地卑以濕，多沈溺重腿之疾。予於嘉慶二年春來主縣事，數月間吏屬有自新所病斃來告，嗟乎彼罪不至死，而忍置之死地乎！爰捐廉俸，度地署之正西，重建數椽，鳩工庀材，不浹旬而厥事，俾處此者免墜陸之苦，而無疾病之虞，悔而思艾，而能改，庶吾民之麗文網者鮮，而此所虛設，是則予之厚望也夫。嘉慶二年八月上浣吉立仁和湯漢書石。

新建公館碑記 蓋地方公務之振興修築，總在乎當事人之盡心力為果，官箴謹飭，不敢稍存偏私之見，則事無不完成之理。本道欽承簡命，觀察斯土，冰兢自持，不敢怠忽，事無大小，莫不細心詳查。其地方有關風土民情者，俱一一仰體皇衷，念切民瘼之盡心竭盡心力，奮勉圖維。如上海西郊湧泉亭故關一邑風水，而魁星寶閣尤係乎合郡文運。至吳淞之望海觀音閣實為洋潮收口之表準，昔者予見聞所到，不忍膜視，吝惜已資，致派援屬下吏民，皆獨捐俸廉，創建香翠，以垂永久。風土民情，藉此整飭，文運由是隆發，海商可免危難，此皆闔境士庶之所共知共見，各有碑記可稽，簿冊可考，非予巧飾其辭以沽名譽，特緣天恩優渥，圖報維艱，故竭力盡誠，勉期仰報於萬一。惟冀地方正事有與毋廢，以副皇上加惠獎元之至意。嘉慶二十

自新所記 聞諸困圍之設，朝廷曰：獄，懲惡曰：狴，一曰：岸，小兒之五章曰：哀我填塞，宜厚立獄。夫填塞不宜於岸獄，而曰宜者，亦曰入此室處焉爾。上海縣署西南隅舊有自新所，地卑以濕，多沈溺重腿之疾。予於嘉慶二年春來主縣事，數月間吏屬有自新所病斃來告，嗟乎彼罪不至死，而忍置之死地乎！爰捐廉俸，度地署之正西，重建數椽，鳩工庀材，不浹旬而厥事，俾處此者免墜陸之苦，而無疾病之虞，悔而思艾，而能改，庶吾民之麗文網者鮮，而此所虛設，是則予之厚望也夫。嘉慶二年八月上浣吉立仁和湯漢書石。

受命來南，刺冰既，罔敢懈忽之一點。屢誠也。致查上海地方向無公所行臺，每遇大憲閱兵巡海，礙礙頻臨，並松、太二屬府，致令佐雜等員因公來上，暨救調會審案件，無所停頓，非借居紳宦之家，即賃租廟宇民房，否則聚訟於舖，既失牧事，亦非海疆體制。每遇公務，予心嘗以此為歉。然第恐日久因循，勢必擾累紳民，乃檢查圖冊，查訪書舍等，知上海實帶門內有巡按署署，邑人貧窮，院衙門，迨巡按停差，雖自康熙二十有四年設立海關，其署遂為欽差監督駐劄公所。迨康熙四十年有督關王公諱保者，曾將署署重修，為文勒石以記之。嗣奉特旨以是關屬撫部中丞兼攝，改委巡道監收，於是推權關之委員，專巡道之管轄，時在康熙六十年，關署即屬置不居，屋宇亦日就坍塌。續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間，會奉部咨命將廢署變售，曩時來書舍等，緣署旁土地祠乃本闈香火，又有舊科房藏貯卷宗，未□□□書拆毀，當經各書舍口自將工食額銀公捐承買，因而屋址廢房全歸書舍□□儀門以內棟宇全圯，竟成荒區，寸椽片瓦，絕無僅剩。大門照壁，凋敝將傾，其左右廊房地基，亦久為民佔，納租歸科房公用。此海關廢署之情形也。予既在訪明確，遂自捐廉俸給，還書舍等原價，贖回舊址，鳩工庀材，重建儀門、大堂、穿廊、內堂、花廳、書室、貯舍、羣房，正偏總共三十六間，通體統以三面圍牆，計□十四丈八尺，大門照壁，卸舊增新，又移建土地祠廟於大門之內。一旦規制重新，而氣象煥然。總計工價實需銀□千九百六十兩，毫無添擾。經始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中旬，至四月下浣告成。從此節□可，軒車可駐，公務可壯觀瞻，雖不敢擬賓至如歸之盛，而免於借館雜舟，即紳官居民亦不致接粟矣。此予之矢心矢力，似有裨於公塗，亦職分當盡之事也。後之官斯土者，請直培護，□□權與實余所拜手，而□□賢能者也。謹為文以記之。鎮江旗滿洲講授武功大夫欽命監督海關分巡松、太兵備道兼管銷政水利鹽課事務加三級紀錄十三次長白什勒氏盛保撰並書。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蒲月下浣吉且立。
倉廩
烏泥潭太平倉記 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公元一二八五年）敕授張少樞撰。嘉靖上海縣志有節文。
預備濟農倉記 續志「黃文樞撰。」按黃係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公元一五六三年）知縣。乾隆十五年上海縣志黃記略文。

重修養濟院記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疾風甚雨，越明日一葉夜乃止。災連兩畿，西浙數千里間。上海海濱，邑無完屋。養濟院毀，饑寒孤獨，災突在茲。令蒲陽鄭洛書憂之。即其月之晦，募桑鳩材，扶傾起廢，乃及孟冬初吉，門堂廊舍，翼然一新矣。既以為善，然亦安得大廈轟轟庇天下窮民而又不能無嘔嘆於斯也。三年正月薄紀其事，命鑄之石。」按明嘉靖三年甲申，公元一五二四年也。

同善堂記 知縣王樞撰。略云：「乙丑夏予蒞海上，知同善堂有施棺之舉，請紳士以禮堂為壽。予嘉之曰：此善俗也。遂捐俸置棺，臨年落成，施棺之外並置義田以爲掩骼，而堂之規塗大備焉。」乙丑係清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同善堂掩埋記 請乾隆十二年丁卯（公元一七四七年）立。

同善堂施棺記 請乾隆十三年戊辰（公元一七四八年）立。

同善堂捐銀記 請乾隆年間立。

松郡育嬰全節堂公捐碑 請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一八四四年）二月巡道宮某久立。妻孫榮善書，在城隍廟儀門外，已殘。

潮州會館碑 奉道憲欽加鹽運使銜署理江南海關分巡松、太兵備道兼管銷政加十級紀錄

錄十次黃爲給示遵守事。據廣東潮州海澄、饒豐商蔡永義、蔡廷合、陳金裕、源昌、饒豐、陳全記、蔡洽源、陳永源、陳泰利、陳信記等稟稱：上海爲濱海通衢，廣東潮州航海通商，帆檣絡繹，即仕宦進京，道多經此。乾隆四十八年潮屬海澄、饒豐三邑紳商捐資買洋行衙地基，公造會館一所，供奉天后聖母，并由照壁後租連架造公棧兩間，爲各紳商登岸駐足之所。百餘年來，神人永賴，突於同治元年四月間，法國火輪公司行要稱洋行街爲奉准租買地界，諭令領價，商等因業爲公產，不敢擅賣，呈請前道憲照會諭止。迨至本年迫賣日甚，商等無奈，乃集現在上海貿易海澄、饒豐三邑人等商議，擬轉擲款，倍價贖回會館地並照壁、前門埋地，基可以保全，廟宇不致拆毀，另又贖回左手照壁前巷路一條，由街直透黃浦，可爲會館出入之路，合會館並左手巷路，共量出地基一畝七分七厘一毫，共備紋銀八千兩，交火輪公司行收訖。公司行商出立賣契一紙，附執其公棧地基兩間，該地一畝有奇，權利與法商營業。其會館並巷路地基四至俱覽界碑爲據。茲因上洋爲外國通商地方，誠恐日久事多更變，謹將備價贖回海澄、饒豐世豐會館地基畝數銀兩，呈請申詳撫憲，達部存案，並乞出示嚴禁：日後無論中外人等，不得再生枝節，藉詞侵佔。庶海澄、饒豐世豐會館得以永安神業，久安商族，潮民敢無等情。據此，卷查咸豐十一年法國欽差布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租上海小東門隔壁直達黃浦小河沿之地，內有潮州會館一所，先准法國前領事伊照會因屢傳立契不到，火輪局主迫於返國，所有會館地基，釐入總契，送道蓋印給執，其地在萬世豐戶下，計三畝五分七厘八毫，備價三千五百七十八兩銀票，一紙送道飭領交地等因。飭據潮州會館董事具稟以會館係屬公建，不能擅賣，久未交割，嗣准法國總領事函開，勸諭火輪信局允將會館地基留讓，惟界內之地向無轉售華人例，現由該會館董事商請本國富領行主出名代買，同往丈量，即在萬世豐戶下三畝五分七厘八毫內，轉售一畝七分七厘一毫與潮州

海澄、饒豐世豐管業，議約時價銀八千兩。現據該火輪信局辦事人阿權執寫立法文契一紙，當堂畫押，本總領事亦經畫押用印，合將該地契送交印發交該會館收執爲憑等因。本道當將送到法文地契轉給潮州會館董事收領，即據該董事譯出漢文送道存案，並檢同司照方單備具現銀四千四百二十二兩，同前次存領之漢文規案未銀三千五百七十八兩合成地價八千兩，一併轉交，經本道照送總領事轉交火輪信局收領，取有收文在案。除飭上海縣將租地原案勘明詳辦，並將潮州會館願同緣由隨案詳者，理理衙門立案外，合行給示遵守，爲此示仰潮州會館董事及就商人等知悉。此次贖回會館并巷路地基一畝七分七厘一毫，永爲海澄、饒豐世豐會館之業，中外人等不得再有強佔硬賣，以垂永久，而安商族，各宜遵照毋違，特示。同治二年七月初十日示 謹告 示發潮州會館實貼。

創建潮惠會館記

吾郡距瓊四千里，其航海而燃遠於是者，我潮陽及海陽、澄海、饒豐、普寧、惠順、惠來凡八邑，溯始來至今日，百有餘年矣。朋簪既盛，物力滋豐，嘉慶年間於洋行捐資公建潮州八邑會館，奉天祀祀，以誼神麻，以教梓好，三幫之人，雍雍濟濟如也。三幫者，館章凡船中貨物或患燥濕，按毗連最近之邑攤補之，我潮陽與惠來近途爲潮惠一幫，其海澄、饒豐近各爲其一，故曰三幫。道光初揭，三幫首以其幫之益自抽自用，循其舊者惟海、潮一幫，而二幫中則惟我潮之醫藥最爲巨款。十九年倭美李申禁森嚴，他幫有疑我幫販此者，致我潮亦折其益如陷，三幫驚，於是我潮乃亟立潮惠公所於振武盛城濠之北，咸豐三年麗城陷，毀於火。六年復移建於姚家碼頭內，十年寇至，又遭毀。因倭美李新魏恭稱洋藥，我潮此業驟起。同治五年郭日長部郎倡議合我潮惠於洋藥，各按貨抽釐，卜吉於十六舖之蓮雨，經之誓之，同志執以己貨先，規制既闢，勝其指曰潮惠會

儲。是時惠來在滬已無商賈，無貨盤，無捐助，而仍以潮惠名者，謂善儲潮惠同，
貽從其類，且鄉黨之誼宜合而不宜分，凡既合而中分者，皆非古誼也。館恭九款
九分九釐九毫，購自王永楨，其值白金二萬兩有奇，為堂一，於其首祀天妃，後之
堂為樓，以祀關帝，其左右祀財星雙忠，春秋報賽，慶市機宜，衆商以時會集樓下，
雍雍濟濟，汪神麻而致祥好者，又在於是矣。夫天下始事者復略，繼事者恆詳，自
今以往，我輩蒸蒸日上，財豐而衆和，其於館之規制，或更廓而大之，踵而增之，以
期美益求美，善益求善，則尤創始者之深願也夫。

神殿坐西向卯，丁酉丁卯分金。大門坐西向卯，庚申，乙酉乙卯分金。

同治五年歲在丙寅孟冬之月，數日潮揚商來同人議記，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
撰布政使銜前署湖南糧儲道陸階拜書。

潮惠會館二次遷建記

會館之建，非第春秋伏臘為族人聯樽酒之歡，殺牲奉養之誼，相與樂其樂也，
亦以慈運貨居，受庸列肆，雲合星聚，蓋幸一方，詎免匪訛，致生報復，非賴香茗，曷
由排解，重以時勢交迫，津梁多故，橫徵私斂，吹毛索瘢，陰倚神靈，動成瘡痍，雖與
全局無預，而偶遭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後，既同井邑，宜接陷阱，凡此皆當
憂其所憂者也，縱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為捍衛，而終不若出於會館，事從公
論，素有同心，臨以明神，暨之息讓，俾消羣怨，用濟艱難，保全實多，關係殊重，推之
拯之給費，散財發粟，尋常善舉，均可除力及之，無煩類數。此會館之建所不容緩
也。我那距滬廣四千里，鄉人士貿易來者，閩百有餘歲，八邑之設會館，皆矣。中間
有運數邑別樹一幟者，而潮惠之有會館，則自鄧鄧郎日長始，沿革本末，工用詳
同治丙寅創建記文，不再贅敘，惟是一星未終，而沙漲淤，水口閉塞，於形家言為
不吉，驚情震動，亟思卜地遷焉。適鄧觀察介臣主會館事，觀察立心端毅，察物精
覈，視公家事如己事，見有口舌忿爭者，立為和解，友朋有所委重，推誠致信，不惜

挾肝膽以相指視，而又絕不至嚴，不稍寬假，以故人皆愛而教之，畏而親之，無敢
干以私而售以欺者，至勇於為善，尤天性也，慨然引為己任，當得臨甯吉運，訪工
庀材，擇日興役，時光緒建元之次年丙子正月也。籌畫經營，全仗觀察之力，迨季
冬中旬役竣，美輪美奐，說者謂觀觀察功不及此。閱二十二年之久，頌聲猶貫衆
耳，而地勢驟變，則以當運中於下僚與利之說，特於浦濱開闢馬路，北自十六舖
租界始，南竟陸家浜止，悉收路內，餘地入官，可求善價而沽，彙可升科以征地稅。
會館氣局為所阻塞，實受損傷，是非改建不可，詢議會同，仍請觀察任其艱鉅。觀
察益勤益慎，一再相度，得江濱地，坐庚向甲，兼卯酉半錢，形家謂為大利，重興營
繕，經始於丁酉季冬，旬有九日，次歲戊戌季春旬有七日，並撤舊殿之棟樑椽構，
瓦甍階礎，而用之不足，則擴購新者，陸於季冬告成事焉。前殿悉祀天后，後殿悉
祀李茂前將軍關神，配祀諸神，謹遵舊制，象設赫若，禮器秩如，敬蓋旬有四日吉
時，安神行禮以落之，即今會館是也。棟宇煥煥，門鎮巽流，吐納滄溟，沐浴日月，運
朝通洪，氣象萬千，形家所稱勝境，殆無差此。就彼法論，是能饒毓偉人，振興宏業，
今觀察一誠規畫，劬瘁不辭，兩度經營，毫髮無憾，所云偉人不先有在哉。因前所
舉而廣之，權長增高，俾臻美備，而後思深慮遠，即變程功，使後事有可垂範，不流
廢弛，所云宏業，不更可推哉。瑞應之來，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觀察德劬年高，自
將為子孫首操其券，而我同人蒸蒸建業，濟濟興才，日進而無疆者，無在非觀察
之餘之所法及。然則今者不獨為會館慶，且為觀察慶，並為同人慶，其感佩為何
如耶。用勸貞珉，以誌歲月，兼附其說如左，冀異時任事者有所勸云。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秋朔月，日，潮揚業商公記。

賜進士出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南巡撫前河東河道總督翰林院編
修吳縣吳大澂書

蘭園各業基地碑

上海縣正堂朱爲給諭執業事：據廟園各業公所率秀堂、錢糧廳、產軍關、船務廳、董事廳、龍船廳、飛丹閣、復以清芬堂、映水樓、得月樓、香雪堂、遊鳳、羊肉業、銅錫店、銀樓、抱夾樓、世春堂、點春堂、可樂軒、湖心亭、花神樓等業稱：業等在治生理，各有公所，附建廟園，共計基地三十六畝八分九厘二毫。該廟園公廨，向未列入官字圖，捐納糧賦，現辦清冊案，業等理應各歸各業，分戶承種，請飭亭香畫匠各照公所地址查丈，分列戶名，於同治七年起，各自承種等情。當飭亭香按址查丈，即據該業等遞集各業，按址丈明，共計二十一行業，丈見基地三十六畝八分九厘二毫，與田單額數相符，惟各業中人業不一，深恐久後不知底蘊，或起異議，應請勒石贖贖。至前給總額田單，未便存留在外，並請註銷，分戶給諭執守，開呈的戶，求賜給示勒石，并求諭飭冊書分別收除承種，按業給諭執守等。又經開單分諭官字圖及二十五保五圖冊書分別收除後，茲據該冊書等覆核，邊論分晰收除，現立率秀堂等各戶承種，已於冊內註明，求賜分諭各業遵照等情，具稟前來。除將廟園基地田單註銷，一面給示勒石贖贖外，合行給諭，爲此諭仰後開業戶知悉，現在廟園基地，業經按業丈明，分立的戶，准於同治七年分起，由各該業遵照丈見數數，永遠各自承種，所有廟園基地田單，既經註銷，即以此諭執憑毋違特諭。

計開 船務廳船廠 丈見共地五分捌厘三毫

同治七年十一月

建汀會館碑記

仕宦商賈之在他鄉者，易散而難聚，易疎而難親，於是立會館以聯絡之，所以篤鄉誼也。上海之有建汀會館，由永定縣君子明、上杭會君辛叔首董其事，集安成之作，於道光己酉歲，閱三年而落成。中祀天后，以昭誠敬，曰名建汀，合建寧、汀州兩郡也。先是嘉慶初年，辛叔之父，會君古廉與上杭王君耀光、博君晉三、楊君準

詳贖金置南郊田，創立義塚，其碑字爲我先大父繼國公手書，鄉輩猶張道之。又有屋數椽在城南董家渡，亦係當時購置，以爲春秋祭祀天后之所，故名曰同慶堂云。迨會館既出，始歸入祀產，並就館之西南，擴置田若干畝，爲新義塚。是役也，建寧張君鏡秋與有力焉，歲在咸豐辛酉，粵匪犯境，今爵相李公少荃奉命統軍來滬，即假會館爲幕府，分兵進剿，恢復之功，實基於此。故擴防後，資助修葺，並手題「籌築地靈」匾額，亦可見神靈之顯著矣。然會館自爲行營，歲久失修，不免損壞，由是縣君復集同鄉諸君踴躍捐輸，而屬上杭楊君南陞暨子經理其事，鳩工庀材，脩葺畢，復又煥然一新矣。旁有數椽，祀土神，或率先董，而以餘屋爲丙舍。工既竣，同人感縣君之義，爲生位以尸祝之。然縣君每自謙曰：予何能此。事創始，實辛叔之力居多，惜今日不及見也。不意十餘年來，楊君、縣君相繼去盡，而予又以他務未遑兼顧，復得會君蘭坪及子兄友擔任之。光緒丁丑以公款所積，添置祀產，今年夏重修正殿兩廡及丙舍，又於東之隙地築廚舍三間，規模益完善矣。惟是一切條例未勅於石，恐無以垂久遠，且吾鄉之後來斯土者，亦無從悉其原委，同鄉諸君顧而樂之，司董爲集議申整舊章，刊列於廟，屬予記之。予曰：會館者，所以祀神明，以聯桑梓也。事有關於義舉，當協力同心，和衷共濟，勿在推諉之思，勿挾偏私之見，則典型不墜，規模日完，而神明默佑我同人者，亦豈有艾說，是爲記。

光緒癸未仲冬上杭葛其龍撰

新安吳善恭書丹

江寧黃慶竹勒石

建汀會館記

蘇紹禧撰並書

創修建汀會館始末記 曾愛仁撰

右兩碑均立於清光緒九年癸未（公元一八八三年），內容與葛其龍同。

重修泉漳會館記

吾閩泉漳兩郡人之資遷於外者，其稱繁盛。凡所託足之處，類皆建有會館，所以聯商情而敦梓誼。法至良，意至美也。上海泉漳會館，自乾隆年間，其規模之宏，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然非代有維持之人，安能垂諸久遠而不朽哉？泉州歐陽鑑堂先生，齒尊望重，嘗嘗事有年矣。光緒十七年夏，鄉人士議修會館，先生慨然任之，不憚勞悴，精心規畫，核實推節，所費僅及曩時之半，而舊者善之，缺者增之，棟宇一新，神靈妥俯，厥工告成，鄉人士已稱頌先生之功不置。乃先生勇為有素，復以館前濱浦墾地，久為諸無賴結廬占據，鄉人士屢擬驅逐而不果。先生諭之以理，憐之以威，卒皆帖然去，旋踵而遷徙一空，於是就地建屋，以備貨物，或收租息若干，於會館中又增一恆產焉。況築做不馴之輩，有非徒以勢力所能折服者。今諸無賴皆低首下心，一旦徙去而無怨，苟非先生之開誠布公，力籌大局，曷克臻此。蓋先生之功，尤有不可泯者，為記。屋略如右，徵特銘其賢勞，亦欲使後之人知所從來云爾。

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夏六月

泉漳同人公立

蘇紹周撰并書

滬上創建藥業會館碑記

古者神農氏作，而醫藥肇興。然藥不真，則醫不效。柳子厚宋清傳云：宋清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長安得清藥，輒易售，咸譽。謂疾病者亦皆樂就。請求藥，莫速已。清皆響應，雖不持錢者，亦必與善藥。子厚之言如此。後世人心不古，謀利者往往以為假真，而藥物之害人尤甚。此巨商大賈所以棄天下之所產，而材必求其精良也。大江以南，藥業於蘇州，舊有會館曰老，曰新，曰東，曰西，遠近商客所集。為咸豐十年間，吾蘇遭亂，以藥材易者多經滬上，始假城中藥皇廟之和議室為

上海金石錄

藥業之所，會館非久遠計。同治九年，寧波中書衛朱君世衡，都司銜廣君兆芳，同

知銜包君善榮，暨君宏海，封朝議大夫廣君明鑑，候選同知朱君升，同君鳳鳴，運同銜蘇州倪君文照等，議立新館，抽捐商賈，積資充裕。乃買宅於上海縣十六保浦萬里橋南畔之鹹風街，鳩工庀材，構建廳北五間，正廳樓上奉藥皇神農皇帝，議室護日設祭，甬道皆香行禮。樓之下曰藥業堂，合肥李得相題額。東西各有廂樓，西偏樓外別為向西廂樓三間，對面東門樓三間，其中間為向西大門，兩旁左右為廊門，垣庑活之屬，結構宏美，次第完備。經始於光緒三年七月，訖工於五年四月。凡屋址價值，木石工料，并置什器費用，白金以萬計。既告成事，又十餘年，釐額議以余備悉是役之顛末，郵寄於余，讀為之記。余謂人自慕氣受生，薰蕕莖著之偶侵，飲食起居之不謹，奚以醫疾而弭災。今此舉也，藥石廣采，為市藥貨，交易得所，月計歲會，其所講規制，皆仰體聖天子贊化調元之意，由是涉實無虞，購斯民於仁壽者，為效誠非淺鮮。且滬上為東南一大都會，山川四達，品彙不齊，而聲相應，氣相求，辨義利於幾希，以挽浮靡之沿俗，則我國家一遵同風之盛，不將於斯館觀之哉。曩余往來滬上，獲與倡議諸君子相把晤，及今雖屢屢感奮，幸廉朝議老猶不倦，始終其事，措設經劃，厥功甚偉。至若朱、向兩同知及倪運同三君，久相協力，復得蘇州同知銜毛君善榮，九品銜毛君福望，候選運同倪君增源，寧波國子監生包君祖恆，同知銜張君葆恆，咸成踴躍樂成。或後起踵興，斯足為斯館之慶，而國子監生陳君厚林，廣君世仁，俱澤波人，監視工作，尤著勞勳，例得並書。光緒十五年歲在己丑十月吉日，立石四明顧家王都忠良同鑒（撰文者為吳大成）

滬上重建藥業會館碑記

夫以會館之設立也，寔也神明，禮隆禮本，應求聲氣，宜切同羣，壤境站之尊嚴，列宮楹之美富，規矩之所從出，範圍於以不過，範圍至崇，法又至密也。藥材為市，向

會於蘇垣，遜清咸豐十年間，洪楊亂後，蔓延至蘇，市景一改其舊觀。大江以南，資易樂材者咸趨於滬江，而樂市乃集於其地，其時遷地為良，經營伊始，樂材各行假城內藥學廟和義堂為會議之所，光緒三年朱世衡輩議畫事為謀久遠計，度地於舊靈橋之南畔，蘇城瓜街，建築會館，鳩工庀材，至五年四月而工竣，合肥李相相為題其額曰翰義堂，吳縣吳侍御為記其始末而刊於碑。此樂業會館之成立至今四十餘年矣。光緒三十一年，鄭君瑞、劉君、怡、董君、茂、張君、炳、意、吳君、春、華、邵君、巨、齡、王君、鴻、榮、劉君、子、長、李君、子、蕃以會館地處狹隘，擴充其規模，購地於上海廿五保泉澤會館之北，外蘇、瓜、街、莫、字、圩、則、田、三、畝、一、分、七、厘、二、毫，加升科一畝八分一厘，將以重建，旋限於經費，乃建作號房棧房，以租價所入，為後日基金，在善、至、民、國、十、二、年，購就城內蘇、澤、太、平、街、房、屋、一、區，前後三進，大門內左右廊房，東首花廳，前列假山，後進更有餘屋餘地，坐落二十五保六圖十一圖龍、字、圩、四、十五、號、號、字、圩、一、百、十八、號，共則出四畝七分二毫，又縣西路洽、界、街、內、計、地、二、分、九、厘、三、毫，棟、字、高、爽，拓、地、宏、敞，適宜於會館，是固神靈呵護，俾得其時而玉成之，不可為斯館慶乎。是役也，劉君、子、長、俞君、蘭、生、王君、振、聲、楊君、慶、生、陳君、保、廷、閔君、玉、書、蔣君、漢、李君、子、蕃、楊君、登、生、陳君、春、進、張君、蘭、芳、傅君、懷、董君、伯、偉、周君、子、明、壽、度、之、力、也，而劉君、子、長、任、勞、又、多、是、宜、表、而、出、之，至、其、不、數、金、融，則、司、年、任、之，此後克臻美備，永觀厥成，前後董其事者，熱忱毅力，不可沒也。茲當改畫初竣，為記其大略如此。

中華民國十三年夏正四月慈翁萬壽恩探慈翁魏友煥書。

上海米業公所嘉穀堂碑記

嘉穀堂在玉、帶、門、內、萬、唯、臺、下、小、穹、廡、側，本、米、行、公、所、同、治、九、年、拾、以、為、米、店、公、所，乃、易、今、名、行、者、所、謂、行、貨、曰、商、店、則、居、貨、曰、買、也，吾、邑、稻、棉、地，產、米、不、多，願、自、五、洲、五、市，人、煙、繁、盛，冠、各、埠，第、就、治、所、萃、處、計、之，月、需、食、米、殆、十、六、萬、石，邑、本

江海要津，帆檣轉輸，雲屯蟻集，遂為市貨一大宗。今歲糧價奇昂，各路運糧，人心震動，賑關禁米出海，捕治偷販，官紳士庶，畢舉於此，而米糧之出海，利商不利買，故持之尤力。是米店一業與居民同休戚，保民食兼重，不可不為所以振興之也。公所之立，艱難締創，志圖成者，索推胡君、南、坡，而沈君、安、松、實、賞、之、同、治、六、年、城、店、倡、公、捐、石、二、文，是、年、南、市、踵、起，旋、改、四、等、月、捐，每、店、百、文、至、四、百、文，光、緒、三、年、北、市、始、與、公、議、捐，十、八、年、始、立、司、年、四、店，歲、以、六、月、二、十、八、日、交、代，二、十、一、年、始、提、捐、石、一、文，其、明、年、始、立、美、租、界、司、月、四、店，又、明、年、停、捐，集、議、積、實、置、產、凡、二、一、南、香、花、橋、屋、八、間，同、治、八、年、得，光、緒、十、一、年、翻、蓋，一、西、磨、家、拆、屋、十、餘、間，先、於、十、八、年、購、城、西、田，二、十、三、年、售、田、購、此，今、議、置、建、嘉、穀、堂，提、捐、石、四、文，經、費、所、盈、將、以、卹、同、業、之、孤、寡、者，則、是、指、也，非、祇、急、公，且、以、樂、善、振、興、之、圖，孰、取、於、此、胡、君、令、子、文、禮、實、與、斯、役，為、余、述、本、末，乞、為、碑、文，余、感、近、事，念、斯、堂、之、重、有、繫、於、一、邑，益、歡、想、胡、沈、諸、君、創、始、之、功、為、不、可、沒、也，故、祀、之、如、此，時、光、緒、二、十、四、年、太、歲、在、五、月、五、日、歷、斗、十、三、度，邑、人、統、文、擬、撰、仁、和、高、邑、書。

海上為通商總埠，商賈雲集，月食米至十餘萬石，非有三二君子念公好義以董理之，則私運壟斷之弊將日出而不窮，自嘉穀堂立而章程乃備，有事則集會議務，出以公平，固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其所系非輕淺也。若夫積資以購公產，盈餘以恤孤寡，則關乎一邑之善舉，尤足尙已。創之者胡沈諸君，繼之者蘇君竹、蘇君、陳、慶、沈君、堯、亭、胡君、麗、湘、云。

光緒庚子仲冬月

繡州金口欽於蘇查 山陰吳雁刻

上海四明公所新建南廠北廠東廠醫院之碑記

積善可以成山，集腋可以成裘，人固知山與裘之成於集與腋矣，而不知無積之集之者，則集必不能自成，山腋必不能自成，我滬上、四、明、公、所、之、定、議、積

張也。當日所列爲三大端者，曰重建日曜港南廠，曰分設虹口北廠，曰添造四明醫院。其規模皆甚巨，其非可成以一手一足之烈，而必待衆人共舉也。查無異成山之在積壤，成裘之在集腋矣。顧滬地自海道以通，都人士之鬼道蟻集者，幾幾乎舉全國而成周，我四明一郡之地在國中不及百分之一，欲於歲月之間，成此莫大之功，其志非不甚宏，其願或未易償，乃竟倡者一二，和者百千，登高一呼，萬山皆應，戊午五月業始議分端舉事，庚申五月成南廠，辛酉八月成北廠，壬戌七月醫院又落成，不特所議三大端，無不應期成立，即未及列議而續議添築之浦東四明分所東廠，亦兼營並建，以普慰衆志。其屋舍或四百楹，三百楹，一二百楹至千楹，其捐銀或十七萬，二十三萬，十有餘萬至六十萬，其歲月則自起事之初，至竣事首尾相去不過三四年間，猶厥休哉，可謂盛已。論者或謂四明旅滬之人，數在各行省中爲獨盛，宜乎其集費易而成功速，似積壤必可以成山，集腋必可以成裘矣。然公所自建設滬上以來，迄今已百二十餘年，其所議擴張諸大端，未必非前人之所預計，而必遲之又久成立於近數年內者，雖由捐輸之踴躍，亦賴僥倖之周旋。然則山與裘固成於壤與腋，而要其所藉以成者，固尤在於積者衆也。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史曰有志者事竟成，可以爲吾郡滬上新大工程證矣。其銀數多寡及捐戶姓名分列各碑外，茲特著其首事者姓名曰：朱佩珍、葛恩元、周鴻孫、沈敦和、嚴謹彬、方發年、方積廷、嚴廷頌、陳和德、周晉、顧、周林慶、洪實鈞、陳仁張、方積璠、孫開、石運乾、陳應佐、陳微、嚴、葉承欽，而恩元主捐募，鴻孫主建築，佩珍總大綱，尤爲始終其事云。

太歲在昭陽大漏獻如月讓海傳傳發議

上海四明公所重建南廠碑記

慈鑿陳邦瑞撰，鄞縣高振雲篆額并書。

上海金石錄

日曜港四明公所之南廠，創於光緒癸卯，而改建於國變後戊午者也。我四明公所之建於滬上，在於嘉慶二年，先通商四十餘年，屬上海城關北郊，地勢寬廣，規模闊敞，神祠祀宇而外，次及曠舍、義塾、制義備矣。五口商約定後，畫界法蘭西租界，法人覬覦所址，屢次借端生事，我四明旅滬之父老子弟出死力與之相爭，乃得立約訂界，垂之永久。然而海道既久，輪蹄輻湊，環公所之前後左右，盡爲馬路市廛，欲復如昔時之積穢埋齒，於衛生固有未便，即族魄亦有難安，此郡之人所以購地三十餘畝，更設南廠於日曜港也。草創伊始，規制未備，地又僻遠，巡視難周，邑人葛恩元將殯其先人於廠，見而心惻，屢請於諸董事，謀早興工改舊，決議之後，業成踴躍輸貲，歷時未久，而南廠遂以告成。舉事之日，邦塘適寓滬中，或疑事大費鉅，未易就緒，竊以爲不然，蓋以我四明旅滬人數之衆，鄉誼團結，雖前此之艱險萬狀，當道錯愕而幾難措手者，猶且萬衆一心，終復其固有之原址而後已，萬區經費云乎哉。余果甫及二年，集資逾十七萬，成屋至三百九十六楹，凡神祠祀宇及曠概之所，無不畢置，而較前完美，可謂盛矣。雖議發於一人，任稱於各衆，而要其所以成此大功者，則我四明諸父老子弟疏財仗義之共有力也。廠既成，業以文相徵，擴其大要於左，其詳已見於葛君公所大事記。重光作噩歲朔月之吉。

上海四明公所新建北廠碑

客有自甬來者，道及滬上四明公所之日曜港南廠落成於庚申五月，計屋近四百楹，計費逾十七萬，心竊善之。又嘗當日定議南廠告成之日，即續建虹口北廠，約需二十萬元，則又爲之心憂。夫滬上自通商而後，我四明人之求學經商及託業工藝者，前後爭趨不絕，人數聞近五十萬，而業於北者較之業於南者爲尤衆，則南廠既成，自不能不繼籌北廠。然以大工甫竣，精力告絀，欲復曠長增高，集此巨款，雖以我四明人之急公好義，恐亦有未易從心者。未幾則又有告以北廠

之新建有日，捐地有人，庀材鳩工，在早晚間，且於一月之間，集費二十三萬有奇，較之原定額數，溢逾一成，蓋為之深喜不置矣。夫各地公所之環列，邇上者相望，奚啻數百，獨我四明之公所，其建置最先，其規制最備，其整潔亦最著，前此法蘭西人屢挾兵力使佔，卒能集羣與抗，萃其氣而折其烟，商於六百，連城不易。論者謂四明人之在滬，不僅以人數之衆，財力之雄，見推各埠，要其深謀毅力，實有大過人而未可以輕量者。觀於北廠繼南廠後，指顧而集事，信乎其說之非謬矣。抑又聞滬之浦東多我四明工人所聚處，一俟北廠工竣，亦將踵建東廠，此則其費較輕，其謀早定，更有無難操券償者。嗟乎，巨製宏規，後先度起，秋宵春禱，存履俱光，此誠我四明之父老子弟千秋不朽之偉績矣，而惜乎，庭獻已老，不獲扶杖來遊，一觀落成之盛典也。

歲在重光作重泉月，鄧陸廷獻，陳海陳修，陳晉並家額。

上海浦東四明分所落成碑記

隔上海一衣帶水，而界居黃浦之東者，曰浦東，始不過一荒村耳。通商歲久，貿易日繁，街市既漸經推拓，工廠尤前後林立。我四明七邑僑寓之工商，計數殆不下二萬，其初疾病偶有不諱，率先赴公所領板，復送至南廠安厝，非特耗費較多，亦且風波可虞，其尤費無力者，則舉而委諸道旁，甚可憫也。庚申經營北廠時，林君良佐、汪君儼甫來請增設東廠，衆議基金難其自籌，而建築則公所任之。汪、林兩君遂與同志募捐洋五千元，購小吳家橋地一區，辛酉八月開工，越明年五月告成，建廳事五楹，丙舍二十楹，凡所應用之室，暨值廬庖湔成備。額曰「浦東四明分所」。蓋費銀一萬五千有奇，而東廠又巍然成立，既省南北奔走之勞，復免江湖風波之險，甚盛舉也。嗟乎，大工大役，竣事維艱，故世有以官府勢力請裕舉事，而獲其成功，獨不免寬大要而遭細則，況以一郡有限之財力，於二二年間與數千萬金偉大之工程，行官里者年九十，東廠之稍為整圖，亦惹中事也。雖然，我四

明人之好義踴躍久為滬中所推重，假使僅建南北二廠而不復更營東廠，則無以慰浦東工商之望，即無以盡居滬紳董之心，今幸先後締造，共竟全功，規模煥稍有廣狹，而心力固已交盡矣。他日僑居益盛，經費易籌，其必更購廣土，大展宏圖，以與南北廠鼎峙無疑也，遂欣然而為之記。

歲在元貳閏茂仲秋之吉，鎮海鄭傳發撰，慈谿魏友模家額并書。

上海洞庭西山金庭會館記 記略：「羅漢觀觀蔡首捐巨資，納玉面銀四千圓，為之經始。同鄉同聲而至，一時驟聚雲湧，不一月而驟致萬金，乃相地西門外黃家園路購址若干畝，召集匠作營造棟宇，有堂室，有庭館，有廳事，以會賓客，有周旋以容輿馬，凡例有之，歌臺亭閣，一切嬉游不急之務，在所屏除，而以餘地增置市舍三十餘幢，於甲寅年六月落成。陳德輝記。」按甲寅係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

重修內園記 民國十年辛酉（公元一九二一年）立。

昔荀卿子始言合衆，蓋言乎士，即商亦然。管子謂「處士必於閑燕，處商必就市井」。注謂「處士閒燕，則謀議益」。夫商何嘗無謀議，自商學商戰之說興，其關繫鉅且亟矣。上海沿江帶海，為東南奧區，史公所云龍輻，海道已遠，自業鑿乎平是。錢業實樞輪喉樞之大合眾，而處之閑燕之區，而附屬之經營之地，則情殷洽，信義立，先民之所圖始，甚盛舉也。縣治北城隍廟祀沅待制，崇公諱裕伯，明季以來，公之靈嘗禦災捍患，祀之禮也。廟有東西二園，西園即明澤恭定園，中更蕪廢，而玉玲瓏三峯僅存者。東園一名內園，廣袤不遠西園，而幽遠過之。乾隆間，錢業同人陳寶購置為南北市建公所，以時會衆，寓業萃之雅，事涉閑信，輒就踈曠，廟故輪奐整飭，道光壬寅，咸豐癸丑，兩經兵燹，旋修葺復舊觀，庚申辛酉間，奕冠披猖，外兵助勦，屯兩園達四載，多所毀傷。東園修復，仍歸業任之，台平者歲歲修葺，資如千載，在縣志，斑斑可考。辛亥國變，復據案呈請有司，給證營業，計占地二畝

一分八厘六毫，按年納稅。蓋自乾隆至今垂二百年，斯固閱世滄桑，而隸屬錢業如故。比年建議重修，因循其所舊有，而崇置增飾之，經始庚申八月，訖工辛酉九月。鳩費所需，乃至二萬有奇。凡庭樞葉樹，水石卉木，匪直以爲觀美，結構之與邱壑，精神之與樓抱，其所真遠運量，要有大過乎人者。園有門，北鄉，仍以內園領之。有堂三楹，梁公像設在焉。錢業歲時享祀，不敢忘附屬之舊也。斯堂之作，丹楹碧栴，潤色有加，則慎重其事也。慨夫商政不修，幣制靡定，上海一隅，百業皆廢，唯錢業尚能振興，南北兩市操觚制餘，各有挾持，而斯園實爲集思廣益，出謀發慮之地。矣管子之言：「商羣萃而州處，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實。」云爾。以清虛合羣策，以信義答神麻。園之一土一石，一草一木，皆有堅固發榮之概，以謂地靈入傑，其殆庶幾，因於重修落成，樂爲之序。若夫斯園建築之精，游覽之勝，天工人巧，城市山林，昔之人有述焉，茲不贅。臨桂況周頤撰，歸安朱祖謀書，吳縣閻梅谷刻。辛酉孟秋中澣汀州伊立勳篆額。

學校

縣學

上海縣學記 同治志云：「建上海縣學碑元貞元年十二月限之諭撰並書，汪辰篆，據府志補。」按碑原題「上海縣學記」，作「建上海縣學碑」，說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公元一二九五年，略云：「上海舊爲鎮，景定間里士薛時措，時洪賈韓氏屋爲梓潼祠，像先聖先師於祠宮，建古脩室，爲諸生肄業之地。至元辛卯立縣，甲子扁縣學，縣尹周汝楫洎教諭諸執事方營建未遑，明年改元，食事未竟，君恩誠接行是邑，適與余偕至，時縣僚迫以田糧四用，皆不得與邑事，因議總費爲夫長賈拱辰修葺之，乃飭正殿，完講堂，起齋舍，不三月畢工。閻尹汝楫，唐教時措，求余書與學之由，俾刻諸石。」原碑當存，下缺一角。

上海金石錄

修上海縣學碑 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公元一三〇五年）趙孟頫撰。

重修上海縣學碑 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公元一三二〇年）四月臧夢暉撰，張思誠篆。

修上海縣學記 元順宗至正十一年辛卯（公元一三五一年）黃潛撰。

上海縣學圖籍記 明洪武十一年戊午（公元一三七八年）十一月邑人顧誠撰。

重修上海縣學碑 明正統五年庚申（公元一四四〇年）仲秋訓導徐研撰。

上海縣儒學重修記 正統六年辛酉（公元一四四一年）立石。

上海縣儒學科貢碑 同治志云：「正統六年辛酉秋七月望日教諭尹如猷訓導黃傑等同撰，在明倫堂。」按同治志題作「上海縣科貢題名碑」，說今依拓本改正。

修聖殿靈星門泮池記 明天順二年戊寅（公元一四五八年）二月教諭三山趙正撰，邑人陳島篆。

上海縣儒學曾經開碑記 明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公元一四八五年）陳博撰。

科貢題名記 明嘉靖三年甲申（公元一五二四年）二月知縣鄭汝書撰。

上海縣重修儒學記 明嘉靖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五三八年）歐陽欽撰。

諭示郡邑學校條文碑 明萬曆八年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立石。

上海縣重修儒學記 明萬曆十九年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陸樹聲撰。

魯府典膳新安任良佑向義育學記 明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公元一五九五年）徐汝璣撰。

署上海縣事司理毛公重修儒學文廟記 明萬曆三十四年丙子（公元一六〇六年）黃德仁撰。

五學額憲堯碑龔廡記 明崇禎六年癸酉（公元一六三三年）孟夏葺其

遺部曉示郡邑學校條文碑

曉示生員臥碑 同治志學校門云：「國朝順治八年禮部申學政六條於天下

學校，九年御製臥碑文頒勸各學。」下註「俱勒石明倫堂。」而同書金石門則

失載。前者似即為順治八年所頒之學政條文，然條文不止六條，因無年月難於

重修縣學記 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元一七一七年）蔡嵩撰。

朱之淇修聖廟記 清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公元一七六七年）立石，碑僅

存後半。參江外史顧樞重撰書。

重修上海縣學碑記 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公元一七六八年）巡道勞

宗發撰，置碑實。同治志學校門有節略，金石門失載。續志金石門補志之，然誤

作乾隆三十年。

移建上海縣學記 清文宗咸豐六年丙辰（公元一八五六年）護道藍蔚斐

撰，邑人劉匯實。

重修上海縣學記 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七年）三月蘇松太道陳

賈味撰并書。

紳學 社學 義塾 書院

青蓮鎮學記 南宋寧宗嘉定十五年壬子（公元一二二三年）杜孝廉撰，稿

從龍書。

上海縣祖學記 明成化八年壬辰（公元一四七二年）江漢撰。

鉛溪義塾記 續志云：「陵福撰，王果實。石今在三林鄉水月庵。」

仰高書院記 續志云：「鄭浩撰。」

梅溪書院記 清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年）江南陸，太兵備道

陸德鄰友議撰并書。記略云：「光緒壬午，予備兵海上，雨下車，觀訪風教，聞城西

有設帷授經門，蔚蔚然，遂近就為正蒙書院者，邑高才生張君煥編實主之，先是

張君集二三同志參會中西，設為教約程式，試行於家塾，方奉之初，凡業無庸備

之以時增益者，邑紳臧君天來獨身任之。前兵備道黃池潤君，郡丞錢瑞興君，今

邑侯獨山莫君復相與鼓舞提倡，而飲給其所不足。予為之靡稱慶，壽經費，又旁

建洋文書院，先後出奉錢公款計白金以兩計者，四千二百有奇，錢以總計者六

千有奇，功令書院豫於官，且舊稱正蒙，近一姓家學，攷其地正當縣志梅溪故址，

水利

澆河

重濟趙家溝碑記 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一六〇一年）陸都撰，石

存尚行鄉。

澆河碑記 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一六一七年）陸彥章撰。

重濟吳松江上諭奏稿 清道光五年乙酉（公元一八二五年）七月二十

三日具奏至九年己丑（公元一八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旨為正，凡十二

道，勒石法華鄉周太僕祠。

小橋留壩碑 清道光十六年丙申（公元一八三六年）碑在法華鄉陸家橋

製者堂壁間。

吳松江厚水碑 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公元一八七二年）立在靜安寺。

海運奏稿 陶澍書，在龍王廟。

海運紀事詩各四律 趙晉彰阿某

津渡

種德橋記 明萬曆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五三八年）立石。在法華寺前彌陀殿。文曰：「法華橋要地也，東去縣治十又八里，南達府城，西出塘行，使驛之所奔馳，商旅之所貿運，陸離川軌，銜尾接踵，其所患者，橋梁之未固耳。夫以木建此橋，輒理輒廢，需材有出濟弗給，款曰：盍易以石乎？易石其弗遠。今歲秋，置日山等一日就訪焉，因以建橋告，翁即欣然曰：吾志也。乃經營，其費之所出與村之所具，以身任之，仗義者如櫻絡，居業者咸樂佐焉。十日而累石址立，又十日而誌工，畫其顛曰「種德」，蓋取諸士之便往來者，餘曰利民橋，曰仁橋，曰迎龍橋，不數月而次第告成……」賜進士出身江西提學副使唐錦撰文。

百步橋記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公元一六一三年）張所望撰。曹氏世代義渡碑 張辰撰。略云：「渡易為以義名，曰別於利也。利則爭，義則不爭。而何以必稱曹氏，曰此曹氏子孫之志也。」碑石於清宣統二年庚戌（公元一九一〇年）被當地商民磨滅字跡，改刻待渡亭記。

楊師橋碑

楊師橋碑 清宣統十一月桂江成，十二月與梁成。此皆古聖王之所首重，政教之必先者也。今有楊師橋者，道經四要，路接關津，鄉城輪賦之必經，南北往來之難越。藉於故明正德庚午五年重建迄今二百餘載，忽於康熙乙亥三十四年頹然崩壞，慘遭漏覆者數人，屢屢議舉者不一，可知大事之不能速就，所以往來病涉，對景興嗟。幸蒙廣福道院住持，姓陸名天定者，於穹窿訪道結時，一親而頓發善建之虛心，再整而經營工費之繁，亦種露頂，繁拆遍傳，千餘日之寒喧無間，三四載之苦行難成，運謀無計，假寐靡寧，叩卜普渡，求現於潮音之仙河，泛舟南海，最顯於靈應之祖師，汪洋浩蕩，獲獲非災，一時而奏示濟源，梁間之精神張宦，再誠而幸通。

上海金石錄

橋運，四方之善信同誠，乃於康熙丁丑三十六年，又募賑侯陳公告土，隨而伐石興工，暨辛巳四十載而工程落就，告竣流芳，往來欣慶，障石動稱天定。又欲立石誌誌，以為苦心不浪，方能遠涉武成，願恩略慰，以全種橋功業。余輩咸稱為出家人之一片苦心，當代之盛舉也。兼等重蒙大德，何忍旁觀，吝泊少敬，勇躍爭先，以作洗足難髮之費，成其美善，不禁代為措辭以文之，於是乎撰。時龍飛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仲春月，數且里人衆等同誠拜具，碧雲版，依弟子輩凌空天飛民薰沐代撰拜書。

小普渡橋記 清雍正七年己酉（公元一七二九年）立石。

小福橋碑 清乾隆十六年辛未（公元一七五一年）里人李陽撰文，東惠張梓書并篆橋原名延壽。

海會寺建香花橋碑記 清乾隆五十年乙巳（公元一七八五年）立石。

重建龍華百步橋碑記 清嘉慶九年甲子（公元一八〇四年）錢肅何瑛撰并篆石存橋梁之施相公廟內。

度民橋碑記 民國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各月陳歸田撰，係記改建。

陳行路橋大木橋為石橋之經過。

重建東生橋記 民國四年乙卯（公元一九一五年）各月無錫復編部撰撰。

橋在徐家匯天主堂附近。

新建裕民蘇民粒民三橋碑記 民國十三年甲子（公元一九二四年）陳錫田撰，嘉興金春庵書，記陳行裕伯題，蘇家橋，劉船橋三木橋改建石橋經過。

陸防

捍患陸記 明弘治七年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十二月朔翰林修撰郡人錢輔記，弘治上海志卷五載有全文。

西昌庵石陸碑記 清嘉慶五年庚申（公元一八〇〇年）立石。

政績

苗糧改科豆麥記

同治志：「秦定四年六月楊宏昌、魏維書、香老、朱張等立石。二十四年知縣林廷璜重立。」按秦定四年丁卯，公元一三二七年，而無二十四年，此係指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公元一三九一年）撰記者弘治上海志作鴻昌，因拓本不在手邊，未克校閱。

坊正助役義田碑 元元統二年甲戌（公元一三三四年）萬戶府經歷王

吳記，王都中書，嘉靖上海縣志有節文。

劉邑侯德政碑 元至正七年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張撰。

劉邑侯去思碑 年月同上碑，字文公顯撰，二碑弘治上海志均有節文，而嘉靖

上海縣志合節一碑文爲一。同治志稱劉邑侯德政碑張撰，誤。

蘇邑侯去思碑 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年）錢撰，蘇撰。

嘉靖上海縣志有節文。

上海縣知縣祝大夫碑 明洪武元年戊申（公元一三六八年）八月會稽

楊維禎撰，邑人秦裕伯書，周伯琦篆，四明子甫刻，咸豐十一年燬於西兵，尙存

有未剪開之拓本。

活民碑 「嗟夫，當是狂悖崛起，曾不假寸鐵，一勇士力，既乎睨不敢犯，俾

自摧擇其鋒，情伏其辜，宅境死傷相枕藉，而一邑若常日擊擊，活數十萬，而反掌

中，震海，郭鴻，登其，耶候，名挺字正夫，自下車歷茲變，不作色，待物剖決，稱

神明焉。時佐理者，正丞名克昌字可，權字善，卿，見弘治上海志，亦係頌讚祝

大夫者。

郭邑侯去思碑 明正德三年戊辰（公元一五〇八年）菊月邑人陳撰，顧

瑛書。

歷朝吏員碑記 明正德三年邑人戴其撰。

上海縣知縣題名碑 明嘉靖十年辛卯（公元一五三一年）邑人陸撰。

曹邑侯德政碑 明嘉靖十二年癸巳（公元一五三三年）蟠月邑人陸撰。

趙松、陸深、潘思等立石。

上海縣葉學博有德碑 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公元一五三五年）立石。

北山董僉憲保障上海縣碑 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公元一五五六年）

邑人張鶴撰，石存丹鳳樓前路上。

鄧侯德政碑 撰志：「艾可久撰，蘇府志謹撰。蘇按：同治志明萬曆八年鄧

兩任上海知縣，傳附讀詩傳後，艾可久係明嘉靖四十一年進士。

徐學博當吉去思碑 撰志：「俞顯撰，蘇府志。」按徐當吉萬曆八年至十

一年間任教諭，同治志有傳。

督撫院道惠商革弊禁約碑 明萬曆十七年己丑（公元一五八九年）立

石，存有拓片。

許邑侯省役便民碑 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公元一五九八年）邑人黃

顯仁撰，徐啓書。

上海縣儒學教諭成玉弦碑 明萬曆三十四年丙子（公元一六〇六年）

立。

邑侯劉公去思碑 明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公元一六〇八年）陳所撰。

總司題名記 撰志：「喬拱撰，王尙行書，蘇州沙志。」按喬拱撰，保陽萬曆三

十五年進士。

徐邑侯免徭役碑 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公元一六一一年）立，存有拓

片。

口侯德政碑 同治志：「喬拱撰，字讀，蘇不辨姓氏年月，在萬曆底蓋。」

麥侯去思碑 明崇禎九年丙子（公元一六三六年）正月立。在蕪湖。庶基
典思碑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元一六八一年）立。
完糧每石加米五升碑記 清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七二八年）勒
石。

鄭邑侯禁拉客貨碑 清康熙五十七年立石。

嚴禁米舖當官記 知縣何自慤撰。查何係清康熙五十八——九年年任上海
知縣。拓片年月僅存「一〇九」字。當係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元一七二〇年）
立。

革除著犯之弊碑 清康熙五十九年立。

奉憲禁報賊碑 清康熙年間立。
永禁派累米舖碑 清雍正七年己酉（公元一七二九年）立。

分巡蘇松道移駐上海并加兵備衛題案
吏部為酌籌要地設員移駐等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吏科抄出蘇州巡撫尹等題
前事。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奉旨核部議奏。欽此。會議得蘇州巡撫尹等疏稱：蘇
松道有巡緝之責。不宜住居蘇城。應移於上海。接攝通洋口岸。甚屬便益等語。應
將蘇松道准其移駐上海。又疏稱：蘇松道應換給關防印信及傳勅俟部覆到日
若題等語。應俟該督撫等咨題到日交與內閣並禮部撰擬鑄給等因。於雍正八
年八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欽此。又文選清吏司案呈。吏科抄出蘇州巡撫尹等題
前事。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會議得蘇州巡撫尹等疏稱：

蘇松道移駐上海係江海要地。請加兵備衛以資彈壓。既給江南分巡蘇松兵備
道關防等語。應如該撫等所請。准其加兵備衛。俟命下之日移揭內閣撰給傳勅。
其印信應照該撫等所請。移咨禮部另行鑄給。又疏稱：蘇松道向未設有典史。
應照例設立典史二名等語。應如該撫等所請。准其設立。至應建應改衙署。俟奉

上海金石錄

旨之後該撫等另行作遺題報可也等因。於雍正九年六月十六日奉旨依議。欽
此。合卷前去欽差巡照施行等因到院。合就抄粘飭行欽差遵辦。雍正九年十月
吉日立石。

禁革書差碑 清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元一七三四年）立。

南匯縣船廠賑施記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元一七三五年）立。在隴行
隴武廟。糧船經過周浦塘各橋必拔去橋面。地方苦之。雍正十二年紳士趙時。胡
金祖等公議。上兩兩縣。並奔訴各大憲。由督撫飭令賑施。勸碑遵守。

永禁免派碑 清雍正開立。係開禁三林塘陽師處。
禁越境販賣有礙鹽引碑 清乾隆十六年辛未（公元一七五一年）立。

李公德政碑記 同治志：「乾隆二十年乙丑長洲沈德潛撰。邑人趙紳書。」按
乙丑係乾隆十年。乙亥乃二十年。其中必有一誤。

完糧禁約規條碑記 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元一七六五年）立。
莊撫憲批禁永定花糖買賣錢文劃一四底碑 清乾隆三十年乙酉（公
元一七六五年）立石。

史邑侯定木商承值一十四條碑 清乾隆三十年立。

永禁盜侵公資冒捐公產碑 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公元一七六六年）
立石。

永禁差保保用硝夫派累碑 清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公元一七六七年）
立石。

當票起賊告示碑 清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公元一七六八年）立石。

永禁脚夫人等碑 清嘉慶六年辛酉（公元一八〇一年）立石。
蘇松太道芝罘公紀略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四月刻石。
諸邑人題院書。

永禁私宰耕牛碑 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年）立石存城隍廟門。

禁止橫板斷載貨碑 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公元一八四五年）立石。

禁止夷人毀壞開路碑 清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年）立石。

豫園禁閑雜人等盤踞碑 清咸豐五年乙卯（公元一八五五年）立石。

黃邑侯禁私押人碑 清咸豐七年丁巳（公元一八五七年）立石。

禁渡船勒索碑 清咸豐八年戊午（公元一八五八年）立石。

禁止報驗命案需索雜費碑 清咸豐九年己未（公元一八五九年）立石。

繳納公務津貼碑記 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七年）立石。

收統漕革除捆紮流弊碑 清同治六年立石。

署邑沈公平役碑記 拓片年月模糊待查。

上海參軍卸軍錢碑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一八七三年）立石。

湘潭袁公去思碑 沈緒乙巳，蘇松太道湘潭袁公奉朝命升授江蘇按察使，紳商士民思公之政，感公之惠，爭挽留之，既得旨允行，丙午春將移節以去，又奉朝命升授順天府府尹，勢不可復留，乃相與旁皇累歎，兼而計謀，以為如公之服官行政，利澤及民，去思之碑，不可無作。公初以知縣官上海，推仁廣惠，布公止辟，兵已稱之。洎奉命分巡是邦，適在庚子後，辛丑和約既定，上海一埠交涉愈繁，孫願則權夷，激烈則事做公堂，以和平商理，不亢不卑，日戰事起，嚴守中立，不撓於兩領事之責言。公堂之閱，羅市之類，公推誠宣導，而民氣馴，據理執爭，而外人服。比年以來，新政推行，舉世譁說，上海得風氣先，建置之尤多，公分俸捐廉，掖之成立，若救旱，若養正，若強起諸學堂，各有補助，復特改龍門書院為師範學校，邑人議設勸生院，公嘉其事，慨捐巨資，其成也可立而待。凡清節，保節，同仁，實有各善堂之蒙公澤者，猶其

瑣瑣者也。往歲之秋，風潮為害，崇、實、川、南、橫、境，田廬漂沒，民塗其魚，公親往視察，據以上聞，發帑賑賑，全活無算。警察之設自甲辰年始，公實倡之。又念列強之洋興，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由是博采羣議，詳請大府，設立總工務局，舉南市馬路電燈及城廂內外警察事宜，一委諸紳，官紳商民，團體公固。光緒三十三年，陽德實

祠祀

文昌祠碑 元至正七年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六月歙縣教諭屠性撰，
[譯書]

城隍誥命石刻 明洪武二年己酉（公元一三六九年）誥命，在邑廟殿前。

仰高祠祀 明正德十六年辛巳（公元一五二一年）八月十五日知縣屠治書撰，觀聖刻石祠係祀名宦鄉賢者。

社稷壇記 明嘉靖二年癸未（公元一五二三年）七月立石，鄭洛書撰。

山川壇記 明嘉靖二年鄭洛書撰。

邑厲壇記 明嘉靖二年八月朔日鄭洛書撰。

建上海城隍牌坊記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上海縣事雷陽馮彬撰。

邑西北隅有廟翼然，即城隍廟也。邑乏城池，莫為廟之，遂時制也。歲乙未秋八月，馮子至上海例得謁諸神，新教令，喜上海之無淫祠而獨致隆於是廟焉。月朔望率僚吏至，則見趨者，謁者，拜者，跪而禱者，鱗次於廟下，張燈燭，焚香幣，致虔誠，煌互曙方散，謂非人心為樂，故靈爽通者歟。廟前有門甚隘，司廟者業市井，瘴瘴之財，建牌坊一座，踰堊煥然，若以答神休，功將就而馮子適至，因請題。馮子命之曰：「海隅保障，一昭神功也，時有永嘉劫，實善大書者至，即命書之，實丙申三月八日也。夫潔宇以妥靈，修誠以格幽，時祀以報，有司事也。吾無負神，神豈負吾

民者說之。嘉慶十五年歲次丙申五月吉且立邑人壽壽之寫刻。

重建城隍廟碑 明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元一六〇二年）邑人陳所撰記。朱

家法書在邑廟後門外。

忠祠碑記

夫前公之創舉未盡者，後人宜補之；有垂統而荒廢者，後人宜環之。是以前君子之所為，身歿之後，同志斟酌中禮，權變時宜，若合一契焉。我邑嗣因風水未全，良方高建內宮，東園位置山水，以花木配合，奈南面偏窄，無從布置，今道樓又經傾圮，仁壽業已難頌，即寄供先賢神主與東海聖人彭公及前縣諸公之像，俱被淋漓衣冠刻落，神位棄廢，無有不慘目而動心者。今公議得於故址復建忠祠，移遷仁壽，修葺道院，實一舉而三善備焉。前具詞在縣蒙批，如果載邑乘祀典，此亦義舉，仰即興建可也。然此功德，無從指辨，又未敢設法外方，凡吾同人，各隨量力捐資，重建，仍復舊觀，則燕喜有賴，亦萬世流芳矣。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歲仲秋數且。 溧陽陸良俊謹啟。

上海邑廟西園董事廳記

園在邑廟之西，故潘氏陵園廢址也。弁州記中所得據臺亭觀之屬，久付之荒烟蔓草中，欲求其琴瑟不可得，弔古者每以為恨事。乾隆己卯之秋，陸君大成、閔君見為、潘君文光、閔君寬實、潘君漢期謀於住持羽士閔君常濟、潘君長泰倡集捐資，購其地，口得方圓四十餘畝，而經營之，所以答神麻，昭同樂也。於是闢草萊，興版築，橋之圯者整之，池之壅者疏之，復規地數弓於園之西南隅，建承事廳一所，前聳奇峯，後臨曲沼，全園勝概，盡約密闢，其構楹之精巧，規模之頡頏，特其餘事耳。厥功告竣，邑中人士咸知樂成有日，乃各齎貲從事，工作並興，不十年而成大觀。余嘗以暇日往遊，見其中之樓臺亭觀蔚然一新，如入朱明洞天，其位置選出，意表至巖石競秀，花木爭榮，又不啻置身武夷九曲間，步步引人入勝也。春秋

上海金石錄

佳日，邑人之競酒來遊者，至，登降俯仰，唯意所適，莫不顧而樂之，而孰知同心經始，樂善不倦，以底於成者，實諸君等之力也。其營建之盛，固當誌，其創始之功，尤不可忘。余故亟表而出之，以告後之遊斯園者，是為記。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仲春月。 誥授中憲大夫恩賞給銜原任廣西梧州府知府兼理潯關監督加一統記錄三十六次邑人李宗虞撰，太學生羅大展真錄。

海關土地祠告示碑

監於江南海關兼管餉務分巡松太兵備道加十二級紀錄十次李為進批示業以軍典守事。嘉慶五年七月十二日業經推都院岳批本監督詳請審審基於乾隆四十六年改造公所，備上憲按臨駐紮，東偏乃海關土地神祠，供奉香火，並貯遠年冊籍。近因堂宇坍塌，鳩工重建，添蓋前後東西廡房，為堆貯舊卷之所。緣祠宇與公所毗連，悉由大門出入，恐近地無知之徒，藉擾作踐，或違來紳官備住盤桓，及各衙門假公託借，隨從人等控縛馬匹，出入混雜，致房廡摧殘，檔案遺失，群明繕行禁止，勒石遵守等緣由，業批查府卷之所，自應加謹收，以昭慎重，豈容肆擾作踐，仰即轉飭該府嚴飭營縣一體禁止，毋得因公借擾，致有失誤，並勒石遵守，取碑摹送憲繳等因到關，案此除移明提右審並行松江府上海縣遵照一體禁止外，合行勒碑永禁，為此示仰該處附近軍民并往來紳官人等知悉，嗣後各違禁約，不得擅入神祠肆擾作踐，并勿假公託借，作寓盤桓，任聽隨從人等控縛馬匹，以及近地無知之徒，私於祠內寄貯物件等類，致滋混雜。此係奉憲飭禁，倘居民違者致有故違，一經察出，定即分別示懲，至該處保甲及看祠人役不行禁阻，並干重究，不稍寬貸，各宜慎遵，毋違，須至碑文者。 嘉慶五年拾月。

嘉慶五年拾月

城隍廟鋪砌方碑記

清嘉慶五年庚申（公元一八〇〇年）嘉平上浣吉

一五三

爰著其堂曰神尺。取咫尺明神之義。以勉事神之勿怠。戒議事之或欺。蓋繁維上
階。阜通貨賄之區。其最饒行者莫如豆。由沙船運諸滬左。山東。江南北之民倚
以生活。磨之為油。壓之為餅。屑之為菽乳。用宏而利溥。率取給於上海。其核貯販
賣之所。名之曰行。諸同人皆良賈口業於豆者也。方今天子柔遠以德。海甸又安。
靡市日富。諸同人能世守其業。以禮義事神明。諸來志。冥冥中之陰相宜如何哉。
則斯堂與邑廟當並華久遠。余既辱沈君之請。且以章諸同人之志。俾後之人勿
懈益處。以繼前人之緒。豈徒曰游觀而已哉。是為記。

賜進士出身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署理惠潮嘉兵備道前翰林院編
修嘉善黃安瀛撰錢蔭孫元培書。

先棉黃母祠堂碑銘 清咸豐九年己未（公元一八五九年）知縣平翰撰
書。

重修上海縣城隍廟碑記 清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巡道陳
寶時撰。碑略云：「廟視舊不加高廣。而費及一萬八千餘緡。經始於戊辰三月。落
成於十二月。遐邇觀瞻。香火絡繹於道。工既竣。邑人士屬予為文以記。案廟之初
為靈祠。與越備史載吳王孫階始祠之為金山神。今殿中所供脫沙像俗稱金山
神主。猶舊像也。其改祠之城隍神。見邑人曹一士給諫頌序略為故待制徐公階
伯。冥漠事不可知。姑第弗深考。要其辭靈擅造。以佑以護。大有造於吾民而能致
吾民之踴躍從事。則皆神所自為也。神之廟食此土。且永永無極也哉。爰記此
以誌來者。」

移建社稷壇碑記 清同治七年巡道陳寶時撰。
欽旌上海縣陣亡官紳士民總坊祠記

吾邑自元立縣建學。並設四祠。歷朝殉節臣民入祀忠義孝弟祠。其例也。無所
為總坊祠者。有之則自咸豐十年髮逆犯境。奉旨辦團堵禦。以祀陣亡官紳士民

始。方邑之初辦團也。邑宰太廉劉侯激勸紳民。闔境四鄉為二十局。局各二百人。
賊來則擊。去則守。而非徒境內也。西北青。西南南。東南南。東北川。實。越境
攻勦。素志成城。凡數戰。殲陣亡五百餘人。先經欽差團練大臣龐鍾經准旌卹。並准
部文。凡陣亡官紳士民准入建坊。總祠後許奉江蘇忠義局彙奏具奏。其親歷朝
殉節臣民入祀忠義孝弟祠者。蓋有加焉。可不特建坊以表。特設祠以祭乎。同治
十年秋。西河司事葉陳常路。倡捐築資。購地於邑治東。舊舉宮右節孝祠左。為臺
門一座。廳事三楹。中設龕。為位。官紳每人一位。士民則以死事地方年月。每起為
總位。姓名具載。無少遺。嗚呼。兵勇不足恃。而恃民。民孰不畏死。特感實父母平
日之信孚。當時之奮發。猝遇大敵。爭先恐後。視死如歸。國難雖多。而邑境獨保。遂
使上海一隅。可恢復。江浙全局。所本賴。不偉哉。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災患。
則祀之。茲遠曠典。紳校崇極。地方有司。於春秋上丁。同四祠祠。祭。忠魂護魄。庶
自是可慰也。予。剛成未有記。同人以余嘗董斯役。出納所關。宜微信於業也。爰書
緣起。誌石。唐諸璧云。

收捐數

- 蘇松太道徐 捐洋二百元 銀二百四十四千文
 - 松海防廳郭 捐錢五十千文
 - 署上海縣陳 捐錢一百千 續捐一百五十四千文
 - 紳士王承基 捐洋一百元 銀一百二十二千文
 - 朱興勳 捐錢一百千文
 - 胡蘭鵬 捐錢七十千文
 - 凌步周 捐錢六十千文
 - 桑芬 捐錢五十千文
- 以上共收捐錢九百五十千文內除莊費扣力三百文

用錢數

一付造坊坊一座門屋三楹建祠三間包工料錢七百千文又加裝捐等錢九十千文

一付祀土關工三椽福物完工備賞等錢五千八十文

一付坊匾包工料錢九千七百文

一付內外油漆三十九千七百八十文又漆匠上匾賞錢六百八十文

觀音開祀張述記

甌城丹鳳樓左之觀音閣，向奉東平聖帝像，蓋吾院陸邑諸同誠所虔供也。神爲唐元宗時人，張廷諱，籍隸鄧州之南陽，博覽羣書，通精略，曉戰陣法，開元中擢進士第，授太子舍人，出爲清河令史，調真源令。安史之亂，公力守雒陽，保隴江，惟歷運主客郎中，嗣河南節度使，拜御史中丞，旋以城亡殉節，年四十九歲。贈揚州大都督。大中二年詔圖像於凌烟閣，立廟雒陽，春秋崇祀。其精忠大烈，具載唐史，迨於成神，靈感尤赫。自唐以後，屢昭顯應，迭加封號，宋時累封忠靖景祐愷君，元時累封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祐真君，神配封協惠夫人。此神生前授世任進封贈之大略也。夫生而爲英者死而爲靈，以神之勳業忠節，炳著天壤，其英魂毅魄足以殄妖邪，祛疹厲，而廣庇佑於天下萬世也，亦固其所然神之威德，尤著於旌川，故老相傳，神職掌道部，祛除疫癘，實能庇佑鄉邑，保全野黎，是以吾鄉士民，奉神最虔，城市鄉鎮咸皆祀，立廟虔奉香火，千百年來有如一。迨國朝乾隆時，我旌民賈遊麗上著日以美盛，爰奉神像於閣中，以伸水木之感，以表梓桑之誠，每於年之七月二十四日，恭祝神誕，虔備牲醴，仰答靈蔭，庶亦有年。迨咸豐癸丑，縣爲紅巾匪所據，閣遂被燬，自是以後，金陵遊麗屢次下獄，庚申之秋至臨縣境，故縣城雖已久復，而廟貌未及更新，暨乎金陵剋復，匪寇蕩平，乃於西城之金家牌坊舊地購料，建廟奉神，擬復從前規制，而爲時未幾，殿宇毀壞，牆址傾圮，金謂

地之不靈，殆由神之不崇。爰以癸酉歲之新秋，重集同誠擇地購石，虔移神像，供

丹鳳樓南甬祖大殿之西廊，并彙集制錢一伯千文，捐於本樓住持朱登輝律師處，以作永遠香火，嗣後常年香信，蓋期安符，悉遵舊制，由諸同誠虔敬承辦，以復前人之規，以逆明神之福，庶幾永永年代利賴無窮焉。爰澆石以誌緣起如右。

同治十二年癸酉七月吉旦 同誠敬立 邑人曹顯教書并勒。

重修武聖閣記 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元一八七四年）立石。

李公道愛祠記 祀明成化間知縣李榮。嘉靖十六年丁酉（公元一五三七年）

春二月邑人唐錦撰。

李侯生祠像 據同治志：祀知縣李權周。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公元一五九九

年）八月武英殿直王徽書，上錄上諭，下勒生像。崇禎光云：應作萬曆三十七年。

周方二公祠碑 祀明嘉靖間築城禦倭之知府方廉及縣饒免糧之巡撫周斗

如。陳所撰作記，字蹟模糊，年月難辨。

仰德祠記 祀明代禦倭有功之喬鏗喬木。陳所撰記。

重修旌表范烈婦祠堂碑記 清雍正五年丁未（公元一七二七年）六月

邑人陸學府撰，凌如讓篆，宋良書。

王氏祠堂碑記 清道光十三年癸巳（公元一八三三年）王文瑞撰，錢

孫元培書。

姚氏家祠碑記 清道光十八年戊戌（公元一八三八年）姚柏齋記，郭慶書。

朱氏祠堂碑記六種

朱增楷墓義捐田案卷全文 清道光十三年。

續捐祠產碑記 清道光十八年。

述烈德 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元一八四三年）

增建先賢祠緣起 清咸豐四年甲寅（公元一八五四年）

上海宋氏義田記

義莊條例

李文忠公祠石刻三種 在祠內御碑亭。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上諭予諡文忠。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祀賢良祠。

十月初三日。上諭原籍及立功省分。著建專祠。卹蔭子孫承襲一等侯爵。十一月十三日。上諭京師建立專祠。共三道。

名蹟

受福亭記 宋咸淳五年己巳（公元一二六九年）八月。董楷記。

古修堂記 陳志「權楷撰」。按二記弘治上海志有全文。

觀德堂記 明成化十一年乙未（公元一四七五年）弘治上海志卷五載全文。

喜雨亭記 同治志「弘治二年八月邑人唐錦撰。李澄書。在縣署司獄司。」按弘治上海志卷五載有節文。開始即曰「弘治庚戌歲夏六月海邑久不雨。」庚戌係弘治三年。公元一四九〇年。

志應堂記 陳志「湛若水撰。」

豫園二字 明王傑登棘書。在邑廟西園。

重建湧泉亭碑記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公元一七七八年）巡道張

白盛保重撰。記曰「上海縣地左濱海。其城東臨黃浦。北帶吳淞。朝朝夕夕。輪漚

怡然。水由地中。土壤膏潤。其西郊有古剎曰靜安寺。寺前有水曰湧泉。隨地湧出。

晝夜沸騰。非溢弗枯。邑人向稱爲海眼。蓋其源潛出於海。而支貫於吳淞。黃浦二

水之間。余奉簡命來蒞茲邦。案牘之餘。親履泉上。漑澆活潑。飲而甘之。以爲與中

泔。惠泉差相彷彿。至其款湧澎湃。則似濟南七十二泉中之趵突也。時有耆老。咸

上海金石錄

進言於余。謂此泉有關地脈。凡一邑之農畝豐荒。文運通塞。輒隨起伏。皆觀泉之

盈縮以爲兆。泉盛則年豐。而科名蔚起。盜賊潛消。余乃念區區一泉。風俗攸關。豈

尋常獲勝之區。可聽其溼沒不修乎。考諸往昔。築亭爲方井。井上有亭。歷年久雨

非廢亭圯。使湧泉有泮派之號。是宜亟圖興建。以復舊觀。乃捐俸銀八百兩。鳩

工庀材。弓其故址。拓以新基。甃白石築爲方池。下深一丈。上高四尺。築橫各六尺

五寸。上則圍以石欄。復葺亭屋三楹以覆之。並思泉既通海。海神爲龍。龍之爲靈

昭昭。能出雲降雨。潤澤萬物。因敬塑龍神法像供奉亭中。經始於乾隆戊戌七月

望日。至十日而工竣。一切木石材料。工匠夫役。皆令捐輸。糜費給食。不勞民力。不

斂民財。於是櫛字翼然。丹雘煥然。龍神威靈濯濯。而其泉治泊汨汨。洋溢湧於

石池。亦若鑑余心而盎然一新矣。余借邑之士大夫及僚友民庶。登亭觀泉。有以

同樂。因爲文以鐫諸石。」

思源二大字 跋云「是亭爲行人憩足之所。歲久井涸。亭亦隨廢。戊寅李司

斯士。念奮欲不可渝。思所以新之。都人士咸有同志。旬日落成。予嘉其念公衆

善。而誌於額。亦使後之飲斯亭者。知所從來云。時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吉。雲中

田天祚識。嘉慶十三年太歲戊辰閏五月初里人李應培易石。王鍾書畫。」

吾園二字 李筠嘉書。

吾園雅集觀燈詩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巡撫陶澍書。

絮園記 清同治四年乙丑（公元一八六五年）立夏前五日。趙州阿紹基撰。并書。獨山莫友芝款。

宋專拓本五種

（一）「鎮江前軍」。（二）「鎮江後軍」。（三）「鎮江左軍」。（四）

「鎮江右軍」。（五）「鎮江中軍」。

在宋兵制前軍。右軍。中軍。左軍。後軍。並中興後置。證世忠傳以世忠爲浙江副置

一五七

使守鎮江。置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置海口。可知前後中三軍專均用於上海區域者也。是項拓本係黎川黃紳於清光緒六年庚辰（公元一八八〇年）拓贈陽方者，有黃氏題跋。

寺觀

慈報大界相 雙鉤無年月可考。相傳宋淳熙年賜額，立石在法華觀音寺山門前。民國二十六年調查尙完好。

隆平寺經藏記 馮翊陳林撰，襄陽米浩書。

空相寺大界 同治志云：「殘碑，備存篆額及秀州華亭縣元豐三年等字，在龍華寺。」

西林法華三昧道場記 石存三林學堂，已漫漶。記云：「華亭縣東南都邑佛刹之盛地，稱積善（缺七字）三昧道場，記無所（缺九字）陵朝龍華大法師（缺二十餘字）大以容學子如水（缺五字）年法師之孫文逸（缺廿字）結蓮社，誘披庶彥，又本年（缺五字）福蓮口法師之（缺十九字）大面新之金碧相輝，爲實所運華教（缺二十字），所以樹叔世難行之行也（缺四字）五百有六十（缺二十字）道俗數十百人，虔精念佛，所以出□之勝地也（缺十八字）孝子順孫之職也，向使有國有家者□□致其實也凡（缺三十三字）以福之□爲心（缺二十字）之重爲天下惜之，苟詭其類，其□大有□也，尤以□中然以表於（缺十六字）矣。吾始爲之，惟而未有處之也，曰奈何！庸知夫後之繼我者，能不忘人之（缺十三字）不有其居，以安於私廩者，與豈爲我書其實以詔之□□其所以得（缺九字）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無忝爾祖君，其以之咸濟八年庚午八月八日，終潛山人文□記，承議郎前特差兩浙西路提舉常平□□□事，金應桂書，中華大夫，關直學士。

提學王華宮□□湯漢蓋沙門，蕃已立石，派輸木，西林惟記云：是碑向臥城隍廟廢陰，余於乾隆丙寅秋，見清首西林，事說曰：篆字，乃移陰院內，碑後云咸淳八年庚午，考八年係壬申，不知何以誤作庚午，字畫亦草草，不類蔡聖手筆。陳軒咨錢金應桂字一之，能識書，晚居西園，蔡聖山房，此碑疑是篆名，蔡聖，蔡將仕捨田碑記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公元一二八一年）釋，陳書，在龍華寺。

靜安教寺碑 元開闢撰。永寧教寺記 元泰定二年乙丑（公元一三二五年）二月，尹方回撰，在新場。

順濟廟碑 曾益撰，敬，陽，率，更，書，石已淪入黃浦。觀音禪寺碑 明永樂二年甲申（公元一四〇四年）教，諭，尹，如，恢，撰。

法華禪寺碑 明永樂四年丙戌（公元一四〇六年）釋，心，泰，撰。重修南積善寺記 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公元一四八二年）春，三，月，比，丘，善，法，能，法，廣，道，銓，立，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布，政，使，參，議，邑，人，解，文，博，撰。

蓋封泰，議，大，夫，吏，部，郎，中，同，邑，談，榮，瞻，著，賜，進，士，奉，政，大，夫，廣，東，按，察，使，詹，事，同，郡，王，祐，篆，石，尙，存，寺，內。

明心寺結界碑 沙門元照撰，秀，州，觀，農，使，葛，某，書，明，成，化，年，間（公元一四六五—一四七七年）重，刊。

明心寺僧初月臺記 明正德元年丙寅（公元一五〇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山，住，持，德，慶，立，石，在，北，橋，瀘，航，公，路，旁，略，云：「本，寺，肇，自，唐，龍，紀，元，年，已，百，歲，華，嚴，通」主，華，嚴，經，爲，業，因，名，華，嚴，庵……明，心，院，殆，我，皇，明，洪，武，年，間，教，改，惟，月，臺……古，所，未，有，致，幸，十，八，保，壽……真，君，諱，真，字，克，清，留，室，陸，氏，同，男，慶，麟，等……發，大，孝，心，抽，施，淨，金，六，十，兩，收，買，磚，石，灰，木，等，料……完，砌。」

靈應名碑 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公元一五四九年）立。在高昌鄉二十四保三林廟。

崇福道院碑記 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公元一五五九年）三月立石。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四川按察使司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侍經筵工科左給事中邑人舉山侯良輔撰。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前二部郎中郡人宏宇王會書丹。

明心寺東中房碑 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公元一五六〇年）立。碑云：「推原本殿建於宋淳祐丙子歲。垂今三百餘載。自大明弘治乙卯本房燬。師太竹泉主修。迄茲又六十六年矣。其椽柱等植多仍原植。杉木腐者過半。勢迫傾危。只今嘉靖庚申。沙門明文捐貲。細置石柱。以固其四旁。周圍葺築。上通翻蓋。下舉宏修。一力鼎新。昭垂□□。工成。勒此以記。乎歲月云。東中房立。

重修正陽道院碑記 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公元一五六六年）六月邑人潘恩撰。願從禮書并篆。碑尙存。惜極漫漶。已難辨識。

曹湖廟碑 明萬曆元年癸酉（公元一五七三年）張道用撰。石存博河。該廟東嶽殿前壁中。惟大半已漫漶。

長壽寺碑記 明萬曆八年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孟春蔡應顯撰。文可久書。在龍壽寺。咸豐十年燬於兵燹。

關侯祠記 關侯忠貞。九天靈遊八極。戶視徧海內。往往於助國右民。仗節慕義之夫。神尤顯赫。比部西北隅有侯祠。甲申孟冬十四日。余獨孤憤。將有建白。卜諸侯以凶吉。然心知侯之許不我貳也。辛上疏。坐越俎。獲職。荷運歸河三越月。正郎李君勛。道史蕭奮傑來。余北向稽首曰。嗟。臣罪人。登第兩年。居官八月。無尺寸效。聖主不即戮。幸矣。敢視頡食祿乎。則欲歸諸侯廟。佐蒸嘗。會渾解。舟發未果。及歸而侯侍御

上海金石錄

喜樞與復古。飭丹鳳樓。事陳疇扁及陽維續。置其上。憑高取虛。恐寬運。邑之太親。於是手飾。余因謀之侍御君曰。樓查登既。未歸風紀。古稱神道設教。凡愚夫愚婦。視而後。輒投地。拜。憐憫不敢仰視。用能消其淫心。盡於樓之右。風。既祠祀之。為我邑。且增勝乎。侍御君從余言。余即出前作構材。侍御君助如木數。士大夫亦。然。齊之。邑父母。頌公。洪範。乘正。嫉邪。加意善術。復捐祿若干。為建屋臺連閣。周圍。朔。凌空。壁立。望侯像。東北向坐。當人海。江浦三面之觀。黃龍環繞。粉雉。參差。雲。乍發。日月初升。排闥。掩映。神彩。奕奕。輝。洪濤。瀾。震。撼。澎湃。若侯之。駕風。飄。萬。國。千。介。從。天。而。降。誰。謂。侯。之。不。血。食。茲。土。也。夫。隗。人。聞。於。大道。披。靡。靈。事。見。謂。容。德。嘒。嘒。唯。唯。庶。幾。章。全。甘。心。隨。波。因。知。砥。柱。自。今。有。侯。廟。凡。士。民。通。其。下。者。寧。不。仰。而。視。俯。而。思。鼓。其。骸。體。激。烈。之。氣。一。粟。於。正。成。邑。多。琳。宮。梵。宇。未。有。維。風。肅。紀。關。世。教。人。心。如。侯。祠。者。是。宜。與。狄。梁。公。所。存。四。祠。並。峙。天。壤。遠。垂。明。億。萬。年。無。疆。之。福。厥。功。偉。矣。余。首。其。議。遂。為。之。記。

萬曆十三年十月吉且邑人俞顯撰。胡守之書并篆。類道士顧拱元立石。

改建丹鳳樓記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前江西道監察御史邑人侯嘉撰。丹鳳樓者。故關濟國樓也。祠與樓相繼。廢久矣。而樓之名猶存。考之邑乘。蓋創於宋咸淳間。其地襟帶江海。控扼雄勢。而一時沙鎮。若三山。陳疇。吳興。趙孟頫。曾鞏。歸惟頌。為之。額。若碑。若書。其赫奕。豈可想見。日丹鳳者。謂棟宇軒昂。丹雘照江水。若長。雖欲。蒼。然。或曰。樓以祀女。畫云爾。兵燹以來。惟見青沙白日。迷離於崩。漢。缺岸間。其碑。亦。亦。銷。無。復。存。者。作。樓。額。三。字。為。陸。文。裕。公。藏。無。恙。迨。數。十。載。而。興。復之。議。讓。勿。逸。也。蓋。自。邑。以。後。難。始。有。城。城。東。北。陳。為。樓。以。偵。敵。者。三。樓。凌。睨。而。出。下。直。丹。鳳。道。址。先。封。公。登。覽。待。側。即。其。所。樓。而。拓。之。用。為。復。古。樓。輒。視。以。為公者。豈。弗。惜。也。視。以。為。私。者。豈。弗。吝。也。公。謝。賓。客。無。幾。何。而。樓。就。圯。矣。不。佞。慨。古

一五九

蹟之漸遷幸先飲之可紹。迺捐囊裝，昇遺士顧拱元鳩工庀材，重爲飭治，加綴層軒於處，洞三面以供瞻眺。從文裕公孫都事君請故額頌之。書揚詩於楹，且謀復文獻碑，以悉還其舊。於是川原之嶽繞，烟雲之吐吞，日月之出沒，舉在眉睫，而冬之霽，秋之灑，尤爲壯觀。而世所稱方壺員嶠岱輿三神山者，亦若可盱衡見也。而樓之勝，遂冠冕一邦矣。既訖工，則爲之書其歲月，且以誌於後。曰：於戲，吾於斯樓，始借其廢之易，而歎其興之難也。繼因其興之難，而益慮其廢之易也。雖然，物吾自有之，則吾爲主，吾有盡而物亦有盡，物吾不自有之，舉而付之人人，俾人爲主，人無盡而同此心者亦無盡，則物亦無盡。藉令公毋胡越之，而私毋室廬，損其一朝享，以爲流羽人，俾日守而月新焉，則斯樓也，詎但稱勝一時而已哉。嗟乎，余笑漸短，第知移胡牀，呼斗酒，時一漏網，縱目以相羊自適，且無忘先封公之意已爾。若夫爲斯樓久遠計，令永爲吾邑勝區者，請以屬諸後之君子。

萬曆十五年十月吉且立 山人胡守之書丹

王常棣額

【題人】刻 居民金相 陸稔立石

丹鳳樓鑄鏡芳名記

唯吳會之東，金城控海，富市應之北，粉環于雲，旌閣銀題，陳三山之丹鳳。秦流互過，楚公子之黃龍，廟貌尊嚴，冠劍儼同漢代。歲時伏臘，奔走豈但村翁。那賢鑿以明感，豈容缺陷。秦中□而從爭，遂有貫輸。欲登質於良工，先鍊形於神冶。如珠出匣，乍驚合浦之還；似月停空，常見桂輪之滿。從唐家之鏡殿，固大別其真；程吳秦帝之江心，實無殊其恒。極浦千重雲樹，時時掩映於光中；蓬天四起雲峯，往往徘徊於影內。誠願增夫勝槩，應見賞於名流。爰書擅施姓名，永使流傳千古。邑人張所望撰。

重建西林機院碑記 明萬曆三十年壬寅（公元一六〇二年）立石。
錢漕廟義田碑

三十六保三區五十一圖錢漕廟置買義田約

大明國直隸松江府華亭縣華亭鄉三十六保向因本廟坍塌，佛像傾頽，兼信不忍，適有上海縣二十六保善信許仰齋、張守莊勸捐，請親友樂助田價，置買本區三十二圖雙字字榜廟田四畝，供廟膳用。朝經暮禮，焚香點燭，其田歲時止許耕，轉以給焚修。道人倘有去留，不得私相授受。日後若有雲遊僧道及無賴之徒，至廟攪擾以及義田經費，本圖里排及諸善信面議公結庭理，務期永垂不朽。上觀聖壽之無疆，下保一境之平安云爾。

計開

信人許仰齋 張守莊 張中溪 王敏山 孫敏泉 張慶暉

已上各助銀一兩

四十七年正月置買廟北張瑞麟七百二十八號田二畝價銀六兩

信人徐明吾 徐聲吾 張西溪

已上各助銀一兩

四十七年三月置買廟西田張中溪七百二十八號田一畝價銀三兩

信人陽如川 康華川 張奉碧

已上各助銀一兩

四十七年十二月置買廟東沈佛舍七百二十八號田一畝價銀三兩

信人薛儀椿助碑銀五錢 住持道人劉海亮

已上衆姓另助碑銀乙錢

莊寺麻三十六保里排徐明吾等

上海縣二十六保里排朱小峯等

萬曆歲次庚申季春 吉且立 石工張近溪

西林懺院燃燈碑記 明崇禎五年壬申（公元一六三二年）十一月邑人

張元景撰

平糶道院助贖田房記 明崇禎九年丙子（公元一六三六年）張肯堂撰

陳慶雲石在北極明心寺

三官堂助田記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年）李待問撰

上海令高侯重修積善講寺碑記 清順治七年庚寅（公元一六五〇年）

立石碑後半模糊

自助庵助田記 清順治間（公元一六四四—一六二一年）張積祥撰存漣河

涇

安國寺助田碑 清康熙四年乙巳（公元一六六五年）僧浩修立石存法華

鄉寺內

重修弘濟庵碑 清康熙十年辛亥（公元一六七一年）葉映繪撰石存三

林庵庵內

重修長壽寺碑 清康熙十九年庚申（公元一六八〇年）潘杉圃撰石存寺

內

大悲閣碑 清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元一六八一年）固陵任辰且撰在歸德

崇福道院餽田碑記 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元一六九二年）碑分六

段上三段鎮上海縣正堂梁告示下三段刻碑文邑人陸萬同撰陸德元篆

重建西林懺院碑記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一六九三年）仲春邑人

張錫輝撰張金來篆趙煥書

青蓮庵彌勒殿山門碑記 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元一七〇四年）立

石

上海金石錄

蕊珠閣塑斗姆象碑 清康熙五十年辛卯（公元一七一二年）立石

重修丹鳳樓記 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一七二二年）同治志與漢志

均失載碑文云：欽差督理江南沿海等處稅務內務府廣備司員外郎加一級

吳恩今上五十二年秋恭簡命駐節申江督理海權自多徂泰稅務執掌雖邑

名勝之地為八景之觀瞻非遑顧也然已知著北城固有丹樓衛衛口公選勝

閣增輝九華添雲日之祥萬載壯江山之色莫不標奇麗勝藝入畫高舒嘯

彩筆之凌空望遠興快鳩風之落帽惟茲丹鳳一樓聚合黃龍之涌乃自賦

浮綺造址傍女牆俯于門而啓秀位臨良楹標百雉以朝陽娟蔚紫苞初之翔空

瑞樓覆長雉之允覽寶蓮星漢時開鳳女下吹簫基枕江濱疑聽海潮頻擊戲仙

客留連波紋映琉璃曉曉騷人寄興簪才奏星斗文章可為邑中勝景不齊斯文

披暢耶上供關侯夫子文曲顯聖禦寇助國佑民仗節慕義雄鎮江海呵護軍商

奉文春秋二祭呼吸通靈維吾朝設關之始趙公復梓修整巖巖後僅十有餘年

又復傾頹久崩圯於荆棘淒涼夜月忍教誰摩詩句冷落荒煙後經連公捐俸重

整樓閣輪奐如新迄今數載有餘復有內溝損漏榑榑坍塌夏五其雨神像淋漓

目擊古蹟仙都用捐薄俸命匠整修頓使聖閣輝煌神像安然層臺連閣不致堪

危千秋肅祀之瞻百世仰弘綱之重庶幾松栢兩嶺常遠天堽停翠復道丹梯

時見遊人曠屐秋光園浦澗湖聲空色界三千春色上樓臺霞染映湘簾十二登

臨暇日長宜覽深於雲間覽眺方洲永時世巖於海國嗣而壽之庶斯樓之不朽

云爾遂為之記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九月 日吉 道士程廷訪立石

重修丹鳳樓記

欽差督理江南沿海等處稅務理藩院員外郎加四級陳佩今上五十六年秋

余贊領命駐節申江督理海權自多徂泰稅務執掌雖邑中名勝非遑顧也然已

知著北城固有丹鳳樓志入夏公餘偶至見層臺連閣壁立凌空登高遠望城之

內外，邑屋華麗，烟火萬家，環以春浦，松江襟帶左右，而四方商賈風帆浪泊，出入其波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邑勝概矣。上供文曲伏魔夫子，土人謂余言，神靈顯，文風正氣，深有所賴焉。但說諸樓皆額而墨，夏五其雨，神位浸淋，予按碑碣，創自有宋，重建於明，而我朝設闕之始，趙公復梓材丹雘之，迄今僅十有餘年，又復傾圮，轉瞬間使樓名雖在，而破垣廢址，荒煙蔓草，過而覽者誰不為之躊躇而憐慘耶。故用指薄俸，命匠約條，頓使頹者興，墨者□，淋者深平矣。因思都會名勝，何地莫有，其間華堂大廈，高臺曲池，殘於兵火，蕩於風雨者，不知凡幾，何有牙此樓，今者無暇猶故，輪奐如新，神居其中，維文風扶正氣，殊未有極，第滄桑變遷，□後之同茲，斷而書之，庶斯樓之不朽云爾。吳誌諸石，為登臨者勸。

崇禎庚辰五十七年歲次戊寅九月吉且立

沈丹侯 羅君美 方仁表 饒秀華

吳長何元交 孫仲生 張君茂 張君華立石

馮叔生 饒公瑞 陸子聯 姚良如

曹工張君彦 蔣尺波 吳仲高 陳六如

曹丹雘天驤 道士張成科 程廷瑋

蓬萊庵記 蓬萊庵六十一年壬寅（公元一七二二年）住持僧飯一，同徒龔碑立石，庵如像記云：「蓬萊庵不知創始何年，亦莫詳其命名之義，但廟在太平橋北，廣國寺西地界，統攝甚遠，為界內數千餘家祈秋報，歲時享祀之所，由來久矣。廟中堂供奉西無先生金容，宜名曰寺，否則曰庵，而仍以廟稱，則其初原益當與神祇設也。廟中住持恪守清規，久為一方攬勝書信，而廟無齋田，薪水雜糧，兼善姑因各捐已矣，供置糧田一十畝，以為衆僧將來香火糞堆之費，功莫大焉。」（下略）

周大儒堂碑 清雍正六年戊申（公元一七二八年）松江府知府周中猷

立，在法華梅庵大廟內。碑記係斷定廟基畝數也。
 錢清廟助田碑記 清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元一七三三年）五月勒石。
 法華寺基田碑 清乾隆十二年丁卯（公元一七四七年）勒石，在法華寺內。

重修平山道院記 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公元一七五七年）趙殿烈撰，汪光緒書，在北橋道院內。

三涇廟崇姓捐銀碑 明嘉靖元年勒石，清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公元一七二二年）重立石。

三涇廟助田碑 清乾隆三十七年立石，與前石同在法華梅廟內。

報恩寺捐銀碑 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公元一七七八年）盛保立。

滿文碑 亦在報恩寺內，由盛保立。

重修清河廟記 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公元一七八六年）陸燮撰，在龍華廟正門內。

重修藥珠閣記 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元一七九一年）知縣汪廷昉撰，在城內委翠女學內。

重修藥珠閣記 清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元一七九一年）知縣汪廷昉撰，在城內委翠女學內。

重修藥珠閣記 邑治亭橋南，舊有藥珠閣，自康熙五年，載在縣志，年久傾頹，司事者移其閣於張氏之園而閉之，舊址鞠為茂草矣。邑中耆士策同志而修葺之，堂廡樓閣，悉復舊觀，易其名曰小蓬萊，標名勝也。其堂曰桂香寶殿，崇祀文昌、魁星、昭文治也。其樓曰紫雲閣，供奉斗姥，仍藥珠之舊也。工竣，招羽士萬授東司事香火，辛亥秋，余適攝縣篆，率人孫夢圭等呈請記其顛末，夫幽明之故，未易明言。士君子生蓬萊，沐浴聖化，敦崇實行，以通神明，而於一開豁力新之，則夫春秋享祀於祖廟，朝夕問安於寢室，且明屋漏之中，仰不愧而俯不作者，更何如也。若夫清流茂藟，映

帶左右，以為遊觀之地，又其餘落者，亦嘉諸君子業於爲善，而又知日新其德，上副窮治之休明也，是爲記。詔授奉政大夫江蘇蘇州府海防同知著松江府上海縣事加三級紀錄七次又軍功加一級休事汪廷訪撰并書。大清乾隆五十六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吉立

辛亥歲季夏之月，邑中諸君子捐貲修葺亭橋築陸閣，李廉孫君夢佳明經曹君洪開太學生沈君啓占曹君樹柏唐君秉鈞姜君松源鄒君□□□□□□林君保潔同舉諸生姜君傑孫君履庚胡君杰曹君洪志沈君德潤君鳳鳴君鍾華及譚董董新授時有從而遊事者適逢休寧汪公以東吳武弁來掃邑墓，迺具呈請禁於公，公深知地方利弊，勸諭而禁止之，製載石之文，自書之以光斯閣，煌煌乎玉質金相矣。同里唐君謙廉及其嗣君煥安採石命工刊勒焉，禮也。嗟乎，閭閻就理，得諸君子之力以振興之，而諸君子振興之功，得賢令尹彰善禪惡之心以成就之，則夫驚斯碑者，其有見於相與有成者如此，而殷勤勸勉者又如此，可以勸矣。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仲春月康謹識。

南園建斗母閣記 清嘉慶二年丁巳（公元一七九七年）蔡春蘇松太道

李廷敷撰，乙丑（公元一八〇五年）秋七月護道冊歸書，在也是園斗母閣。

重修九華禪院碑記 清嘉慶三年戊午（公元一七九八年）劉漢撰。

重修丹鳳樓記 清嘉慶六年辛酉（公元一八〇一年）立石。郡人陳廷鑑記

略云：丹鳳樓創於前明侍御梁公嘉猷，樓之前階皆資毀成於乾隆丁未歲，住持陸丹齋廣大楹楹爲募建，業經立石爲記，既而庚戌歲，邑中李君衍登建以殿前兩廡及前殿山門，而斯樓四十餘載，未嘗修葺，以致積垢刻落，楹宇泯沒。今歲庚申，募善重修，於右邊又築一樓名曰制勝，並於後殿之旁成兩堂曰繡雲，曰南阜，皆出於丹書三傳之弟子唐君庭芳募築而成。又於辛酉之夏，有楊君八懷領相捐建後樓，名曰隱商，於是貫通氣貫，邑壯觀一。

上海金石錄

重修海會寺碑記 清嘉慶六年辛酉（公元一八〇一年）立石。在三林庵

寺內，吳省欽撰，王誠書。碑文云：「往宋紹興間，南宋比丘師淨始建，續善寺於上海三林塘之東，相傳四十八殿爲一邑叢林之冠，後因僧衆分建西林、海會兩寺於其西，而海會一寺沙衛重疊，水城朝拱，形勢之佳，較他寺爲獨勝。嘗考吾導諸剎，明季倭寇之擾，存者寥寥，此寺自元末創建以來，再經兵燹，無幾，則寺宇之存，僧衆之善，其爲諸檀越之願庇者，有由來矣。前之僧者，無非可考，國額乾隆間一僧於慧峯禪師，再修於智光長老，棟宇蒼長新也。今畫願又以真僧感入，人成衆助，四殿重葺之外，更於殿界隙地，增建客廡，東則廡序，北則僧祠，經始於嘉慶庚申之冬，告成於明年辛酉之夏，計費金千有餘，募諸外者六，取諸山者四，未及兩載，金碧煥發，掩映於喬柯脩竹間，是非佛力地利交相呵護，安能神速若是耶。余自宦遊四十年，鄉關勝地，久疎遊屐，適因畫願之請，爲之記其始末，俾勒石垂諸久遠，行將扁舟一葉，訪畫願於孤樹之林，相與絕壑陵感聲聞，不知四大禪狀能爲我預設否。嘉慶六年辛酉秋八月，前經筵講官左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省欽撰，邑諸生王誠書。

胡士英 李用 方輝

沈相玉 唐襄初 謝持

董事 喬鳳翔 王雲岩 住持 豐照 普林

蔣宮階 閔家衡 華雲

陸光烈 孫在斯 心成

漕河廟重併廟界記 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公元一八一三年）陸佩楹撰。

在龍潭廟正殿前壁。

重修觀音閣記 清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元一八一五年）馮以昌撰，石在北

橋堍明心寺。

小英坐身量告永碑 清康熙二十二年丁丑(公元一八一七年)立。

重建西林醫院碑 清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王廷隆撰
書石在三林橋客公所。

重修曹河廟城隍行祠碑 清道光二年壬午(公元一八二二年)邑人張
麟撰。石在廟中東嶽殿前。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七年丁亥(公元一八二七年)孟冬邑人張
麟撰。撰篆。王廉康書。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七年丁亥(公元一八二七年)孟冬邑人張
麟撰。撰篆。王廉康書。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七年丁亥(公元一八二七年)孟冬邑人張
麟撰。撰篆。王廉康書。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重修寶壽禪院碑記 清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廣開鎮發於後，而漸遷蘆浦。本朝康熙間復因潮患，而里甲孫姓創遷於今所，無碑記，故年月姓氏失傳，厥後隨損隨修，僅蔽風雨，邇來增拓圯壞，風雨飄搖矣，以致致毀者頗無生色，而幸神者生視不安，乃集里人俱各行善，或解囊佈施，或募捐工料，從心所發，神廟煥然一新，豈特一方所庇神哉。至黃髮像已失虞，今日重而塑之，即吾鄉坊巷為生者，知祖述而酬答也。是以吾里善人除風雨與實王王本廟上人廣陸及諸善人隨緣樂助福願同登，工程告竣，故勒石以誌，世世若人感且不朽，須知碑記者。

道光二十五年歲次乙巳仲春穀旦立。

重建上海縣廣福講寺記 清咸豐元年辛亥(公元一八五一年)春二月

邑人劉擇撰，王承基書。

丹鳳樓重修記 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一八六二年)夏廣上撰，曹慶書，石

存樓上。

重修武聖閣增建靈官殿記

吾邑城東北隅丹鳳樓之有武聖閣也，蓋肇於萬曆改建丹鳳樓之日，為邑人康

君顯廟所立，所著關侯祠記可考也。歷歲既久，斯樓屢有修葺，閣亦時加修葺，願

以機勢高構，凌虛架空，取材粗，為費鉅。百年以來蓋無有經營而刷新之者。因循

日久，閣勢漸就傾圮，迨同治紀元之十二年歲癸酉，住持蓮士朱水杰擇立廟葺

修，鳩工庀材，鵬壘丹塗，棟宇闢戶煥然一新，陰歲甲戌春既訖工，來請記於余，且

告曰：丹鳳樓為上海名勝區，斯閣本萬年才故址，又為中最高勝處，邑人莫不知

顧斯閣之大，有係於吾邑者，人或求之詳也。夫閣邑襟江枕海，為水道衝衝，凡石

船之往來於茲者，歲時相屬，帆檣相望，商賈輻輳，人物富庶，數百年不衰，此非特

時使然也。蓋斯閣通鎮吳淞，近俯黃浦，實有以控扼江海之形勢而振起之誠有

如倫配所稱當大海江浦三面之衝者，今不憚工作為斯樓計久遠，區區之心，豈

敢忘也。

光緒二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九三年)仲冬建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青德齋院改舊出門記

保乎此。若據序此輩前記之。庶後人知斯閣之重有係伴吾邑形勢之地。不至終
於淪覆。余聞而憂然。嗟乎。吾邑國圖之勢。於今亦稍衰息矣。方市舶隆盛時。中
外之商旗匯於斯。篤張之負販倚於斯。閩民之食力仰於斯。乃至卸兵籌防之費
亦無不取給於斯。斯風蓋迄今未改。其實則財源力窟。左支右絀。岌岌焉不可終
日。此近百年船之大變矣。顧其來斯士者。或漢焉不知。其居斯士者。又知焉而無
如何。若其巧取豪奪。賤削牟漁。明知之而陰利之者。更不知凡幾也。永杰游方之
外者耳。適能明時勢。規遠大。竊竊焉引為深憂。而求端於控扼振起之故。雖所振
僅形家者說。要豈尋常羽流之用心所能希其萬一哉。抑永杰本儒家子。少從余
叔父游。稍長家中。乃寄迹圖。為道士。風朝陽弟子。其師彌。諸弟子多無檢。敗
其宗風。惟永杰能勵清修。□道律。既嗣為住持。樓中諸殿宇以次葺。且莊嚴諸殿
神像。並增建靈官殿於陽殿之西偏。所費幾萬計。永杰皆身任之。以竟其師
未竟之志。按其為人。固聖所謂墨名儒行者。庶幾近之。余聽其說。不能以
不文辭。爰為之記如此。其捐資姓氏例得附載碑右。至若風景之勝。游觀之娛。前
人記之詳矣。其又何贅焉。

首同治紀元十有三年歲陽在開蓬陸在開茂月陽在修月名在陳邑人曹振記。
曹振記書篆額。住持朱永杰同師弟施永振立石。

司事曹履上 江承桂 曹霖 盧國安

重建淨安寺捐銀碑 清光緒九年癸未（公元一八八三年）立石。在寺內。
三林廟重修記略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公元一八八七年）七月住持賴修
立石。

龍華寺舍利記 清光緒十八年壬戌（公元一八九二年）立。在塔下。

創建長生殿記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元一九〇七年）馬謙真立。在禮

河漚梵壽庵內。

上海金石錄

翠竹庵基地碑 民國二年癸丑（公元一九一三年）存法華庵庵內。
斗姥堂記 民國五年丙辰（公元一九一六年）胡觀德撰。吳慶雲。在陳行鄉
三十圖。

創建大雄寶殿記 民國七年戊午（公元一九一八年）唐編撰。曹補同
書。在漚河漚梵壽庵內。

重修青龍庵記 民國九年庚申（公元一九二〇年）蔡編撰。徐紹甲書。在
陳行鄉二十七圖。

烏泥漚廟碑記 民國十一年夏曆九月月上設立。明朝年間。上海浦西有一區
泥漚廟。曾經勅賜。就在縣志。地名烏泥漚。造一城隍廟。稱謂烏泥漚廟者。香靈
毓繞。殿宇崇宏。有感斯通。無誠不格。禱應濟世情深。思同救弊。益將利民志切。積
善驅蝗。延齡表仰三官。如病全愈。大士。劉升任功高一邑。龍正神澤披瀝。惜乎
代遠年湮。撲崩摧折。廟有浦東地保名。陳明海者。見此廟荒蕪。心甚憫焉。私將該
縣錢糧扣而不解。移建是廟於浦東。築竹。甘受困圍之苦。既而區顯神靈。香
火極盛。足見該地保之虔信。有以致此焉。迄今已逾數百載。歷久失修。不堪目觀。
王君振翔發慈悲心。作公益事。獨力重建。將陳竹。雅合而為一。內有城隍。東嶽。麻
帝。以及天妃。財神。法護等佛。從此佛力超身。永登仁壽。 壬戌秋長洲陸受昌撰
林鏡書。

海上白雲觀塔築後垣記

道教之源出於老子。其教一以獨去邪異。泯雲心。積行立功。果德增壽為宗。後
世顯名道士。代有傳人。其能開揚奧旨垂世之教者。張真人正一。而外。厥維全真。
全真倡自宋。元間邱真人長春。學道於海之崑崙山。獨有心得。迺設壇演教。白
雲觀自為龍門派。到今稱盛焉。海上白雲觀。龍門之正宗也。光緒八年道士徐玉
成。姓杜。初名雷祖殿。因詣京請道藏經。善京都白雲觀高規。遂易今名。自是開地

西偏構藏經閣，三清殿，樓之者王理傳成玉皇殿，閣至變成長春閣，規模亦兼備。已初觀後，餘地掘鑿，濬為界，迨當局填築築路，拓復為菜市，雖斥資得地數弓，以通出入，而穴牙相錯，謀築周垣，則細於費，而未果行也。會老道余致海得導養術，童顏鶴髮，飄飄若仙，雲遊海上，止觀中，無錫管解其名，紹介前請，請治其內人眼疾，余謝不知醫，以符水咒治之，疾頓瘳，惜乃出千金為壽，余力辭不獲，則曰君欲為功德者，築後垣，既償諸債，卻雲江任其事，而以徐之法徒張宇山監觀之，甲子五月興工，七月竣事，垣成以丈計者，長凡六十四，鑿銀幣至七千有奇，而觀祠之閤敞，幾幾乎堯矣，京都白雲觀，可謂盛矣。是役也，費出於管君，事由於余道，其深合乎積行立功累德增善之教旨，則一也。故樂得而誌之。丙寅歲仲春月，教旦慈谿萬恩元，吳興王發篆額并書。

重修東浦庵記 續志云：「嘉慶二十八年，陸府原撰，今存高行。」按嘉慶無二十八年，而原碑及拓本亦未得實目，今附存於末。

排馬廟義田碑記 續志云：「那人陸彥章撰，東海布衣陳遠一書，今存陳行鄉廟內。」原碑未見，不知年月，亦附記於末。

鐘彝

積善寺鐘銘 上天竺釋如蘭撰，清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甲寅歲於

兵燹。

鐵佛寺鐘銘 趙孟頫真書，在霍沙俄恩懷院。

靜安寺銅鐘銘

王遂撰：「金鑿為物，鉅曰鐘，深激泉府，高達穹谷，傳海應流，景風祈息，諸苦開羣，蒙耳根空，靜心親造，六寶俱圓，佛性同博，哉功德垂無窮。」

靜安寺鐘銘 題識曰：「洪武二年，祝皇太子千秋。」

長壽寺銅鐘 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公元一六〇七年）鑄。
明心寺鐘銘 陸樹聲題。
通天寶鐘銘 陸樹聲撰，陽曆書在邑廟，陸順治四年丁亥（公元一六四七年）孫賜監造。

仙佛經咒

大士小像并贊 曹孟顧書。
金玉浮屠經 王默書。

石刻金剛 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已佚。

石刻羅漢 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相傳明萬曆間與金剛同時鑄，民國二十五年調春，羅漢已有五尊殘缺，其餘當完固。

妙法蓮華經石刻 同治志云：「共七卷，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殿燬散失，今僅存二十二石，藏於寺藏其昌書。」經後跋文云：「萬曆四十五年歲在丁巳，前吳官肅其昌書法華經序品，勒石上海大士殿，為先太史先母孺人盧資其福。四月十八日識。」

金剛經石刻 同治志云：「一冊一冊集書王右軍書，舊在法華觀音寺無梁殿，殿燬石以殘缺，國朝乾隆五十一年里人李炯命子應坡覓初拓本，摹六石，砌作浮海觀音供座，炯有跋，乾隆五十一年季秋帝釋所跋。」

白衣大士小像并咒 明天啓元年辛酉（公元一六二二年）孟春蘇亭范以題書，在法華觀音寺。

白衣大士小像并心陀羅尼經 信官陳東鑿刻石法華觀音寺，不書年月。

大悲心陀羅尼石刻 羅應和書，徐東佛勒石在鐸庵。

大悲咒 周伯鼎書，江駕駒勒石。

樂師瓊瑤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三十八石。清同治七年戊辰（公元一八六八年）高昌書於一粟庵。海寧馬瑞熙跋云：「右經乃高李直太守十九齡所寫，存上海城西一粟庵者，時其尊甫又郵觀察文，隨李文忠公督師隨上，公退輒以畫畫自親。李直隨侍左右，讀書稽古，一粟庵住持懷德和尚，佛之徒而有儒行者也，與文結方外交，見李直年未弱冠，書法已能根架篆隸，獨行其是，因索寫是經。嗣後徒衆實習輩相繼，因寂庵竟無人，淪為荒刹，而寫經之李直年亦六十矣。黃仁甫茂才與李直同里，慨佛地之淪桑，惜良交之墨妙，命其子俊雙鈞，情李星垣壽諸堅木，屬余贊後。嗟我仁甫，其有心者哉！」

墓石傳記

唐宗城令顧府君墓誌 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公元八七三年）鄭妙靜墓誌銘 宋淳祐四年甲辰（公元一二四四年）存有拓本。兩浙都轉鹽運使羅震發墓誌銘 元至正七年丁亥（公元一三四七年）張震撰楊瑞書，杜本篆額，在下沙。

安國寺御祭碑文 明洪武三十年丁丑（公元一三九七年）正月甲寅朔七日庚申，皇帝遣神宮監少監保保旌手衛百戶王謙發於僧錄司右善世顯宗，爾其俯伏諦聽，帝有諭焉云云。比丘志元立石。

故僧錄司右善世一原宗法師塔銘 明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錫山王捷撰。中順大夫直隸松江府知府江右黃子威篆額并書。明永樂十五年丁酉（公元一四一七年）二月初吉比丘志期等立石。

奉訓大夫衛公墓表 明景泰四年癸酉（公元一四五三年）致遠道正撰。包山吳惠書。故南廣開業。衛庸字讓中，生於洪武壬申九月十九日，由太學子正。

上海金石錄

統九年授河南開封府歸德州知州。景泰三年壬申於二月十七日終於官署。廣南知府頌英墓誌銘 同治志：「祝允明楷書，在邢家宅東。」

故義官劉玉墓誌銘 唐陸撰文，張毅書丹，王聚篆蓋。存有拓本。陳孺人墓誌銘 續志：「王祈撰，廣唐書，成化庚子刻石，今存。」故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王齊墓誌銘 長沙李東陽撰并篆蓋。存有拓本。王齊妻曹氏墓誌銘 長沙李東陽撰并篆蓋。存有拓本。

故徵仕郎浙江布政使司經歷司都事唐錚墓誌銘 郝侃撰，王泰書，沈恩篆。陳乃乾見載有拓本。石泉救命石刻 續志：「嘉靖三年，今存徐家匯西大金巷墓前。」

南京刑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趙翰字廷賢，號梅谷，世為上海令族，卒於明嘉靖九年庚寅（公元一五三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潘思撰。

江西右參議辛西儲公墓誌銘 儲昱字鳳申，號季西，生於明成化四年戊子（公元一四六八年）辛於明嘉靖十七年戊戌（公元一五三八年）唐錦撰。湖廣參議張登墓誌銘 潘承恩撰，王爾楷書。

禮部右侍郎陸文裕公深墓表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公元一五四四年）冬十二月立石。靈寶讀我，陸承恩書，石存詳靈庫。明敕封太孺人陸母唐氏墓誌銘 明隆慶六年壬申（公元一五七二年）立。潘思撰，潘從禮書，趙陶篆。唐氏係陸深之婦，陸母之妾。

諭祭潘恭定碑 同治志：「萬曆七年錄在陳顯廟，字數模糊，又附錄十一年九月廿六日諭祭文。」應作萬曆十一年癸未（公元一五八三年）。

御賜潘恭定碑 同治志：「萬曆十一年四月二十日錄在陳顯廟，字數模糊。」

潘恭定誥命石刻 同治志：「萬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錄在陳顯廟。」

潘壽定墓志銘 同治志：「在陳涇湖，已殘。」按潘恩各種墓石除拓本尙存外，

有二巨石作墓方形，甚高大，今移置徐家匯路陳氏園中。

石廳朝誥命石刻 同治志：「在三涇湖，字蹟模糊。」

張梅溪墓表 同治志：「文微明撰書，在漕河匯。」

莫可久教諭石刻二道 一陸慶元年丁卯（公元一五六七年），一萬曆五

年丁丑（公元一五七七年）。

又二道 一萬曆八年庚辰（公元一五八〇年），一萬曆十一年癸未（公元

一五八三年）。

又刻誥石刻 萬曆十九年辛卯（公元一五九一年）。

又諭賜祭葬碑文二道 俱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一五九四年）六月。

又續祭文 年月同上。

又神道碑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公元一五九五年），張位志銘，陳有年書。

又傳 陳文獻撰。

曹奉曾循吏傳 同治志：「黃布衣宋和撰，婁縣張文燾照書，刻入同里王氏

怡安堂楹帖。」

曹壽人墓志銘 撰書人同上。

八品冠帶喬佳佑壽翁墓志銘 陸錫熊撰，曹錫實書，喬錫與篆，存北橋。

曹錫實墓志銘 宋文正陸撰，劉文清闕書，刻入王氏怡安堂法帖。

刻溪桃公墓表 徐士芬撰，朱昌頤書。

太原張太宜人節孝事實 陸道光八年戊子（公元一八二八年）立石。

張世求墓志銘 陸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一八四四年）朱廷莘撰，陸文

麟書。

章大令碑 保肥渡祖志爲小刀令所殺事，清咸豐五年乙卯（公元一八五

年）立石。

胡執卿君墓志銘 民國四年乙卯（公元一九一五年）朱錫圭撰，朱澤淵

書。

農林總長宋教仁石像後銘辭 于右任撰，陳寶忠書，章炳麟篆，「漁夫」兩

字於篆表。于附曰：「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忍爲直筆

乎！直筆人毀，爲曲筆乎！曲筆天誅。於康九京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血，

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實諸天地。」

私諡救惠郁懷智墓志銘 民國八年己未（公元一九一九年）立石。

贈大將軍鄒君墓志銘 民國十三年甲子（公元一九二四年）立，章炳麟

撰，李根原書。

鄒容墓表 章炳麟撰，于右任書。

祭鄒容詩 李根原撰。

陳竟泉墓碑 附於鄒容墓旁，章炳麟撰。以上四種均在華涇。

御筆

雲漢昭回之閣 同治志：「孝宗在青宮時書，賜良臣勒石，後歸靜安寺，元正

陸有詩。」石尙存。

奎章閣碑 同治志：「文宗御書，咸陽楊家，玉蓮題後，又有御書，山居二字。」

賜徐樞書 同治志：「宣宗御書。」

心箴碑刻 同治志：「憲宗御書，尙在善學宮，咸豐七年燬於兵燹。」

承恩堂額 同治志：「神宗御書，附勅諭一道，在龍華寺，咸豐十年燬於兵燹。」

法書

醉翁亭記 宋蘇軾書，在善學宮，經明下清咸豐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

乙卯被於兵燹。

墨竹賦 黃庭堅書，明陸深家藏。

踏去來辭碑 在下沙。

永寧教寺記 元泰定二年乙丑（公元一三二五年）二月尹芳回撰，在塔院。

以上三種，俱趙孟頫書。

急就章

前出塞詩 二種俱宋克書，釋普隆跋。

并玉堂詞翰十二册

同治志云：「前七册陸深書，後五册陸深會孫琦書，崇禎庚辰起龍跋，未幾久刻，故且佚去數版，嘉慶初其裔孫慶循重為校定，尚得六册云，捃府志補注。」

臨趙吳興真書文賦

來桓堂詩話帖 陸鄭刻，高行曹泰檢藏，蘇鹿文昌跋。

南征賦帖 陸鄭刻。

臨趙吳興絕交書 陸鄭刻，眉山張景賢跋。

自書詩卷墨蹟 寶山陸必達摹勒。

瑞雲圖賦 陸深撰，為蘇大用文契書，前有圖，後有陸慶元年丁卯（公元一五

六七年）四月武陵顧九敘跋并孫獻忠題，向藏城西陸氏，嘉慶十七年（公元

一八二二年）壬申仲李鶴慶得其石，一半重摹初榻本補之，登吾閣中，後

圖毀，石無存。

行書王元章梅花詩 向藏李氏吾園，今無考。

兼葭堂草書大字格言四幅 陸深為切黃良器書，萬曆二年甲戌（公元一

五七四年）夏四月吳門吳漸刻，石原藏同善堂東廂，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市博

物館成立，移置該館大廳。

草書帖 以上九種俱陸深書。

王雅宜詩對

消痞帖

千字文石刻 三種俱陸深書。

潘氏蘭亭帖 同治志：「潘允福摹宋拓本，有元明三類十六段，潘書潘記云：「

跋為吳心壁定，文揭漢斯康里慶伯爾譯識，藏書別刻家，有烏重成跋。」

六體千字文 潘雲龍摹刻。

蘭亭遺蹟 王浙官潘淵，得孫翰林家定武墨瘦二帖，并道文敏所摹墨益潘所

刻安詞模勒入石，又蒐訪歷世名賢題跋，共三十九卷，綴之圖後。

潘氏淳化閣帖十卷 同治志云：「潘允亮自宋拓本刻石。」近人歐陽輔

著集古求真云：「明潘允亮用賈似道所藏本覆刻，昔人謂其筆意清遠，雅有勝

態。卷一下摹似道名印，及倪生節鷹陽文印，十卷末耳字下，摹曲調封字印，後有

「濟國密印章」五字，其中仿銀鏡鑿紋，其石久已殘缺，初拓竹紙淡墨本，亦不

易得。」

顧氏淳化閣帖十卷 同治志云：「潘允亮家藏宋拓本。」集古求真云：「明

顧從德借潘氏所得賈似道本摹刻，亦稱善書，諸印文悉與潘刻相同，惟字略肥。而

第五卷古法精細，目失刻精字，末卷開印在淳化年月之上，以此為二本之分別。

顧嘗作傳真說文，頗詳於開次，開有宋拓已被蛀蝕，而字無損，名為夷雪本，宋

的泥極帶之，以為可購銀錢未機以前面目，乃借潘本入石，始「夷雪」本後得

耳。」潘顧二家淳化閣之詳情，可參考上海研究會刊蘇其五二頁。

柳誠懸蘭亭

玉泓館蘭亭

十七帖

右軍蘭亭帖 四種俱從錢摹刻。

煙條帖 顧從德摹張旭書。

宗示帖

定武帖 兩種均顧氏所藏。歷宋、元、明題款甚富。

月賦帖 同治志云：「有正續二刻，俱在潘氏宜園。」

寶鼎齋帖 硯廬帖 吳泰摹刻。

汲古堂帖

臨淳化閣帖 二帖俱廣其昌孫用威跋石。

大來堂帖 其昌子祖瀛摹刻，孫黃中跋石。

戲魚堂帖

來仲樓帖 其昌從孫鑄刻石。

鷓鴣館帖

玉恩堂藏帖 華亭林希顛集家藏真蹟刻石。

銅龍館帖

其昌從曾孫彥恆藏石。

戲鴻堂帖

其昌集歷代宋榻真蹟刻石，向藏閩港施氏。凡十六卷，初為木刻，燬於火，乃重摹刻石。

舊雨軒藏帖

朱長統刻石。

褚氏淳化閣帖

續志云：「褚爾昌刻，補入周、秦、二漢人舊跡。據滬城舊考，爾昌名水所見雜記遺事。」

喬將軍草書帖

同治志云：「喬一琦書自作詩十八首寄其弟仲安者也。前有門下丁述寫像，并錄楊澹詩卅疏略。蓋其昌楊澹題。爾朝康熙三十年喬起鳳錄。」

丁遠傳稱：乾隆二十七年同里蔡鳳毛，二十九年會孫孫光烈跋，向藏喬氏家。嗣缺其一。同治七年於士中得之。巡道羅賓時捐廉購置也是。爾八年都照補請復喬氏舊物，購置借閱。」

最樂堂法帖

喬光烈題各體書。硯廬書屋石刻四册 同治志云：「乾隆辛卯秋日讀虎博書。前二册真書，陳德源跋讀書十六卷。後二册行書，顧爾家讀讀書十六卷。前有吳奕跋，後有自跋。」

井甯郡王臨臨閣駁駁跋。在臨沙場文節殿。」

平遠山房石刻 李廷敬集諸家書刻石，後有汪承憲、劉福跋。

岳鄂王尺牘 蘇開爾氏家藏墨戲，勒石岳王廟。隨道光八年（公元一八二八年）戊子孟秋唐羅跋。

蘇黃米蔡四種石刻

略海樓法帖 劉文潛備書。以上二種俱王壽康刻。

定武瘦本蘭亭

從孫退谷所藏宋榻本上石。

英光堂法帖

宋米元章書，從岳珂刻宋榻本重摹。

蘇文忠書札

清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元一八四二年）十月勒石。

米元章楷書挽詞

明董其昌題。

董其昌臨米楷書

趙文敏尺牘

吳雲擊書歸去來辭 明董其昌題。

揮南田王石谷合刻

以上八種俱徐大有家刻石。

藉田賦石刻

曹璽題書，藏咸宜堂。

純研究性質
的學術叢物

第三卷第一・二輯合刊目錄

中國民族的精魂革命.....	胡適	小說中所見的紅蠻民族性.....	趙景深
中國民族性的特點.....	曹竹莊等	日耳曼民族的排法心理.....	燕那
地理上所見的中國民族性.....	許一農	緬甸人——對於拒絕麻瘋.....	久如
歐南北民族性不同說.....	青水	安南人的心理.....	無編
不可征服的中華民族.....	祖武	人生問題(其度).....	薛維嵩
盲人說象的中國民族性.....	書丹	世界新語(四十期).....	馮景
英國人的特性.....	中正	南行雜叢記.....	雲裳
論法國民族性.....	燕園	歷史鑄造者與金錢結造者.....	馬景野
		中國近代工程師.....	吳承富

「世界文化」第一卷合訂本業已出版，第二卷不日問世。內容包括政治、軍事、民族、社會、科學、哲學、歷史、考古、人物傳記、文學、戲劇各門，皆係世界名文，學者鉅著。此外並有世界文摘，世說新語、說苑等項。包羅宏富，內容精審。每卷都凡六十萬言，洋裝一巨冊。可資專門參考，可供普通涉獵。現由中國圖書雜誌公司經售。第一卷定價國幣五元，第二卷定價六元。存濟無多，欲購從速。

第三卷第三輯目錄

我國第一個偉大教師.....	伯濟	我的人生觀及奮美.....	蘇秉喬
甘地與尼赫魯.....	風至	中國金石考錄法.....	朱劍心
歐戰時英國四巨頭.....	久如	遠古文化的一環(考古).....	何天行
歐戰結束後的和平機轉.....	初九	世說新語(二十二則).....	馮景
從海關內部審出來的查信.....	燕那	生命的玩笑(小說).....	錢今吾
英國大罷工真相.....	無少	國粹與國學.....	許地山
世界大變異石油.....	如心	論留學政策.....	楊人傑
		本刊第二卷分類目錄索引.....	編譯室

工部局登記
C七九〇號

▲另售每冊定價六角 預約全年十二冊六元▼

學生月刊

Table listing articles for Volume 2, Issue 9. Includes titles like '美國紀念', '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略地位', and authors like '高松茂', '蔣經國', '朱德明'.

Table listing articles for Volume 2, Issue 8. Includes titles like '苦悶', '中日的', '苦悶', and authors like '余子余', '海寬', '朱德明'.

出版處：上海福州路一八二號 學生月刊社 電話：同大 經理：曹大

本訂合... 預約... 希從速... 價目：平裝台訂本每本定價三元五角...

開明書店

最近出版新書

大學國學文獻本

郭紹虞編 三元九角

語文通論

郭紹虞著 一元七角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叢刊
清代地理沿革表

趙泉澄著 五元四角

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叢刊
明代思想史

容肇祖著 三元六角

古史辨 (第七冊)

呂思勉等編 十八元

元人雜劇序說

青木正兒著 徐樹森原譯 徐調元校補 二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碑目

四元

春雷 (劇本)

吳天著 一元六角

寫在人生邊上 (散文)

錢鍾書著 七角

戰時英文選

陳麟瑞編 三元六角

魯學烏拉波拉故事集

吉柏爾著 關均正譯 二元三角

上列各書一律加三發售

近百年來

中國之銀行

李培基九輯

每元二角
開明書店
經售

近百年來中國之銀行

說命

論語之研究

程樹德

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

從文字學上考見中國古代之聲韻與語言

三國志裴注音例

李培基

馬敘倫

程樹德

李健吾

郭紹虞

胡漢安

季康方

海 外 僑 胞 之 日 報

言論：公、直、暢

新聞：確、速、博

副刊：趣、實、潔

日出兩大張：消息完備

編制最新穎：銷行最廣

附刊有七種：灌輸新知

定價最克己：廣告效宏

社址：香港花街廿五號
電話：三二八三號

